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傅如馨 博士



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
華人家庭文化動力觀點
The Career Story of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Dynamics of Chinese Family

研究生：洪鵬翼

中華民國一零六年七月

致 謝

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John 3:8 KJV》

三年的時光匆匆，回首，歷經自己的桀敖不馴，直至現今才稍稍有些成熟。應該感謝的，無數，所有的師長、家人與同學朋友。

這本論文，是在風的城市，風的季節，按著風的感動，在字句斟酌中，慢慢無中生有。

感謝傅如馨教授從起初到末了的支持與協助，引導鵬翼摸索，行走研究的幽谷，終能筆寫出字句，也感謝教授在求學過程中的指引與鼓勵，使自己在待人處事與治學態度方面有所成長。

感謝口委王素芸教授在審查論文時的認真與仔細，協助整體論文的重新架構並且提供寶貴的建議。

感謝口委洪瑞斌教授，對於整體的研究方法、邏輯的推論與文詞的使用，提供寶貴的資訊與指引。

感謝三位教授的教導與帶領，使得這次的研究與論文能夠順利完成。

感謝陳婉真教授的教導與啟發，不論實務上或理論上，因為您的教導，使自己對輔導諮商領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且讓自己感受諮商輔導專業的價值與感動。

感謝李宗芹教授給予自己在諮商輔導美學上的啟發，透過您的學養與見識，開啟了自己對於諮商輔導的不同觀點與感受，讓自己思考更多元的諮商輔導視野，在過程中看到自己的可能與變化。

感謝高佳嵐助教的一切協助，因為您的時刻提醒與縝密詳細的行政能力，讓自己能順利的完成三年的學業。

感謝全職實習單位所有夥伴的支持與鼓勵，在充滿變化與驚奇的一年當中，給予自己許多的接納與包容，並在過程中給予自己諮商輔導相關的實務經驗，嘗試許多多元且多變的想法與嘗試。

感謝同窗的碩班同學們，三年一起走過的一切，有許多的感謝與感動，因你們的包容與支持，所以讓自己在求學的過程中並不孤單，而能有許多不同視野的看見。

感謝引導自己學習人生的孟慶松執事，因您的陪伴與提攜，所以自己能夠有機會認識與了解真實的人生，遇見人生寶貴的老師。

感謝教導人生的鄭明析老師，您成為典範與模範，引導我們行走人生的曠野，了解人的創造目的與價值，讓自己能夠度過嶄新變化的生活，期許自己未來在生命路上，能夠更加的向您學習、堅持、努力與造就。

感謝從小到大陪伴自己成長的父母，這本論文很大需要歸功於您們。在字句的校閱中，看到您們辛苦工作之餘所付出的心血努力；在一張一張校稿的照片中，看到您們為了文字的精確與通順所付出的通宵熬夜。因為您們陪著自己走完這最後一哩路，所以自己能夠得以繼續堅持，無後顧之憂地完成自己的理想與夢想。成長至今，在您們身上學習到的無不是您們對於生命的堅持、認真與努力，使自己願意不斷的成長與精進，真的唯有感謝。

感謝願意接受訪問的所有受訪者們，因為您們願意分享關於生命中經歷的點滴，於是有了這本論文的誕生。

經歷過的種種點點，不論自己在於何處，許多人施予鵬翼的恩惠太多，使自己無法完全按名感謝。唯有感謝那永恆主管的 聖三位，願您們保守過程中教導自己、陪伴自己的所有長輩、同學與朋友們，願您們保守他們的生活一切順利安康。

感謝 聖三位與主從起初至末了不停息的愛與動工。

願，將這一切做為您們至高無上的榮耀！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1 Corinthians 13:7-8 KJV》

洪鵬翼 謹誌

國立政治大學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民國 106 年 7 月

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華人家庭文化動力觀點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解構」既定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印象，並希望透過社會建構的觀點探討華人家庭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特性，同時也透過「華人家庭文化動力」的觀點，瞭解「家庭」對於該族群的影響。研究方式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性訪談」為資料蒐集方法，受訪者為 6 名年齡介於 26 至 29 歲之青年，以「主題分析法」進行分析。研究主題透過「自我」與「家庭」兩條路徑發軔，針對「青年待業者的生涯特性」與「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生涯的影響」進行兩大面向的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在「青年待業者的生涯特性」面向中可歸納四個主題：(一)我是誰：生命任務的認定；(二)我如何成為我：自我價值觀的轉變；(三)完美主義與自我懷疑的兩難；以及，(四)追求真實的自我，無偽誠然坦慨。在「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的生涯影響」面向中可歸納三個主題：(一)家與我，生涯價值觀的搖籃；(二)短路的溝通，難解的誤會：華人家庭動力；以及，(三)回頭的洞見，期許與展望。本研究探討青年待業者內在「自我」與「家庭」辯證歷程，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研究與實務建議。此外，期許透過本研究促進當代對於「青年待業者」族群之瞭解並協助新興生涯理論典範之建立。

關鍵字：尼特族、青年待業者、華人家庭文化動力、生涯敘說

The Career Story of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Dynamics of Chinese Family

Abstract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o deconstruct stereotypical impression of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meanwhile, we attempted to figure out how dynamics of Chinese families influence their career. Based on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means of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to collect the narrative data. Six young adults aged 26 to 29 were interviewed. The thematic analys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texts, forming two aspects of the text analysis: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career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how dynamics of Chinese families influence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career”. There are four common themes which represent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career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 who am I: the identification of my life task, (b) how have I been made: the transition of how I value myself, (c) the dilemma of perfectionism and self-doubt, and (d) how to reveal my authentic self. The three common themes on how dynamics of Chinese families influence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career are as follows: (a) what my family has passed on to me: career values, (b) how communication is done in a Chinese family: dynamics of Chinese family, and (c) what I have learned from my family: insight and expectation. In the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dialectical progress of “self” and “family” in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relative professions. Hopefully, the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up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ovel career theory paradigm.

Keywords: NEET, unemployed young adults, dynamics of Chinese family, career narrative

目錄

目錄.....	I
表次.....	III
圖次.....	IV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8
第三節 名詞釋義.....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青年待業者.....	10
第二節 當代生涯發展理論.....	30
第三節 後現代社會建構思潮與敘事取向的生涯諮商.....	34
第四節 家庭文化動力相關研究.....	3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取向與方法.....	50
第二節 研究流程.....	51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52
第四節 研究工具.....	54
第五節 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56
第六節 研究品質的檢核.....	63
第七節 研究倫理.....	67

第四章 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華人家庭文化動力觀點之詮釋

-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70
- 第二節 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79
- 第三節 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生涯的影響.....101

第五章 討論

- 第一節 現實職場經驗的省思.....126
- 第二節 青年待業者的自我發展.....127
- 第三節 青年待業者與家庭.....129
- 第四節 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後現代觀點.....136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第一節 研究結論.....140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146
- 第三節 自我省思.....151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152
- 外文部分.....157

附錄

- 附錄一 研究訪談大綱.....160
- 附錄二 訪談邀請函.....162
- 附錄三 訪談同意書.....163
- 附錄四 文本檢核回饋表.....164
- 附錄五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165

表次

表 2-1 世界青年失業狀況.....	11
表 2-2 台灣地區各年齡別失業狀況.....	12
表 2-3 台灣青年未在學及未就業情形.....	13
表 2-4 台灣青年未在學、未就業亦未接受職業訓練原因.....	14
表 2-5 台灣「青年待業者」(尼特族)相關研究.....	19
表 2-6 國外「青年待業者」(尼特族)與「家庭」相關研究.....	25
表 3-1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	53
表 3-2 編碼原則說明.....	58
表 3-3 編碼範例.....	58
表 3-4 將訪稿編撰成受訪者的生涯故事.....	59
表 3-5 受訪者生命故事主題的認定.....	60
表 3-6 受訪者文本回饋摘錄.....	65

圖次

圖 3-1 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分析概念圖示.....	61
圖 3-2 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生涯的影響分析概念圖示.....	62
圖 3-3 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分析脈絡圖.....	63
圖 4-1 青年待業者的待業原因.....	78
圖 4-2 我是誰：生命任務的認定圖示.....	80
圖 4-3 我如何成為我：自我價值觀的轉變圖示.....	87
圖 4-4 完美主義與自我懷疑的兩難圖示.....	93
圖 4-5 追求真實的自我，無偽誠然坦慨圖示.....	98
圖 4-6 家與我，生涯價值觀的搖籃圖示.....	102
圖 4-7 短路的溝通，難解的誤會：華人家庭動力圖示.....	109
圖 4-8 回頭的洞見，期許與展望圖示.....	118
圖 5-1 研究討論圖示.....	12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青年的自我追尋

22k 的勞動苦歌，或許打響了一種社會背後的現實，從來我們都未正視的過往，從來我們都只是那樣撇眼，從來我們都只是自掃門前雪。若望著社會的現實，很難發現有那樣一群人即使大學畢業、有著許多的學歷證明、經歷許多的人際同儕，卻找不到自己心中的志業，最後選擇回到家中，游移在尋找工作與等待更好的機會……。究竟是志業難尋，或者真是這世代的青年們缺少對於自己的期待、工作的能力、自己內在的耐受力、人際的互動……，致使他們困在自己的心理世界中？有許多的疑問，不論問著自己、他人、或者上蒼冥冥。

一個朋友曾這樣述說：「煩哪，在家就是精神霸凌，因為父母都關心孩子，所以孩子就要乖乖的，父母講話沒邏輯什麼的也都不可以在意。」家庭對他而言是一種影響，因為從小至今都住在家中，父母一貫的對話模式與期待使他備受父母想法的影響，影響了自己對於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念，「離家與否？」、「工作與否？」而這並不是唯一的案例，有更多的青年們，隱藏在這不同原因的離群索居中。一種遺世而居，對他們來說似乎需要自由才能找到他們的自我；而工作中所遭遇的種種，總使他們的內心遭受捆鎖。家中的僵持，時常來自於父母與孩子對於好與壞認知的不同。傳統的華人文化和現今的台灣社會中，由於受到傳統中華文化的影響，重視考試與服從（金樹人，2011），因此求學的過程中常有許多自疑與壓抑。在這樣的認同追尋過程，也便常常迷失了真正自我的樣子。過去的人們或許在文化社會中找到依附與生存的方法；然而對於這一些待業者而言，他們

卻更常思考著人生的意義並時常疑問著：「對比日復一日在家中做著一樣的事，領著少少的薪水到工廠或辦公室上班，每天也是做著一樣無趣的事，還要面對著更多人際與挑戰，這樣有什麼意義呢？」(蔡秉忻，2016)。許多人如此疑問著自己，也因此在這樣重重的迷惘中流失。時代變遷快速的 21 世紀，對於生活於當代的青年，關於「職業」雖然比過去有更多種的選擇，但卻也因為經濟、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個人等因素使得自己對於未來的定向產生了許多疑問(楊毓琚，2015)。然而一個人的「定向」很重要一部分來自於生命中所經歷過事件，透過生活中一個又一個連續發生累積的故事，除去了許多外加的期待與框架，而發現了自己的生命意義(Pizzorno, Benozzo, Fina, Sabato & Scopesi, 2014)。為何待業者們帶著生活「無意義」的信念使自己拒絕嘗試與改變，選擇待在家中度過生活？儘管工作在過往研究中發現是一種能提供機會以滿足個體深層心理需求的方式，並使人能找尋到自我價值感，認同自己的價值與存在而確定自己的志向(Erickson, 1963; Sonnerberg, 1997)；然而，當今卻有許多待業者問著：「未來要做什麼？」

對照了過去與現在，世界的變遷更令人捉摸不定，在這一群待業者身上，除了「無意義」感，還有什麼因素侷限了自己的發展？而工作是否能為自己的生命帶來些什麼？

貳、當代青年的生涯發展困境

關於生涯發展的困境，呂子豪(2013)整理了相關學者的論述，認為這時代的生涯困境主要可分為六種：(1) 生涯成熟度較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2) 自我認同程度低—不知道自己是什麼；(3) 生涯決定程度低—對未來不知何去何

從；(4) 自我效能低—認為自己做不到；(5) 負面生涯思考—猶豫不決、躊躇不前；以及(6)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我該做什麼。呂子豪整理出這六種生涯發展困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闡述的核心顯示了個體對於認同的混淆與自我效能的低落 (Erickson,1963; Bandura, 1986)。現代社會中，因為資訊快速的交流變化，經濟快速的發展，面對這樣快速變動的外在世界，則必須要更加認識自己才不至於迷失在這樣的變動中而陷入不安的情緒 (陳騏龍、丁原郁、鍾易廷，2013)。因此回到生涯抉擇的問題上，究竟是什麼阻礙了個體看到自我、認同自我與相信自我的能力？

生涯議題主要是關於「我」存在的位置與期待。Erickson (1975) 提到自我隨著在家庭與社會中的成長，會遇到許多不同的發展危機，逐漸的面對信任與不信任、自主與羞恥、自發與罪惡、勤奮與退縮、認同與角色混淆、親密與孤立、生產與遲滯和整合與失落等，而也因著是否度過每一個危機決定是否能獲得相應的心理社會優勢 (psychosocial strength)：(1) 希望 (hope)；(2) 自我控制感 (self-control)；(3) 自我觸發感 (sense of initiative)；(4) 有能感 (competence)；(5) 忠誠 (fidelity)；(6) 愛 (love)；(7) 關心 (care)；以及 (8) 智慧 (wisdom)。而這些基本的特質 (virtues) 唯有透過個人與真實人際互動的生命階段 (life stage) 才能真正獲得。

「職業」和「志向」等未來的選擇目標是使自我完成的重要關鍵，我們因為職業而更穩固的建立社交網絡、生活規律、自尊與自我認同 (Sonnerberg, 1997)。然而，就現今的社會狀況來說，成為一位足以擔當家庭的成人似乎比過去要花更多的時間 (Arnett, 2000)，而有更多人更是因著整體的經濟環境而未將「家庭」列入自己生涯的規畫之中。為何我們需要關注這樣的議題？因為這些待業者們的

生涯停頓並不僅僅代表著停頓「自己的未來」，更進一步隱含著整體社會的發展的停頓（林孟璋，2013）。實際上，這樣逐漸受到重視的「待業」問題並非侷限於台灣，而是遍及了世界上的許多國家，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更將其視為跨國性的問題（OECD, 2016）。在其會員國中，發現許多「待業者」有更大的機率會進行非法的毒品、槍枝等行為而危害社會的安全。英國在 1999 年將一群陷入社會邊緣、無法尋得穩定工作、做著低薪工作或不工作的青年，透過其生活型態「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將這一待業的族群命名為「NEET」。在英國後續由 Labour Force Survey 進行的調查發現截至 2016 年第二季共有 72.7 萬人，年齡介於 16 至 24 歲的尼特族，佔了同年齡層 12.0%（LFS, 2016）。OECD（2016）認為這樣的「待業」狀況可能影響正常成年期的進入，影響整體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因此於 2016 年所出刊之「Society at a Glance 2016」將尼特族的議題放在首章進行相關討論，彰顯其重要性。日本於 2016 年公布共有 54.1 萬人，年齡介在 15 至 39 歲的繭居族（日本針對待業者「尼特族」所給予的稱名），發現他們居住在家中的時間越來越長；更有 35% 的人待在家中長達 7 年；年齡在 35-39 歲的在家待業者在過去六年中更增加了一倍。田村毅（2015）認為「繭居族」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議題，並提到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10 年所定義之「繭居族」為：（1）與社會疏離並且不與學校、職場等家人以外的人來往；（2）基於第一點的心態，所以生活範圍狹隘；以及（3）維持這樣的狀態半年以上。而台灣方面，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6）的青少年狀況調查統計，發現 2015 年在 15 至 29 年齡層中，未在學亦未就業者佔了 39.1 萬人，而在教育程度為「國中」、「高中」和「大專以上」的青年中，則分別佔有 2.6 萬人、11.3 萬人與 25.1 萬人，「大專以上」的 15 至 29 歲待業者佔

了 64.2%。從數據上來看，顯示了「大專以上」學歷的青年待業者佔了大部分的比例，人數最多。

關於待業（尼特族、繭居族）的現象，日本學者齋藤環（2016）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議題，並發現在日本繭居族的好發族群不僅於內向特質的人，也會出現於外向活潑、積極發言的青年之中。他認為在日本，這樣的族群隨著待業時間逐漸增加，更需要將社會與家庭一併的考量才能有效解決。台灣也有學者認為需要將社會（經濟、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與個人等因素進行考量與介入，才能有效解決這樣的待業狀況（楊毓琄，2015；楊小慧，2010）。面對著這不僅只於單一國的青年待業議題，放諸世界有更多國家尋求解決「青年待業」的方法。OECD（2016）認為政府可有一些作為：（1）減少青年失學，系統性監控學生學校的出席狀態；（2）提供職業訓練以銜接學校與職場；以及（3）協助 25 歲前的青年尋找穩定的工作等。另一方面，日本學者田村毅（2015）則透過實務經驗發現繭居族的現象或許有一部分來自於日本「遠慮文化」所產生的誤用，使得繭居族的家庭因此過度的容忍青年的待業行為，讓親子的系統無法正常的運作，促使繭居行為產生；齋藤環（2016）認為家庭是解決「繭居族」問題的重要角色，認為家庭更需要透過「等待」與「支持」輔助當事人度過「繭居」的狀態。

家庭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影響是重大的，特別是台灣，父母對子女的生涯有深刻的影響，「家庭」在台灣的文化也有著重要的角色與意義。為了更加認識「青年待業者」的「家庭」對於他們生涯的影響，本研究嘗試透過華人家庭文化動力的觀點，重新理解台灣的青年待業問題，並進入台灣的家庭文化中，透過後現代的視框重新理解台灣家庭對於個體所產生的影響。

參、從華人家庭文化動力來看台灣的「青年待業」議題

當代的台灣青年待業者，他們的父母多生在戰後，因為經濟能力的優渥與少子化，所以對於子女的照顧有著更多的支持，期待他們多能先念完大學再找尋正職工作。儘管這樣對兒女來說能得到更多的照顧，似乎也可以減少所受的辛苦，卻可能因為對自我認識的侷限、科系取向的未知與沒有掌握職場能力需求，所以無法適才適所（林孟瑋，2013）。曾經與一位待業中的朋友聊天，他說：「大學唸了四年，然後做了不相干的工作，這樣的感覺好沒意義。」聽著他說這些話，心中也有許多的掙扎。如何規劃自己的生涯？我們接收到比較多的觀點主要是來自於家庭、同儕、報章媒體等的訊息；然而「待業」的他們內心的掙扎擔憂是什麼？

在中華「讀書至上」的文化影響下，普遍的教育較多重視德、智、體、群、美中的「智」能發展而較少關注其他面向。生涯尋找的過程有賴當事人透過生活中的事件尋找自己主體願意「身在」的場所，透過自己的興趣和研究繼而願意持續在這一個領域發展（劉淑惠、盧怡任、洪瑞斌、楊育儀、彭心怡，2013）。然而在「升學」做為教育主要考量的社會氛圍中，台灣的家長卻容易因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這樣的想法使得學生缺乏相關職涯探索、體驗的經驗。學歷或許證明了父母的愛與照顧，然而是否孩子們在想法與生活中也能感受到父母的付出，願意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並且嶄新的蛻變獨立，接納自己的成長？相對的，父母是否也願意放手遮眼，等待子女的獨立成長？關於親子的關係，什麼是適當距離？而應對孩子抱持什麼樣的期待？

日本學者田村毅（2015）針對日本所同樣面臨的青年待業現象提到：「在孩子開始成長為獨立的成人時，雙親必須與原本和孩子較為親密的關係中稍微退後，……父母需要適時的關掉『父母引擎』，使孩子以『他的引擎』來解決自己

的問題……。」也有其他學者提出不同的論點，認為對於待業者而言「家庭」若能成為安全堡壘，則能促進當事人於相關職涯的探索行為（Vignoli, Croity-Belz, Chapeland, de Fillipis & Garcia, 2005）。同樣的，對於一個人的職涯選擇，家庭中的父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Pizzorno, et al., 2014）。在華人的家庭之中，因為彼此的關係更為濃厚，通常子女的志向選擇多會受到家人的影響（吳宜真、賈紅鶯，2012）。在關係取向的地域中，人與人的關係是一種依附，所謂一種成熟的個體，便是能夠與人共處在一種「適當」、「合宜」或「舒服」的關係界線之中。然而，影響華人親子關係很重要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孝道文化」（趙文滔、徐君楓、張綺瑄、徐蕾、謝宜芳、李如玉、呂伯杰，2016），在這樣既有的文化概念中，是否對於 21 世紀的青年還適用？而父母在青年的眼中是否扮演著「稱職」的角色，使孩子願意學習與「孝順」父母？對於父母而言，應該對孩子有著怎麼樣的生涯期待才是合適的呢？在生涯發展的過程之中，又該如何拿捏與孩子關係的遠近？

許多篇的文獻主要著墨在「個體」自己尋找工作的過程，然而在台灣社會中，因為仍屬於較為家庭取向的生活模式，以家庭做為自己生涯選擇的參照（吳宜真、賈紅鶯，2012）。家庭脈絡是華人社會中重要的生命發展要素，對於家庭的需求如同一種本能，會引導自己重回到這一條文化的脈絡之中。許多台灣青年在生活中受到許多來自於父母的幫助，父母是帶著什麼樣的信念進行這樣的支持與協助？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家庭又是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涯抉擇？

本研究採後現代社會建構之觀點，希望還原當事人的「待業」狀態，以解構、去標籤的方式，因此「研究中的論述」和「與研究參與者進行訪問時」，會倡議將英國與日本所指稱之「尼特族」與「繭居族」以「待業狀態」替代。透過本研

究希望能瞭解現今「青年待業者」(尼特族、繭居族)在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家庭迷思並瞭解他們家庭中的互動過程，釐清台灣「青年待業者」家庭文化的動力與發展。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綜合前節所述，透過所屬年齡層就業狀態的研究加上自身熟悉的朋友也面臨「待業」的問題，因此對於「青年待業者」產生了研究興趣。在初步瞭解 15 至 29 歲青年(行政院主計處，2016)所面臨的自我認同混淆，並討論了生涯選擇困難的狀態，進一步看到世界上許多國家所出現「待業」的社會議題。而當前台灣許多研究對於「青年待業者」的研究仍較少著重於「家庭」層面的探討，但「家庭」是華人文化中各方面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希望透過「家庭」的討論與研究瞭解「青年待業者」背後的家庭故事，促使相關工作者在進行諮商輔導工作時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為解開這樣的疑惑並進一步瞭解台灣家庭動力對於個體的影響；此外，在後現代社會建構的思潮下，研究嘗試透過當事人現況的「解構」，重新發掘其身上的正向特質；同時，也希望透過本研究達成後現代「敘事實踐」的目標。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 一、發現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
- 二、探討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家庭動力模式對生涯的影響。
- 三、再建構後現代「青年待業者」的生涯特色。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

- 一、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為何？
- 二、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家庭動力模式對生涯的影響為何？
- 三、後現代「青年待業者」的生涯特色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青年待業者

本研究所指稱之「青年待業者」為年齡在 15 至 29 歲，期間未有任何正職工作一年以上之青年。

貳、華人家庭文化動力

本研究所指稱之華人家庭文化動力係指由趙文滔、徐君楓、張綺瑄、徐蕾、謝宜芳、李如玉、呂伯杰（2016）透過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的觀點，取替一種「主流」而發軔出「在地」的文化知識。華人家庭文化動力中主要包含了五項動力：（1）家庭內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的自我開展；（2）體貼他人、犧牲自己—關係和諧優於各人需要；（3）委婉、間接溝通—「剛毅木訥，近仁」；（4）用生氣與責備表達關心；以及（5）父母的教養責任—養不教，父母之過。

參、生涯故事/敘說

從 McAdams（1987）的觀點來看，認為生命故事是一種自我認同的產物。生活的目的便在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信念、認同，藉由故事的敘寫或敘說，使自己從生命經歷的經驗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生命理論，建構自我形象。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青年待業者

壹、跨國的青年待業現象

「青年待業」現象與命名的緣由，最早可追溯至 1999 年英國 Social Exclusion Unit(SEU)所提出的「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由其縮寫「NEET」音譯為尼特族(楊小慧, 2010)。這個現象主要針對該國一群陷入社會邊緣、無法尋得穩定工作、做著低薪工作或不工作的青年。在歐洲，大部分的青年早在 15 至 17 歲時便已完成義務教育，並且開始思考，究竟要繼續接受教育抑或是要找尋一份工作謀生。自從英國 SEU 提出這樣的概念之後，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進行了跨國性的調查與研究。為了涵納不同國家國情，他們將青年的年齡定於 15 至 29 歲。透過調查，他們發現儘管這個世代比過去受更多高等教育，然而相較上一個世代的同年齡層青年，他們大多尚未具備能夠「穩定工作」的能力。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在 2016 的國際就業社會展望論壇(World Employment Social Outlook 2016)中也特別將青年的狀況定為論壇的主題，以「Trends for Youth」進行專題討論。根據 ILO 的定義，所謂的失業者是指在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同時具有下列條件者：(1) 無工作；(2) 隨時可以找尋工作；(3) 正在找尋工作或已找工作正在等待結果，同時還包含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ILO (2016) 估計，青年(15 至 24 歲)的失業率在 2015 年為 12.9%，2016 年預計將達到 13.1%，他們預期 2017 年的青年(15 至 24 歲)失業率也將維持這樣的水準。統計的結果發現，2016 年的青年(15 至 24 歲)失業率將從 2015 年的 7050

萬人增加 50 萬人至 7100 萬人，這樣的幅度是過去 3 年的增長水準，見表 2-1。

表 2-1 世界青年失業狀況

	青年失業率 (%)			青年失業人數 (百萬)		
	2015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世界	12.9	13.1	13.1	70.5	71.0	71.0
已發展國家	15.0	14.5	14.3	10.2	9.8	9.6
新興國家	13.3	13.6	13.7	52.9	53.5	53.5
發展中國家	9.4	9.5	9.4	7.4	7.7	7.9

資料來源：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2016: Trends for Youth

遠觀全世界，這個世代的 15 至 29 歲青年的處境多在「待業」、「打工」、「低薪」和「失業」的狀態。根據 OECD (2016) 所統計於 2014 的資料，發現在 15 至 29 歲的年齡層中，其會員國之尼特族平均比例為 21%，南歐有最高的尼特族比例，其中希臘為 41%。而在其他地區，美國為 19.8%，波蘭為 21.6%，法國為 22.5%。在英國方面，截至 2016 年第二季共有 72.7 萬人，年齡介於 16 至 24 歲的尼特族，佔了同年齡層 12.0% (LFS, 2016)。而日本針對這樣的現象則以「繭居族」進行稱呼，同樣針對未就業、未接受教育與未接受相關職訓的公民。日本政府於 2016 年公布共有 54.1 萬人，年齡介在 15 至 39 歲的繭居族，而他們居住在家中的時間越來越長；更有 35% 的人待在家中長達 7 年，而年齡在 35 至 39 歲的繭居族在過去六年中更增加了一倍。

反觀台灣，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6)所進行的人力資源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全體台灣 2,336 萬人口之中，「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為 1,996 萬人，「15 歲以下及武裝、監管人口」為 340 萬人。在「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中，「勞動力人口」為 1,173 萬人 (佔全國總人口 58.75%)，其中有 1,127 萬人就業、46 萬人失業 (失業率 3.92%)；另一方面，「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中的「非勞動力人口」則有 824

萬人，其中包含：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者 15 萬人、求學及準備升學者 204 萬人、料理家務者 225 萬人、高齡與身心障礙者 248 人與其他 101 萬人。而更進一步，台灣地區 15 至 29 歲青年的失業率與失業人口普遍高於整體，見表 2-2。儘管仍低於世界青年的平均失業率，卻也顯示當代青年於就業方面事實上需要當局更多的協助。

表 2-2 台灣地區各年齡別失業狀況

單位：%

	失業率 (%)			失業人數 (千人)		
	2014	2015	2016	2014	2015	2016
總計(15-64歲)	3.96	3.78	3.92	457	440	460
15-19 歲	8.78	8.63	8.94	11	11	11
20-24 歲	13.25	12.59	12.62	101	98	101
25-29 歲	6.84	6.55	6.76	97	92	95
30-34 歲	4.04	3.97	3.79	69	67	61
35-39 歲	3.26	3.14	3.41	52	52	58
40-44 歲	2.58	2.37	2.66	39	35	40
45-49 歲	2.37	2.36	2.51	35	35	37
50-54 歲	2.12	2.06	2.15	27	27	28
55-59 歲	2.04	1.76	1.92	19	17	18
60-64 歲	1.23	1.16	1.63	6	6	9
65 歲以上	0.1	0.14	0.17	0	0	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16)

關於青年的就業，行政院主計處分別於 2009 年與 2015 年進行青年狀況調查統計 (見下頁表 2-3)，發現 2009 年與 2015 年的 15 至 29 歲青年中，未在學之青年分別為 262.2 萬人 (53.13%) 與 228.3 萬人 (50.75%)，而未在學亦未就業者各別佔了 57.1 萬人 (11.58%) 與 39.1 萬人 (8.7%)。儘管 2015 年青年「未在學亦未就業」的狀況相較於 2009 年下降了約 3%；然而，根據數據顯示，在 10 位 15 至 25 歲的青年中，便會有接近 1 位青年是處於「未在學亦未就業」的狀態。

表 2-3 台灣青年未在學及未就業情形

單位：千人、%

	總計		在學	未在學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就業	未就業
2015 年 11 月						
總計	4,498	100.00	49.25	50.75	41.99	8.76
年齡						
15-24 歲	2,981	100.00	72.06	27.94	20.29	7.65
25-29 歲	1,517	100.00	4.41	95.59	84.64	10.95
2009 年 11 月						
總計	4,935	100.00	46.87	53.13	41.56	11.58
年齡						
15-24 歲	3,042	100.00	72.02	27.98	19.63	8.36
25-29 歲	1,893	100.00	6.46	93.54	76.79	16.7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6）

若進一步進行相關因素的分析，2015 年 15 至 29 歲青年「未在學、未就業亦未接受職業訓練」共計有 39.1 萬人，其中以「正在找工作（含準備就業考試）」占 49.97% 最多，「尚未決定升學或就業（方向）」占 10.75% 居次，「正準備升學」與「料理家務（含照顧家屬）」亦分別占 10.06% 與 9.76%，見下頁表 2-4。我們可發現，當代的青年因為不同的家庭、自我健康狀態、自我的生涯規劃等因素，因此選擇「未在學、未就業亦未接受職業訓練」。

表 2-4 台灣青年未在學、未就業亦未接受職業訓練原因 (2015 年 11 月)

單位：千人、%

	總計		正 準 升 備 學	正 在 找 工 作 (含 準 備 就 業 考 試)	正 準 備 證 照 考 試	健 康 不 良 傷 病	料 理 家 務 (含 照 顧 家 屬)	尚 未 決 定 升 學 或 就 業 (方 向)	正 在 遊 學	等 待 服 役	其 他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391	100.00	10.06	49.97	1.39	7.00	9.76	10.75	1.21	4.44	5.41
年齡											
15-24 歲	225	100.00	15.03	46.00	1.49	8.11	3.33	12.32	0.64	7.62	5.46
25-29 歲	166	100.00	3.32	55.36	1.25	5.49	18.49	8.63	1.99	0.13	5.34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26	100.00	14.15	29.71	-	37.37	8.57	11.26	-	0.84	1.11
高中(職)	113	100.00	6.44	50.11	0.32	11.07	11.79	11.51	0.54	6.16	2.06
大專及以上	251	100.00	11.27	52.32	2.02	2.02	8.97	10.36	1.64	4.05	7.3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16)

若進一步透過年齡層的分界進行分析，15 至 24 歲與 25 至 29 歲年齡層分別有 22.5 萬人與 16.6 萬人未在學、未就業亦未接受職業訓練，主要多為「正在找工作(含準備就業考試)」，分別占其年齡層人數的 46.00%與 55.36%；若以教育程度別觀察，大專及以上、高中(職)與國中以下程度者分別有 25.1 萬人、11.3 萬人與 2.6 萬人，其中「尚未決定升學或就業(方向)」均逾 1 成。

放觀世界，針對這樣的青年就業狀況，包含英國、日本、澳洲、加拿大、西班牙、美國與拉丁美洲的各國等，也正為「未在學、未就業亦未接受職業訓練」的青年努力尋找相關的解決方案，因為這個現象所影響的面向包含社會、政治與經濟，也延緩了當事人正式成為「成人」的年齡(OECD, 2016)。在所有 OECD 會員國的 15 至 29 歲青年，統計至 2015 年，趨近於 4000 萬人面臨了尼特族的狀態。其中，低受教程度、健康狀態不良、具有社交問題與外來移民者有更高的機率成為尼特族。根據資料指出，OECD 會員國中約有 2/3 的尼特族(2800 萬人)

甚至沒有找工作的行動 (OECD, 2016)。為什麼跨國的青年失業現象如此嚴重，ILO (2016) 主要認為有以下因素：(1) 性別產生的工作機會不平等：2016 年的青年男性就業率為 53.9% 而青年女性就業率為 37.3%；(2) 新興國家中經濟發展的遲緩；(3) 工作貧窮 (Working poor)：年輕工作者的工資低廉；以及 (4) 不同因素的移民：戰亂、天災等。在這樣的現象背後，蘇格蘭政府 (Scottish Government, 2015) 所提出的資料顯示尼特族會出現一種求職的傷疤效應 (scarring effect)，相較於有正常工作的人，他們在十年後有 2.8 倍的機率同樣會處在失業的狀態中。在工作階級部分，也有 2.5 倍的機會在十年後仍保持較為低階的工作；同時，也會影響他們的生心理健康，對比非尼特族族群，他們有 1.6 至 2.5 倍的機率比較容易有不良的生理狀態；相較於非尼特族，也會高出 50% 的機率產生憂鬱與焦慮的症狀。同時發現尼特族的預測因子有：(1) 受教水準；(2) 翹課率與被排擠的程度；(3) 女性：需要照顧孩子與懷孕；(4) 相關的家庭因素，如：父母失業、手足眾多等；以及 (5) 地方的尼特族比率等，都是相關尼特族的預測因素 (Scottish Government, 2015)。

儘管有許多外在的社會因素影響了青年的就業狀況，Arnett (2000) 提出了成人初顯期 (Emerging Adulthood) 的概念，認為逐漸地有一群 18 至 25 歲的成人，他們尚未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房子，甚至沒有穩定的薪水能使自己完全脫離父母獨立生活。Arnett (2000) 認為他們是一群尋找自我認同的年輕人，在這樣的年齡中，還在嘗試不同的角色認同 (identity exploration)。然而，是否這代表著他們能因為延後認同的延續而找到自己的生涯目標？OECD 所進行的統計數據卻指出許多「待業」者因為認同狀態還陷於「認同混淆階段」，對於情緒的掌握還不成熟，他們有更大的機率危害社會安全，另一方面，也減緩

了國家於未來的經濟與政治的競爭力 (OECD, 2016)。在歐洲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社會世代，他們的生活與未來的展望是不穩定的。相對前一個嬰兒潮世代的父母，現代的青年們正經歷著低度的社會流動的狀態，而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所導致的相關緊縮政策，也導致越來越多的青年失業，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 (Kelly & McGuinness, 2015)。而青年待業者所影響的層面是廣泛的，楊毓琚 (2015) 統合了相關資料後整理發現，待業者可能會產生的影響包含三個層面：(1) 自我：青年潛力喪失、疤痕效應、薪資懲罰、身心狀況、行為偏差；(2) 家庭：加重家庭經濟負擔；(3) 社會：社會人力資本浪費、影響國家經濟、影響國家社福措施運作。

貳、以「青年待業者」取代「尼特族」

從巨觀的角度，我們發現了各國對於「青年待業」的現象進行許多的研究與調查，並分析了許多原因。若從「當事人」角度進行現象的理解，是否這些「青年待業」現象背後所呈現的有著更多對於個體對於社會的「感受」與「成長經歷」？

余德慧 (2001) 認為語言以一種「公開」的方式存在，然而這樣的公開卻會隨著不同的「視野」，影響著對於他的詮釋。回顧了過去關於尼特族的研究資料，林孟瑋 (2013) 論文中的一位受試者 S7 曾說：

「……我覺得米蟲不具什麼負面意思，當然社會上大部分的人會認為米蟲是一個負面意涵，就我個人來講，我是不覺得米蟲是有多負面，其實往往人家被講米蟲很氣憤什麼的，那是因為他們認為大部分人在汙辱他，可是的確沒有收入的，沒有收入的話對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來講的確是沒有貢獻，那我覺得被講是米蟲，就算別人是負面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啦……」(林孟瑋, 2013, 頁 60)

在林孟瑋 (2013) 的論文中說到，因為這一群青年待業者多待在家中，無工

作、無就學也無接受職業訓練，使得「尼特族」、「米蟲」的稱號容易被加上負面的社會觀感。若我們回歸「尼特族」最初於英國的定義，為 16 至 24 歲未接受教育、未謀職與未接受職業訓練的青年 (SEU, 1999)。在許多研究中研究者定義了相關的年齡水準後普稱在某一個年齡層中的待業者為「尼特族」，然而若進一步透過 OECD (2016) 所提供的資料，其所定義的「尼特族」包含：無薪家管、照顧小孩、身體因素等，這樣的定義似乎又與所認知的「米蟲」有所不同，相當程度上部分人有著無薪的「生活性工作」。在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on) 的思潮中，我們也開始反思所謂的現實與真理。如同余德慧曾說：「人進入在世存有有個很大的麻煩，就是『獨立後的遺忘』。人在進入文化世界後，就忘了他的存有，總以為他的存有是文化裡的存有。」(余德慧，2001) 而 Dwight 也提到：「……文化毫無疑問地具有很強的強迫力，會衝擊我們所相信的，也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文化會給規範下定義，而且期望人們能夠忠誠和堅持。在次文化中被遺棄的人將會面臨很大的風險，……。」(Dwight, 2005)

「青年待業者」的形成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然而，若單純地將他視為一種普遍性現象並無法解決，而須進一步深入瞭解相關的影響因素。在本研究嘗試透過 Savickas (1993) 提到的後現代思維進行：(1) 不再有專家；(2)「授權」取代「適配」；(3) 重寫「大敘事」；(4) 生涯是個人的專屬；(5) 生涯發展理論並非諮商理論；以及 (6)「故事」取代「分數」(引自金樹人，2011)。

在這樣的觀點之中，我們跳脫一種「病理式」的命名，反而關注於每一位當事人的生涯經歷；同時，我們尊重他們的主體，因為每一個人的生涯發展都有他的專屬路線，即便這個時刻他被文化社會標定為「尼特族」、「米蟲」，但他仍須經歷自己所應克服的生命經驗才能轉化現在的「待業」階段。在本研究中，研究

者嘗試跳脫一種「標籤化」的觀點，重新以「青年待業者」中性的稱呼，期望「將其所視為一個人」地看待他們的存在狀態。

參、「青年待業者相關研究」

關於「青年待業者」之研究部分，尚有許多可努力之處。台灣方面以社會、心理與輔導相關領域之研究論文共有 9 篇。主要有：(1) 我國尼特族現象之探討（楊毓琿，2015）；(2) 37°C 的冰封城堡—尼特族的家庭故事（許妮婷，2014）；(3) 台灣青年男性尼特族的生涯阻礙之內在因素初探（鄭楚霏，2014）；(4) 台灣尼特族初探—家庭依附與親子代間之關係（林孟瑋，2013）；(5) 尼特族成為非尼特族的生涯轉銜與適應力之研究（黃民凱，2012）；(6) 尼特族（NEET）非典型就業之研究—以桃園縣勞動市場為例（郭俊麟，2011）；(7) 尼特族現象與學校教育之研究（賴亭好，2010）；(8) 尼特族現象之研究、分析與解決策略探討（楊小慧，2010）；以及 (9) 台灣尼特族青年工作價值觀之研究（張致維，2008）。

將國內目前現有研究整理如下頁表 2-5。

表 2-5 台灣「青年待業者」(尼特族) 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內涵
楊毓琄 (2015)	藉由質性研究方法，以結構式訪談與 8 位尼特族進行訪問。	提出尼特族定義及分類與相關尼特族形成因素。
許妮婷 (2014)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性訪談邀請 3 位尼特族青年敘說自己家庭的獨特故事。	透過尼特族原生家庭的訪談，瞭解認識尼特族家庭系統對於其現狀的成因，進一步探討其內在歷程。
鄭楚霏 (2014)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性訪談與 3 位尼特族青年進行訪談。	瞭解台灣男性青年尼特族之內在心理因素與工作態度，發現對於生涯準備的覺察缺乏，導致無法在生涯中進行選擇。
林孟璋 (2013)	透過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與 10 位尼特族進行訪問。	洞悉尼特族群在於家庭依附關係的狀態，並進一步瞭解尼特族的自我認同狀態。
黃民凱 (2012)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性訪談與 3 位尼特族青年進行資料蒐集。	提出尼特族成為非尼特族的生涯適應力的變化，歸納出四項共同主題：(1) 生涯關注；(2) 生涯控制；(3) 生涯好奇；以及 (4) 生涯信心。
郭俊麟 (2011)	採用質性研究方式，並與 8 位尼特族青年、4 位尼特族父母和 2 位學者專家進行深度訪談。	發現不同的尼特族類型，並且提出「非典型就業」對於這一族群的重要性。
賴亭妤 (2010)	與 9 位專家與尼特族家人、朋友等進行深度訪談與文本分析，歸納出尼特族成因的假設。	認為尼特族問題的解決主要可從學校進行發動，透過學校首先針對教育內容的編排與相關教育的宣導，改善整體「尼特族」現象的出現。
楊小慧 (2010)	與 6 位專家學者進行訪談，將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整理，歸納出他們對於尼特族的成因的看法。	認為尼特族主要有五項影響因素：(一) 經濟因素；(二) 家庭教育因素；(三) 學校教育因素；(四) 社會教育因素；以及 (五) 個人因素，並應從這五響因素進行現象的處理。
張致維 (2008)	採用質性生命史的方法，透過與 6 位尼特族的深度訪談進行文本分析。	認為尼特族的出現主要是想像中的工作價值觀與現實的落差。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賴亭妤(2010)與 9 位專家與尼特族家人、朋友等進行深度訪談與文本分析，歸納出尼特族成因的假設，認為尼特族的成因主要來自於「家庭不合時宜的教育觀念」與「學校教育無法與產業進行結合」，認為尼特族問題的解決主要可從學校進行發動，透過學校首先針對教育內容的編排與相關教育的宣導，改善整體「尼特族」現象的出現。而楊毓琿(2015)與六位專家進行訪談，分別就「尼特族的定義」、「尼特族的形成原因」、「對尼特族的看法」與「尼特族的解決策略」進行訪問。研究結果透過學者專家的觀點，認為這樣現象產生的因素包含經濟、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個人因素等五種因素；相關的解決方法，則可藉由政府、社會、學校、家庭與個人等方面解決「尼特族」的狀況。以上的研究主要針對相關學者專家的觀點進行整理；若針對「尼特族」的狀況進行進一步的探悉，即使在外在環境逼壓之下，仍舊有許多人願意投入職場中，努力掙扎奮鬥成為「工作族」。不論環境如何的艱刻，仍然有許多人投入在自己的就業職場中獲得認同。在外在環境一致的基礎之上，有些人願意繼續「工作」；而有另一群人選擇「待業」，是什麼原因產生這樣的差異？為瞭解開這樣的疑問，進一步將文獻討論焦點聚焦在當事人的個體差異上，因為「個體差異」，使得人們在生涯的選擇產生了不同。

張致維(2008)採用質性生命史的方法，透過與 6 位尼特族的深度訪談進行文本分析，認為尼特族的出現主要是想像中的工作價值觀與現實的落差。透過兩個（內在控制積極—內在控制消極、外在控制積極—外在控制消極）象限，可分為 4 種工作價值觀：(1) 有利工作型：內在積極—外在積極；(2) 不利就業型：內在控制消極—外在控制消極；(3) 成長發展型：內在控制消極—外在控制積極；以及 (4) 使命責任型：內在控制積極—外在控制消極。研究者歸結尼特族的工作

價值觀發現有：(1) 使命感：內在的積極控制；(2) 成長與發展感：積極的內在控制；(3) 依賴性：消極的內在控制；(4) 諉過性：消極的內在控制；(5) 安全與穩定：消極的外在控制；(6) 經濟報酬：消極的外在控制；以及 (7) 被動性：消極的內在控制。儘管尼特族是個體的外顯狀態，似乎一切工作與否的責任便在於個體身上，而研究者也另外提出了因為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社會的就業環境、個體的文化、個體的職業技能和經濟水準與對於自我的期許等，共同影響了尼特族未就業的結果。

郭俊麟 (2011) 採用質性研究方式，並與 8 位尼特族青年、4 位尼特族父母和 2 位學者專家進行深度訪談，這樣詳細廣面性的訪談中發現不同的尼特族類型，並且提出「非典型就業」對於這一族群的重要性。在於與不同類型的尼特族，郭俊麟 (2011) 發現可分為四類型：(一) 逐夢型；(二) 沉潛型；(三) 喪志型；以及 (四) 溺愛型。他認為許多尼特族較不喜歡一成不變的工作場所，研究者認為非典型就業性質較為彈性，有助於尼特族進入勞動市場，然而卻也容易因為勞動市場的條件不佳而降低進入勞動市場的意願，故向政府提出建構更加安全與彈性的非典型就業制度，而在家庭方面應該減少溺愛與尊重個人的職涯選擇。

黃民凱 (2012)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性訪談與 3 位尼特族青年進行資料蒐集，認為尼特族成為非尼特族的轉變過程有四項共同主題：(1) 生涯關注：從迷惘到明確；(2) 生涯控制：外在控制到內在控制；(3) 生涯好奇：從個人興趣到職涯發展；以及 (4) 生涯信心：從喪失信心到迎接挑戰。

鄭楚霏 (2014)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性訪談與 3 位男性尼特族青年進行訪談，發現台灣男性青年尼特族因為對於生涯準備的覺察缺乏，導致無法在生涯中進行選擇。研究者認為生涯阻隔因素部分包含內在與外在的影響，透過訪

談發現尼特族內在的生涯阻隔因素包含：(1) 模糊的自我概念；(2) 「個性過於堅毅」與「個性容易挫敗」可能造成尼特族；(3) 高或低自我效能感皆可能造成尼特族；(4) 未有生涯預備的態度；以及 (5) 角色過於單一化。而外在生態系統的生涯阻隔因素則包含：(1) 人際微系統：較為疏離與自我為中心的人際模式；(2) 學校微系統：學校系統的式微、低教育成就者易被取代；(3) 家庭微系統：家庭資源不足、家庭支持、家庭的保護、個體內在因素與家庭的互動；(4) 中系統—微系統間的複雜交錯：學校與家庭價值觀的差異；以及 (5) 外系統：非重點學校的低就業競爭力、產學落差。而鄭楚霏 (2014) 透過第一手資料的訪問，認為尼特族的形成有許多不同的因素，甚至也不一定對於自己的生涯完全失去方向，而會在一次又一次的「嘗試錯誤」中重新地找尋自我定向。

上述之研究中，部分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同時也省思與洞見自己 (黃民凱，2012) 是否自己也走在尼特族的脈絡之上，懷疑自己是否也進入一種生涯異常。然而此時卻落入一種圈套，在「尋找一輩子目標」、「追求自己的夢想」與「完全經濟的獨立」間拉扯。

不同的成長環境會形塑人不同自我世界觀與工作價值觀，透過以上研究者所進行的訪談，會發現其實以「尼特族」概括並分類這一類人的特質或發展路徑並無法全然解釋他們的形成因素。更進一步，多份研究也發現部分的尼特族並不是刻板印象中的「不上進」，而是在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生命之路 (鄭楚霏，2014；張致維，2008)；而亦有研究者提到了家庭的角色與框架的影響 (黃民凱，2012；林孟璋，2013)，認為因為華人家庭中較為「保護」的價值觀，因此延遲了當事人的生涯發展。

從上述研究中，發現不論從社會學的觀點或從心理學的觀點，因為尼特族本

身便是「寄身」於家庭之內，即便尼特族本身擁有自我的意識與概念，卻有更重要影響議題來自於家庭的關係。王秀槐（2015）提到，傳統華人社會普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子女進行生涯決定時會知覺父母的生涯信念，才進一步發展自我的因應方式並塑造個體的生涯決定信念，父母的認同對於子女而言扮演著重要的支持性因素。關於台灣的「青年待業者」而言，家庭中的動力模式又扮演著什麼樣的元素呢？

林孟璋（2013）透過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與 10 位尼特族進行訪問，發現相較於他國，許多台灣的尼特族是擁有工作意願的，而成為尼特族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有屬於自己的目標，並認為自己終究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然而，這卻也可能產生另一種問題，因為當事人也易因為理想與現實差距的過大，行動上的消極，導致最後待在家中。而在家庭方面，研究者也發現在部分經濟來源主要依靠父母的尼特族而言，反而會因著與家庭的親密連結而離不開家庭。當與家庭的感情越好，越能獲得父母的資助並減少於工作上尋覓的的壓力；然而，若無法獲得父母的支持，則容易受到責備而產生共依附議題，如：低自尊、缺乏主動性、有被人需要的需求、無法維持自己與重要他人之間清楚的界限……等，使子女無法長出獨立自我。

在家庭方面的討論，許妮婷（2014）也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性訪談邀請 3 位尼特族青年敘說自己家庭的獨特故事。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尼特族與原生家庭的相互影響包含：（1）成長經驗的挫敗反映至今的自我概念：原生家庭無法為孩子建立適當的自我價值感，複製了放棄的模式因應現今的生活；（2）原生家庭經驗成為尼特族故事中的影響：因為家庭關係上的界線過於疏離或緊密，導致無法建立適當的關係，固著於親情的索取；（3）父母的金錢援助撐起目前既安逸

卻罪惡的生活：因為家庭成為後盾，所以可以較不在意（忽略）真實所要面對的生涯責任；以及（4）社會文化脈絡所建構的「尼特族」標籤：當尼特族正式進入「尼特族」的標籤，反而合理化一種生活的選擇與形式，正常化他們錯誤的互動模式。

因為這些家庭多願意讓子女在成家立業前提供生活所需開銷，在成長過程中的挫敗與自我認同的逃避和混淆中，只能回到家庭中尋求金錢上的支持，使子女對於父母的依賴增加，另一方面也顯出父母的權利。這卻像是一種成長的陷阱，使得兒女繼續擁有理由「不長大」；父母則是找到理由「滿足成為父母的權力」，致使原本應該成長的年輕人逃避現實。而透過尼特族與家庭的互動與依附關係品質發現原生家庭經驗所造成的「親子關係的陌路」和「家庭系統界線的模糊」，尼特族成為一種逃避家庭與社會責任的標籤，致使當事人產生了「放棄」的核心模式，產生了一種自我放棄式的惡性循環。

整理並且討論相關研究發現，我們可以看到家庭的影響在不同研究者的觀點中，有正向的意涵也有著負向的意涵。然而，是否在此處我們需要評斷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從社會建構的觀點來看，引領我們所思考的，應是我們如何詮釋這樣的現象，而我們又期待自己如何接收這樣的訊息。在不同的成長背景與故事中，相信每一種詮釋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如同金樹人(2011)所引用 Savickas(1993)的六種後現代的思潮所說，後現代的生涯諮商將逐漸重視自傳與意義的創造，當人們開始願意關注自己的生命，願意掌握自己生命的主權，生命便開始運轉。研究的目的是不僅僅在斷定一種正確對錯，而在「發現」更多未曾看過、感受過的生命樣態，接納不同的生命可能。

透過他國研究的洞見，開展我們詮釋的視野。同樣為關係取向文化的日本，相關的實務工作者，如齋藤環（2016）與田村毅（2015）認為家庭在這樣的「待業」狀態中具有重要的支持性因素，而「青年待業者」反而多是需要藉由父母的「資訊提供」、「集思廣益」與「陪伴」中，才能有效的發展出自己的生涯路徑。

就所蒐集到的國外文獻，從 2014 年至 2016 年止，關於尼特族與家庭相關因素的研究，為了較清楚地展現國外研究概況，將重要的研究整理如下表 2-6。

表 2-6 國外「青年待業者」（尼特族）與「家庭」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Berloffa, Matteazzi & Villa (2016)	量化研究，使用歐盟 2011 年提供的數據進行跨世代與跨國界的比較分析，探討家庭背景對於青年就業的影響。	發現家庭背景對於青年就業的影響，父母的就業狀態會影響子女的就業狀態；在性別上也發現母親的工作狀態會影響整體的家庭就業，父親則主要對於兒子有較大的影響。
Lin (2016)	量化研究，透過美國兩份人口調查資料針對社會資本進行當代公民社會行為消退現象的探討。	研究者探究美國社會人際資本的轉變。研究不同族群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尼特族普遍的社交關係較薄弱，不常參與相關的公民行為，
Smith, Crosnoe & Choa (2016)	量化研究，透過長期追蹤 1979 年與 1997 年兩個世代族群的年輕人，包含 16-32 歲，探討家庭對於學校轉銜到工作場域的影響。	研究發現當代的年輕人相較於前一個世代，較少選擇完成學業、完全投入於職場、結婚、在 30 歲前生孩子。在家境較不好的年輕人中，較容易出現翹課；而在家境比較好的年輕人中，逐漸較少人投入於職場中，也比較少生孩子。
Gabriel (2015)	質性研究，研究者訪問 9 位 17 至 24 歲之青年，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並訪問相關領域學者 4 人，透過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與檢證。	研究發現儘管他們可能面臨生活的困難，但大部分仍表達正向的態度與期許，透過重要他人的協助，可以得到支持，而自己需要一段時間準備以進入成人生活。

（表續）

表 2-6 國外「青年待業者」(尼特族)與「家庭」相關研究(續)

Alfieri, Sironi, Marta, Rosina & Marzana (2015)	量化研究，抽取 9,087 位義大利青年，進行問卷填寫，調查家庭變項與尼特族之間的關係。	研究發現父母的教育程度與支持是避免子女成為尼特族的重要保護因子；給予男生自主性會有負向的影響；當女生成長在一個比較嚴格管教的家庭時，容易成為尼特族。
Cuzzocrea (2014)	文獻整理，研究者透過相關文獻進行義大利尼特族之探討。	義大利 15 至 29 歲的青年中約有 23.4% 的尼特族，因為家庭願意充分的供給青年生活所需，在當地的文化中，家庭所象徵的是一種公共性的服務機構。研究者認為當局所應該思考尼特族的定義是否具有文化的特殊性？
Moullin, Waldfoegel & Washbrook (2014)	文獻整理，連結依附理論相關論述與青年政策檢討	親職教育對於孩童的一生有重大的影響，缺乏安全依附的青年可能成為尼特族，也較不容易有好的社交關係和好的工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近年國外相關學者針對青年就業狀況方面的研究，主要會透過量化方法針對不同年份、地區與心理特質進行大數據的量化統計分析；另一方面，在質化的研究也逐漸增加，已深入剖析不同地區青年待業者的真實生活景象；此外有些學者也針對「尼特族」的現象進行反思，是否其為實際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或者其是一種正常的「生涯過渡」階段。

在家庭世代的變化趨勢方面，Alfieri, Sironi, Marta, Rosina & Marzana (2015) 透過量化研究，抽取 9,087 位義大利青年，進行問卷填寫，調查家庭變項與尼特族之間的關係。發現父母的教育程度與支持是避免子女成為尼特族的重要保護因子；給予男生自主性會有負向的影響；當女生成長在一個比較嚴格管教的家庭時，容易成為尼特族。Berloff, Matteazzi & Villa (2016) 透過量化研究發現生涯的現

象具有世代的遞移性，透過歐洲地區跨時代且跨國界的相關數據分析，發現家庭的代間就業狀態會影響個體進行生涯的選擇。同時也發現母親對於家庭整體的影響最大，父親主要會對於兒子的就業選擇有所影響。Smith, Crosnoe & Choa(2016) 主要針對美國 1979 年與 1997 年兩個世代 16-32 歲的年輕人進行調查，研究發現 1997 世代的年輕人相較於 1979 年世代，較不可能完成學業、完全投入職場、結婚或建立家庭成為父母。在家境較不好的年輕人中，較容易出現翹課；而在家境比較好的年輕人中，逐漸較少人投入於職場中，也比較少生孩子。透過這些研究，發現家庭經濟水準、家庭的就業狀態與父母的職業選擇對於下一代就業選擇的影響是可預見的。若進一步審思其中的心理特質與狀態，待業者的心理狀態與期待的真實樣貌為何？

針對尼特族的相關心理狀態，Moullin, Waldfogel & Washbrook (2014) 經由文獻整理，連結依附理論相關論述與青年政策檢討，發現親職教育對於孩童的一生有重大的影響，缺乏安全依附的青年可能成為尼特族，也較不容易有好的社交關係和好的工作。Lin (2016) 則發現美國地區的尼特族普遍不喜歡參與社交活動，人際的資本較為薄弱。研究者發現當代多樣家庭型態的出現，導致家庭形式與社交的形式都相較過去以往更加的不穩定。個體的社會資本代表其在人際關係中會呈現何種型態，而穩定的關係結構是人在社會上獨立、成長的基礎。該研究主要針對不同族群的社會資本進行調查，發現尼特族的社會資本（社會信任、公民參與、社交互動等）較為薄弱，較少參與相關人際活動。而 Gabriel (2015) 透過半結構式訪談進行尼特族生活經驗的調查，以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生命全程觀點 (a lifespan perspective) 和生態系統理論 (Eco-systemic theory) 進行尼特族的分析與詮釋。研究發現，儘管許多的青年們有不同的「艱

難」的經歷，然而，大多數的人仍展現樂觀、自信的態面對未來。而重要的支持性因子主要來自於自我的內在資源與重要他人的幫助，他們也感覺自己在離開學校前或後都需要更多預備與建議以能在未來進入成年的生活。透過這些研究，發現對於尼特族而言，有重要他人的支持與建議，甚至相關職涯準備、生活相關的對話，對於他們來說都是重要的支持性因子。不論在於依附狀態、自我價值感與自信等方面，在學校與職場的轉換階段，面對許多的不穩定與變動時，社交的支持進一步成為能夠繼續進行生涯尋找的重要因子。

尼特族現象文化適應性方面，Cuzzocrea (2014) 藉由文獻整理，發現義大利 15 至 29 歲的青年中約有 23.4% 的尼特族，因為家庭願意充分的供給青年生活所需，在當地的文化中，家庭所象徵的是一種公共性的服務機構。研究者認為當局應該思考尼特族的定義是否具有文化的特殊性，而非一味的跟從，給予當地青年錯誤的「標籤」，造成不必要的誤解與社會汙名。

分析近幾年國外所發表的相關文獻發現：第一，重視家庭不同因素變項對於個體之影響，包含親職教育、依附型態、家系文化、家庭背景、父母教育程度等，逐漸地取替一種單純注重個體的研究視框，進一步聯想於家庭與個體生涯的聯繫。關於家庭，如同 Moullin 等人 (2014) 的研究，發現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建立會影響孩子的依附行為，在長大後會影響人際互動，也因此較難找到好的工作。Alfieri 等人 (2015) 透過研究發現家庭變項 (父母教育程度、關係品質、父母管教程度、支持度與自主性) 與尼特族之間的關係性。自我的脈絡源自於家庭，因此當我們進行尼特族相關自我內在價值的研究時，逐漸地重新思考研究參與者的成長背景是什麼，而在那樣的環境下，長成了什麼樣子的他，而他又是被成長過程中什麼樣的對待所捆綁住，導致無法成為自己，而選擇遁隱。

第二，重視跨世代比較與追蹤研究：Berloffa 等人(2016)與 Smith 等人(2016)兩個研究團隊透過不同世代、不同年齡層的尼特族「延續」現象。所關注的不僅在於特定的年齡，而是繼續關注此族群後續的生涯狀況並透過量化巨量的資料實體展現世代的差異。回顧尼特族的發展史，從英國 1999 年提出尼特族現象至 2008 年全世界的金融大海嘯，加上多元文化等因素影響，年代社經環境的差異對個體的影響透過比較性的研究與調查因而得以被看見。透過追蹤研究，發現尼特族原生家庭與尼特族本身的一種相關性，此有助於政府、社會與相關工作者更深入瞭解與協助。

第三，現象的文化省思，不同地區開始透過該國文化的洞見，思考「尼特族」是否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社會問題，抑或者是一種文化下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Cuzzocrea (2014) 透過不同資料的比對分析遍布歐洲的尼特族現象，在研究者所身處的義大利，透過這樣的族群定義，乍然發現該國 15 至 29 歲的青年為所定義的尼特族人數比例達到 23.4%。不同的數據歷歷描述青年失業、待業的現象，卻也使作者重新反思該國的文化與社會狀態。研究者認為尼特族的概念存在一種絕對的「好」與「壞」的區分，而忽略了該族群面對現今變遷快速的社會環境所感受的心理矛盾。

第四，增加對於尼特族群的心理洞察，透過訪談瞭解受訪者的心理歷程。在社會建構主義的視框之下，研究者靠近尼特族的生活，相較於普查所得到的顯現象的表現，研究者透過訪談刻寫出尼特族的心理歷程，連結他們更真實的生活故事。取替一種專家的視野，透過平等、同在的質性訪談研究，使得相關論述與探討得以更加廣泛，有助於瞭解相關政策與方案於該年齡層的助益與阻礙。

第二節 當代生涯發展理論

本節將多位學者對於生涯發展的觀點進行簡介，概述當代「生涯發展」的主流理論。不同的學者對於生涯有不同的看法，根據金樹人（2011）之統整，認為「生涯是一生當中依序發展各種職業生活位置的綜合體」，且「生涯是可以主動塑造，生涯是透過生涯轉換過程中的生涯決定來完成。」因循這樣的精神，本章將分別介紹相關的生涯發展理論，並進一步論述敘事取向生涯理論所闡述的觀點。

壹、Ginzberg, Ginsburg, Axelrad 和 Hreima 的生涯發展階段論

在 Ginzberg, Ginsburg, Axelrad 和 Hreima（1951）的生涯發展理論中，認為個體在成長過程中，會持續不斷做著許多選擇，而社會文化環境、個人的成長歷程、人格特質、自我價值觀、教育機會與工作機會等都會影響個體進行職業選擇的過程。而 Ginzberg 等人（1951）認為個人生涯發展階段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幻想階段（11 歲前）：初期為純粹遊戲，逐漸透過遊戲中獲得工作的觀念；（2）試驗階段（11 至 17 歲）：逐漸瞭解工作對個人的要求，漸漸發展個人興趣、能力與價值觀等；（3）實現階段（17 歲到成年初期）：能力及興趣的統整，進一步發展個人的價值觀念，職業選擇逐漸有特定的方向。

Ginzberg（1970, 1972, 1984）認為職業選擇會在一生中不斷進行；儘管選擇是可改變的，卻也暗示了個人生涯發展所面臨的阻礙。Ginzberg 認為職業選擇的過程往往太過樂觀，因為我們應該評估個人需求和共作環境所可能產生的限制和機會是否能相抗衡。雖然個體進行職業選擇時多只注重在興趣、能力和價值觀的發展上，透過 Ginzberg 的闡述，使我們進一步瞭解進行職業選擇所面臨的現實考量。這樣不斷進行的職業選擇，也代表著個體逐漸靠近自己最適配的工作場域。

貳、 Super 生涯發展階段論概述

Super (1976) 擴展了 Ginzberg 等人 (1951) 的理論，進一步將人的生涯發展分為五個階段：(1) 成長期 (growth)，出生至 14、15 歲：逐漸發展自我概念與認同，產生學習行為；(2) 探索期 (exploratory)，15 至 24 歲：於學校與相關工作體驗中進行角色與職業探索；(3) 建立期 (establishment)，25 歲至 44 歲：確定職業領域；(4) 維持期 (maintenance)，45 至 64 歲：地位穩固但也面臨新進人員挑戰；以及 (5) 衰退期 (decline)，65 歲以上：身心衰退，從工作引退 (引自金樹人，2011)。

Super 認為生涯是生活裡各種事態的連續演進方向，它統合了人一生中依序發展的各種職業和生活的角色，由個人對工作的獻身而流露出獨特的自我發展形式；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生自青春至退休之後，一連串有酬或無酬職位之綜合。因此，除了職業之外，尚包括任何和工作有關的角色，如學生、受雇者及退休者；甚至也包含了副業、家庭、公民的角色 (引自金樹人，2011)。林繼偉、黃小芬、邱春蘭、蔣琳琳 (2007) 提到生涯發展是生命全程的課題，同時也認同 Super 的觀點，認為生涯發展的過程主要是發展與完成自我概念，自我概念與自我價值觀的實現可透過對職業的認知、試探、選擇、適應發展而更加成熟並達成自我實現。生涯是以人為中心的，只有在個人尋求它的時候它才存在；而人彷彿有一種驅力，總是會讓自己尋找自己的認同，並將所認識的自己融入到工作中，並且實踐自我 (Super, 1976/1980)。

生涯整合了我們一生中經歷的職業與生活，藉由當事人對於工作的貢獻形成獨特的自我發展。我們在生活中則是透過各種角色的參與而產生統整的自我概念。Sharf (1997) 認為 Super 所提出的理論中，最基本的假設有三個層面：(1) 生理

學層面：遺傳傾向與地域層面（母國）；（2）心理學層面：需求、價值觀、興趣、才能、能力和特殊性向的發展，這些特徵造就了個人人格發展以及其成就；以及（3）社會—經濟層面：個人所處的社區、學校、家庭和同儕團體，再加上經濟狀況和勞動力市場等。

不管一個人願不願意，每個人踏入學校之後，終其一生，都有機會在不同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從結婚到謀得第一個職業開始，不同的角色先後或同時在人生的舞台上層見疊出，直至退休。在某一個角色上成功，可能帶動其他角色的成功；反之亦然（金樹人，2011）。Super 大致給予了我們一個生涯發展的雛型，透過跨文化的分析，讓我們瞭解個體的生涯樣態。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取徑中，其中的生涯發展模式，如同 Sharf（1997）所提到的三大層面，人彼此之間會因為生理、心理與社會—經濟的環境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生涯發展內涵。

參、Gottfredson 的生涯發展階段論

Gottfredson（1981）以設限（circumscription）及妥協（compromise）的概念以詮釋人如何進行職業目標的設定。所謂「設限」，是指個體按照自我觀念的發展而凝聚生命的目標，確認自己終生所選定的職業；而所謂「妥協」，則意指個人在進行選擇時，就所有考量因素中瞭解自己應該堅持與放棄的相關因素。

關於自我觀念，Gottfredson 認為個人除了瞭解「自己是誰？」、「自己想成為誰？」，也應該瞭解「自己不想做什麼？」、「自己不要什麼？」。而人也應該建立並認識自己的工作世界，認為四個發展階段以擴展自己的工作世界：（1）權力傾向期，3 至 5 歲；（2）性別角色傾向期，6 至 8 歲；（3）社會價值傾向期，9 至 13 歲；以及（4）自我傾向期，14 歲以後。

(1) 權力傾向期

第一個階段，權力傾向期發生在 3 到 5 歲的時候，產生對大小和權力的辨位。在這個階段裡，兒童可以瞭解「變成大人」的這個概念，因為他們看得出自己和成人之間體格大小的差異。

(2) 性別角色傾向期

到了第二個階段，6 到 8 歲的時候，他們便發展出對性別角色的辨位，開始知道男生和女生之間的不同，他們的生涯抉擇也會受到自己對性別角色看法的影響。

(3) 社會價值傾向期

第三個階段，大約是 9 到 13 歲，他們會被社會階級的抽象觀念所影響，在這個階段裡，名聲地位成了生涯抉擇的重要因素。

(4) 自我傾向期

第四個階段，發生在 14 歲以後，青少年變得比較內省，並逐漸發展出較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對別人的認知能力。因為受到自我觀點、性別角色和名聲地位的影響，他們對職業的抱負也會發展出一套深入的看法。

Gottfredson 的理論主要論述了個體在社會文化與自我發展彼此交互影響的過程中，最後如何塑造了自我，而自我又如何因此選擇了符合自己價值觀的工作。在這樣的過程中，Gottfredson 理論所重視的是個體自我省思與外在體察的能力，並進一步認為性別角色和名聲地位是很重要的影響關鍵，這種對性別和社會地位的考量，通常並不是其他生涯發展理論所強調的重點；透過 Gottfredson 的論述，讓我們瞭解到內在價值觀對於個體職業選擇的影響力。

第三節 後現代社會建構思潮與敘事取向的生涯諮商

Gergen 提出的社會建構論使得我們重新思考語言的價值與意義，面對變動且多元的社會處境，使我們更加重視人在所處場域所創造的「話語」。周志建(2002)認為對於一個人來說，社會與文化的影響對於個體的成長與發展更為重要，所謂的真實，實際上會透過我們在「處境」中的互動與遭遇產生。延續這樣的脈絡，周志建(2002)整理了後現代心理治療的特色為：(一)後現代心理學的興趣在於意義的產生；(二)打破專家的權威階級化；(三)後現代主義者放棄對本質與共通性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多變性與多元性；以及(四)後現代重視的是語言的敘說。二十一世紀的工作場域面臨許多的變化與挑戰(陳滢嫻, 2016)，面對這樣的產業與工作型態變化，當代生涯的選擇便需要有不同的觀點與論述以支持並符合當代人們心理的需求，引導人們能選擇「適配」自己的工作。黃素菲(2016)認為當代的人們逐漸要面對的是不斷變動的工作場域，因為這樣的「變動」，使得年輕人延後進入成人階段；另一方面，因為價值觀較為多元且尚未出現另一個共同的「集體敘事生涯路徑」，所重視的生涯價值觀將回歸主體並以主體主觀滿意感作為生涯選擇的焦點。在這樣的思潮之下，Savickas(1993)提到有六種後現代思潮(引自金樹人, 2011)：

(一)不再有專家：諮商師在諮商室中成為一位文化工作者(cultural worker)，協助當事人開啟新的生涯視框找回自己的主體。

(二)「授權」取代「適配」：後現代的視框之中，多元的特質被肯定與接納，由當事人發軔自己所期待的生涯路徑。

(三)重寫「大敘事」：多元文化並存的世代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涯發展進程」，並未存在所謂共有的「敘事」。

(四) 生涯是個人的專屬：諮商師需要更加深入於當事人的主觀世界，透過對於主體視野的關注重新的協助他們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生涯規劃。

(五) 生涯發展理論並非諮商理論：透過對於當事人的生涯決定歷程，促使當事人發明 (invention) 與建構 (construction) 自己的生命意義。

(六) 「故事」取代「分數」：後現代的生涯諮商逐漸重視自傳的論述與意義的找尋，而當事人也在自己的生命故事中找到自己的生涯方向。

敘事諮商所重視的是生命的意義與主觀的價值感，是透過當事人的生命探索，從中建構出屬於當事人的生命目標。敘事諮商會逐漸增強當事人的自我感，賦能並且賦權，使其願意「長出」自己的樣子，透過自己的生命模型「找到」自己的生命脈絡 (黃素菲, 2016)。余德慧 (2001) 提到，我們一出生便活在語言裡，於是我們意識到的東西也就立刻在語言世界中給了出來。因此，透過敘說、敘事 (Narrative) 的過程，我們對於自己有更多的看見與理解。人們的生命述說與對於自己生命意義的歸因，會透過生命主題的統整「顯明」，透過自己的生命故事，展現了自己的獨特性，也解釋了自己生活的意義 (Savickas, 2005)。Savickas (2013) 的敘事取向生涯諮商所重視的為：(一) 認同敘事：理解人在社會人際中的自我價值；(二) 生涯主題：是人生涯的主軸，協助人找回過去、看到現在的自己並找到未來發展的方向，從中建構自己的生命意義。周志建 (2012) 說：「說故事，是一種『轉身』，一種反身自照。」對於當代的人們來說，有太多的價值觀框架在自己的身上，不論是文化、民族、家庭、人際等，一再地使得自我像是失去自

由一樣無法「成為一個本然性的我」，而是成為「別人眼中的我」。面對後現代的生涯，黃素菲（2016）認為社會的價值認同將從集體敘事的路徑走向多元，並且逐漸地重視個體生涯的獨特性、主體性與不可取代性。在於敘事取向的生涯諮商中，也將主要著眼於當事人生命意義的創造，使當事人能對於自己的生涯敘說產生改變、提升對於自己的生涯關注、增進自我覺察、提高自信心並促進生涯決定；未來的生涯價值所重視的將是能否瞭解自己與接近自己，不論選擇何種的工作或生涯型態，是使當事人能夠掌握屬於他的生命藍圖，給予他重要的生命鑰匙（陳滢嫻，2016）。



第四節 家庭文化動力相關研究

壹、華人的家庭特性

金樹人(2011)認為自我狀態有兩種生命情態：「人之所有」與「人之所是」，「人之所有」的生存目標大多來自於社會和文化，表示個體藉由工作來定義「我」的主體；而「人之所是」則是以「我」作為活動的主體，透過自我實現而能夠自在、活潑與自信。在進行「青年待業者」的文獻回顧時，發現許多文獻主要著墨在「個體」自己尋找工作的過程（李易駿、古允文，2007；林繼偉等人，2007；黃民凱，2012；林孟璋，2013），台灣社會因為仍屬於較為家庭取向的生活模式，多以家庭做為自己生涯選擇的參照（吳宜真、賈紅鶯，2012），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家庭的脈絡來瞭解家庭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影響。

家庭脈絡是華人社會中重要的生命發展要素，對於家庭的需求如同一種本能，會引導自己重回到這一條文化的脈絡之中。然而，常常因著這樣的文化脈絡，使得當事人只能活在「人之所有」的層次，而往往難以進入「人之所是」。蕭景容與徐巧玲（2011）提到，家人關係交織著生命早期經驗的脈絡，也形塑了人們關係互動的模式。Adler（1927）說到：「人的人生原型會在四、五歲建立，父母的教養行為與對待會對人產生重要的影響。早期的生長環境條件會影響他的生命發展。」家庭對於一個人的影響是「生命全程」的影響，是否能轉化這樣的影響則有賴於當事人是否看到自己所存在的「文化框架價值觀」重新選擇自己的生命路徑。周建志（2012）曾說：「本以為，唯有知道自己是誰，人才能做出選擇。現在才明白：唯有當我願意做出選擇，於是，我才更加確認『我是誰』。」當我們開始願意認識自己的背景，選擇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徑並寫下自己的生涯劇本的時候，我們才開始進入「人之所是」的存在脈絡。

楊國樞(1992)提到，華人具有幾項別於西方的社會特性：(1) 家族取向：亦稱為家庭集體主義，華人易將家庭結構型態與運作原則、倫理關係、角色關係、待人處事觀念、態度及行為等概念，概化到非家庭團體中；(2) 關係取向：華人易將關係中界定自己的角色或身分，而不同的角色之間有其相對的行為規範，具有回報性，重視關係的和諧，強調緣分及不同親疏遠近的關係；(3) 權威取向：華人對於權威的存在很敏感，對於職位和身分格外重視，對於權威易形成崇拜和依賴；(4) 他人取向：華人重視眾人的意見，顧慮人意，順從他人，注意規範，重視名譽等(引自金樹人，2011)。余德慧與顧瑜君(2000)也發現華人家庭文化中親子關係的「共生與連結」，父母對於兒女有撫育和要求服從的責任與權利。在華人一種親情的無限擴張的管縛傳統下，個體在進行生涯抉擇時便有許多對於「家庭」部分的考量。關於華人家庭中的家庭互動，有較多父母的關心與照顧，父母也多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與自己所受的價值觀來進行子女的教育。在林繼偉等人(2007)的研究中便發現工作者彼此共通的「家庭思維」：「為家扛起責任」、「受家庭觀念的影響」與「繼承家庭思維」。並發現一種即便歷經風霜，最後仍走向安靜平穩家庭的生涯模式。而王秀槐(2015)進一步整理並發現華人文化中有兩項生涯特質：(1)「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生涯價值觀；以及(2) 社會與家庭對於功名的追尋。關於第一點，王秀槐認為在儒家思想教導人們以「好學、力行、知恥」的方法修身，以培養具有「仁道」精神的君子；因為歷史的因素，自隋代以來多透過科舉考試使得平民能夠晉升達官貴族，因此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生涯價值觀。關於第二點，則是因為在達官顯要的家庭中，為了延續自己家庭的名聲，而多期待子孫們能勤於讀書，使家庭能夠「光耀門楣」。家庭在華人的生涯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她認為傳統華人社會普遍受到

儒家文化的影響，若直接將西方之生涯理論直接套用於華人青年身上，會忽略華人社會的文化特殊性。

王秀槐（2015）透過研究發現在華人關係文化所塑造的父母—子女義務，塑造了子女於生涯選擇的五種型態：「以我為榮」型、「和諧平穩」型、「自我翱翔」型、「請您放心」型、「證明自己」型五類。華人家庭子女在進行生涯決定會首先知覺父母的生涯信念內容，才一步發展自我的因應方式，而後塑造個體生涯決定的信念。在華人世界中，父母的認同與支持對於青年而言是一種關鍵的力量。

王玉珍和吳麗琴（2009）透過大一學生回顧過去進行升學生涯抉擇的過程，發現不少參與者在國高中的選擇仍聽從父母的建議與選擇，即便是有自主性的同學，對於獲得父母的同意仍付出極大的努力。許多人在求學的適應方面，因為父母的鼓勵與協助才能克服學習適應問題。延續這樣的觀點，龔蕾（2016）發現一開始個體可能會有「生涯以家族為重」、「生涯期待反映父母自身經驗」、「父母主導生涯取向」、「生涯以父母面子為首要」、「彈性與改變」、「刻板印象」、「意願重於興趣」等來自於父母所給予的信念。隨年齡的增長與視野的增加，個體的表現會有「前期之聽話」、「中期之萌生自主」、「後期之自我成熟」三個階段。她發現華人社會中，個體的生涯選擇仍有與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一致的方面，包含：個體生涯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設定目標、生涯決定行動。而家庭所給予的負向信念、權威主義，容易減少子女於自我感知的建立與生涯探索的機會，限制了孩子的發展。透過龔蕾（2016）的研究，發現父母所給予的價值觀會初步引導當事人對於自己生涯的期許，隨著當事人的經歷增加並累積足夠的成功經驗，便能啟動自己的生涯自我效能，開展屬於自己的生涯。

另一方面，王叢桂、羅國英（2009/2011）發現 1990 年世代因為同時受到了

傳統社會與西方個人取向文化的影響，在家庭中發現父母常常埋首於工作而忽略生活的品質，因此生涯的規畫方面逐漸會花更多時間探索自己的工作。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因為同期的家庭人數較少，不像過去父母世代有較多的親族同住在附近，所以較缺乏待人處事的經驗也比較不重視人情世故。對於這一個新的世代，即使生活在華人文化中，傳統上會注重較多社會取向的外在酬賞，如地位、收入、名聲、權勢等。隨著時代發展，近期的台灣社會風氣逐間開放與西化，普遍社會大眾也有較廣的國際的視野。在職業選擇上因為父母有經濟上的保障，相較於過去，現在的父母較不需要兒女的經濟回饋，因此在職業選擇上比較敢於創新與探索自我的興趣及可能的成長。王叢桂和羅國英（2009）認為他們相較於過去的人們更重視追尋創意、心理層次的滿足與自主獨立的生活，同時也因為後現代的人文社會觀逐漸興起，鼓勵人們開創與建立自我。在華人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普遍而言是緊密陷溺的，因此常會有親代對於子代的「操煩」，而與青年在生涯的選擇上有所「爭執」，唯有遭遇親子壓力事件之後，華人子女才能抓回生涯決定權（龔蕾，2016）。

吳宜真與賈紅鶯（2012）認為華人社會中仍多是以家庭做為自己生涯選擇的參照，不同的家庭風格對於青年的生涯選擇會有很大的原初影響。若以家庭系統觀的觀點來看其對於華人的生涯抉擇，可以初步給予當事人一個方向與參考。家庭對於華人而言是一個「我」的空間，而「我」的成長與變遷，其實相應也會影響到整個家庭的發展。開創性的世代，跳脫上一代所關注和重視的價值觀，對於他們而言，傳統儒家文化提倡的「禮」與「法」並不那樣重要，反而重新尋找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目的性與本初性。即便所面臨的外在環境在他們的長輩眼中有許多的危機，依然選擇兼顧自我發展與自我全能的期待。不同於父母世代於工作

時有許多獨自克服的煎熬與對於家庭的犧牲，新世代人們在成長背景過程中因為父母較寬容的照顧，有著不同的工作價值觀。雖然他們的父母可能依舊是拚命三郎型的父母，但是來自於社會潮流的影響依舊使自己更加獨立尋找自己的潛在發展。因此王叢桂與羅國英（2011）發現現今社會中的年輕世代相較於他們的父母傾向將工作場域中的人際關係視為一種工具性的社會關係，減少了工作場域的人情交流，反而更重視自我成長、獨立與生活的均衡、權勢與財富，而減少了傳統中的「面子」與「寡欲不爭」的傳統價值。然而，是否這代表了父母對於子女於生涯選擇的議題上便完全無立足之地？他們發現，父母在處事的價值觀依舊會影響孩子的生存信念，包括：利他服務、均衡生活、和諧本分、人情面子以及寬恕謙遜等，會隨著親子間的親密關係調節部分價值觀的傳承。父母會影響子女處世的內在價值觀，在傳遞價值觀的過程中，子女們其實是感受著上一代為人處事時所展現的態度與能力，而在生活過程中驗證、反思，並建立屬於自己的處世價值觀。如同彭滋萍和張高賓（2009）發現家庭環境中的「心靈與智慧分享」對高中職生之整體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

華人的家庭環境，更深入的觀看便是一個「關係」最初養成的環境，使彼此定等、瞭解一種同在的方法與邊界，克服一種同在而生的間隙，使其得以「越過」並找尋到來自生命的招喚。不再執著於一種存在的窠臼，在堅持和變動之中，卻有不同的兩種存在的路徑，使人一再看到生命的轉圜。家庭不單是物質與關係的維持，更重要的是延續一種價值觀與生活智慧，給予當事人對生命有所勾勒。華人青年的成長最早依賴父母的期待，依據父母所給予的信念、視框看待世界，然而其終究只是生命的一個面向，自我的發掘仍舊來自於自己的找尋和看見。走在華人的文化軌跡之上，有相較於其他文化不同的生活模式，個體終究需要尋找自

我的「立命之處」。對於華人的職涯選擇，家庭中的父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也是初步的透過家庭，使人第一次感受一種安全的依附，並給予機會能夠創建屬於自己的新的世界。家庭是人們所接觸的第一個社會樣貌，會因著家庭所給予的價值觀、信念而形塑自己對於未來生涯的展望與夢想。進行生涯選擇的人們需要重新地瞭解自己因著家庭所擁有的信念，並進一步瞭解家庭對於自己產生了何種影響和自己對於家庭價值觀的認同與不認同之處，更深入且逐漸瞭解自己所受到的影響為何。在台灣，家庭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影響因而還有許多待研究與探討的地方。

整合了上述華人的家庭文化特性，新的世代可能面臨新的生涯考驗，在中華文化的影響之下，「家庭」是台灣人生命中重要的考量因素。

貳、家庭對於「青年待業者」心理重要性

Vignoli et al. (2005) 的研究，「親子依附關係」、「青年焦慮」和「親職風格」於生涯決定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早期的依附型態到家庭教養態度，都會影響青年的生涯探索行為；就過去的研究發現，青年求學階段所面對的「職涯焦慮」主要來自於：(1) 家庭的態度；(2) 對學校—工作轉換的焦慮；以及 (3) 自己本身的焦慮特質。若是家庭能給予一安全堡壘，則能促進當事人於相關職涯的探索行為。進一步，在親子不同性別的配對中（如，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等），Pizzorno et al. (2014) 透過敘述性的探析，瞭解「同性—不同性的父母」對於當事人進行職涯選擇時的影響。他們發現，「父—子」對中教育和職業轉換的過程是主要的議題；而在「母—女」對中，自我認同的型塑則是較為注重議題。反觀華人的家庭，是否也有這樣的性別影響趨勢？

在華人的家庭結構中，個體的生涯抉擇所牽涉的範圍廣，除了考量自己的興趣、也須顧慮家人的想法等，因而有許多不同的顧慮、擔心。家庭，所給予華人文化中的是一種生涯的目標、延續與繼承。不同世代中，或許因為社會經濟的因素，導致青年族群在初期有著「認同混淆」，不知道如何找尋到自己的生涯方向。透過（李易駿、古允文，2007，引自林孟璋，2013）的研究，發現他們所研究的尼特族因社會、經濟資源的缺乏，使得自己的工作選擇受限，並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徘徊並可能因為學歷、學制與社會對於待業的他們少有保障，使得自己須受更多父母的支持。

然而，是否因為家庭太多支持且有強烈的依附致使尼特族完全不想工作？黃民凱（2012）在他的研究中發現，尼特族生涯轉銜經驗的發生發源於家庭資源與家人的支持，而日本學者齋藤環（2016）針對日本同樣出現的繭居族問題，認為家屬的支持與等待對於繭居族是重要的，而家人之間更需要有意見的交流並與相關專業者討論，俾使能更加瞭解繭居族的需求與內心想要表達的信念。齋藤環認為這樣的「等待時間」可能短則半年，長則兩、三年，但是希望父母抱持「別出手，用眼睛望著就好」的冷靜心態逐漸讓當事人嘗試「自己」尋找自己未來的生涯方向。田村毅（2015）同樣針對繭居族提出了他的看法，認為繭居族狀況的發生是源自於一種「父權迷失」的現象所產生的。他認為當許多父母失去管教孩子的信心，失去了輔導與領導孩子的能力。父親是解決繭居族問題的關鍵人物。但多數的日本家庭中，父親與小孩的關係卻非常疏離。儘管孩子小時這樣的關係狀態似乎是合宜的，但當到了青春期的父親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解決這樣的狀況需要透過家庭關係與角色功能的調整，父母之間需要溝通並充分瞭解彼此之間的教養態度使孩子階段性地回歸社會。

父母被賦予的責任之一是教導、照顧，是最原初能使當事人看到自己的「他者」。從插手、不在意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許，還存在著許多的罣礙，照顧者轉變為權威者的過程之中，「對話」始終是管道和窗口。除了在各生命階段的「進入」與「關係建立」，更重要的或許在於孩子內心認定的程度。是否內在能「過渡」一種權威。在東方的教養環境中因為親子間長期處在一種「照顧者—被照顧者」的相處模式，在關係上形成一種「高一低」位階的互動模式，長期下來，雖然生理成長至應該進行工作的時期，但在心理上還無法形成平等的「成人」對話的模式，進一步在孩子的心中仍覺自己是「孩子」，導致自我效能與實踐的受阻。

另一方面，田村毅（2015）亦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待繭居族現象，認為當孩子進入青春期，雙親必須從原本與孩子貼身的親密位置稍微退後，與孩子保持距離，不能隨時都在孩子身邊繼續給予他保護。從保護的立場撤退，將之前親自為孩子做的事全都移交給孩子，即使孩子失敗了，也不要伸手援助，就站在一點距離之外觀看孩子如何付出努力，自己克服困難。他認為若父母能把對孩子的「擔心」交還給孩子，使孩子自己主動擔心自己事情自己學習解決。如果父母願意讓孩子用他的引擎解決問題，逐漸的便能使得孩子越來越願意透過自己累積更多的生涯經驗。不論東西方，實務場域的工作者或研究者都透過經驗與研究結果顯示「家庭」對於一個人的生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樣的「家庭」對於「青年待業者」也因此具有許多重要性。

齋藤環（2016）認為繭居族這樣的現象是個人、家庭與社會三方面需要共同努力解決的議題，其中，家庭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或許父母能夠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認同，卻未必瞭解整個社會的趨勢與當事人內心中的需求與害

怕。家庭在此時成為了當事人唯一與社會的交流管道，因此更需要家庭協助「青年待業者」建立與社會的良好溝通。然而，生涯抉擇的議題具有文化的特殊性，會因為不同生理條件、心理條件與社會—經濟條件而影響個體的生涯抉擇。因此，是否這樣的觀點適合使用在華人社會之中？而在華人的家庭中又有什麼樣的文化框架，使得在「生涯」的議題上無法尋找到生活的共識？進一步整理相關華人的家庭特性與華人家庭文化動力視框的論述，研究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影響。

參、華人家庭文化動力模式的發展

傳統中華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是一種「共和」，其中並不允許「分離」與「變化」(余德慧，1991)。因為擔心所謂的「不孝」、「孽子感」和「獨居中老」的家門羞辱產生，因此在親子的關係上多是緊密且黏膩的，對於家人的關係也多藉由「怨」與「卑」的神經質感覺影響子女。父母理所當然的成為一種直向的控制，以負向的情緒支配子女的生活和生涯。在傳統社會中，大多數子女面對父母的「大手」時，多是無力拒絕而只能聽從的。這樣的家庭文化，主要來自於儒家思想的「大同」與傳統農業社會對於社會穩定的需求，為使社會具有同質性，因此會藉由許多的倫理價值觀規範，深入在家庭方面建構一種人際互動法則(楊國樞，1988)。面對社會的各種場域，多是以「家」中所受的教育、價值觀為主進行人際交流；並為了家族的「面子」，而捍衛屬於自己的家庭傳統。

隨著台灣進入現代工商社會，家庭的型態也出現許多變化。楊國樞(1988)認為「孝道」在於親子關係的影響方面強制性逐漸減弱，並進一步強調多樣化孝道的「態度」與「行為」，認為孝道的觀點應有所變化：(一)為子女所自願：自

然流露孝行、孝知、孝感與孝意；(二)為父母所接受：父母能因子女之「孝」而身心受益；以及(三)為當時法律所接受：子女之「孝」不違背社會規範。而葉光輝(2009)認為孝道的影響主要延續儒家的理念，並藉由「代間連帶理論」提出孝道雙元理論，認為孝道觀念包含「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兩種核心層面。所謂的「相互性孝道」是延續儒家「報」與「親親」的人際互動原則，主要是對於父母的生養之恩表達感謝，而在情感與精神上表達對於父母的敬愛與關心，並願意奉養和照顧父母；另一方面，權威性孝道則是延續儒家「尊尊」的原則，對於階級地位與角色義務的順從，認為子女應壓抑並犧牲自己以迎合父母。而趙文滔等學者(2016)也觀察到華人家庭的文化動力包含：(1)家庭內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的自我開展；(2)體貼他人、犧牲自己—關係和諧優於個人需要；(3)委婉、間接溝通—「剛毅木訥，近仁」；(4)用生氣與責備表達關心；以及(5)父母的教養責任—養不教，父母之過。他們進一步說到：「(台灣)親子間存在階級距離，也許和西方人習慣的親子關係範型不盡相同，但很難說孰優孰劣，因為這個階級背後還伴隨責任與保護，使得華人子女往往可以(比西方子女)享受更長時間的家庭支持與庇護。……在華人家庭中親子階級下，父母容易進入『說教模式』，殷切提醒子女言行舉止、行事為人準則，然而教育效果多半有限，甚至導致親子衝突；子女則常覺得沒有表達自己的空間。」(趙文滔等人，2016，頁272)在本研究中，也會就不同家庭互動動力進行探究與價值觀的論述。

透過許多學者專家針對華人家庭的動力整理，使我們瞭解所謂華人家庭的「樣子」、「典型」。在不同的家庭文化中，卻有許多時候會因為不同的發展成長經歷與反應模式，產生不同的教養與文化動力。「孝道」或許是一個最常被提出的「概念」，然而此時也不禁自問道：「是否在生命的過程中被時常教導所謂

的孝道？當代多元的家庭型態，一直以來被提出的華人家庭動力核心—孝，也開始產生了變化，從過去不允許離開家的「命令」、「權威」式的孝道，開始較強調相互性的「報」與「親親」等溫和、柔和的面向。「什麼是孝？」這樣的疑問也便開始浮出腦中。更進一步道出整體的家庭系統，不論家庭成員互動的階級概念、關係上互動、溝通與關心的方式、教養責任—面子等，一再地看到學者對於當代台灣家庭的悉心觀察。面對不同的家庭模式，進一步也論述當代子女針對不同情境與生涯選擇的因應之道。

肆、子女於華人家庭文化動力模式下的因應之道

關於子女於華人家庭文化中的行為模式，王叢桂(2012)延續楊國樞(2004)的雙文化自我理論與陸洛(2007)的折衷自我理論(融合西方獨立自我與中華傳統的互依包容)，進一步提出關係取向的自我理論。王叢桂(2012)認為人會因為不同的社會關係而產生不同的價值觀排序，面對不同的場合，會產生不同的行為目標與準則。當採用關係取向說明華人家庭的自我因應之道，益處在於不須將個體分類，也較能說明為何華人在不同的情境會產生不同的行為反應。因此，若從關係取向的角度而言，面對台灣當今進入服務業為主的社會經濟型態和高度的都市化，子女多會脫離家庭的約束而在都市生活。

針對生涯選擇，王秀槐(2015)發現華人文化脈絡中，父母對於子女出現的期待包含：(1)「無所要求」型：意指父母對於子女的學業與事業無所期望，只要完成學習父母都接受未來子女的發展；(2)「只求穩定」型：意指父母不奢求子女有高的成就，只期待能把本分做好並有穩定的工作；以及(3)「成龍成鳳」型：意指父母希望子女能在學業或事業上往上層階級流動。

而子女的因應型態則有：(1)「以我為榮」型：意指子女選擇的生涯路線符合父母的期待，並立下鴻鵠之志期待父母以之為榮；(2)「和諧平穩」型：意指子女的選擇與父母的期待接近，彼此對於生涯的共識是平穩安逸；(3)「自我翱翔」型：意指父母對於子女的生涯選擇沒有太多的意見，僅提供一些意見，給予子女較多空間；(4)「請您放心」型：意指子女的職涯選擇與父母期待不同，但父母期待也不高，只希望子女能擁有自己的收入，不必為他們擔心生活；以及(5)「證明自己」型：意指子女的選擇與父母的期待並不相同，但子女希望投入較多在自己所選擇的目標，期待有一天證明自己的能力與選擇。

王秀槐(2015)發現當子女不希望朝向父母的想法時，所帶著的價值觀是「走出自己的路」，會藉由溝通與互動維繫與父母之間的關係，並以「證明自己」與「請您放心」兩種因應策略進行生涯抉擇。他們多是為了能夠「尋找自我認同感」與「興趣發展」，而選擇了另一種生涯發展的型態。

另一方面，洪瑞斌(2017)延續王秀槐(2002)的論述，進一步發現了四種型態的生涯主題，包含：(1)「他人取向」型：意指生涯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他人，而重要他人(如：父母等)會更具有決定性與影響力；(2)「自我取向」型：反映當事人的生涯發展主要會依循自己的興趣，在成長的過程中，當事人有機會接觸與探觸不同的興趣活動，並在追隨的過程中提升自信與自我效能，以自信的追隨自己的想法與決定；(3)「居間取向」型：此類型的選擇歷程較為複雜，包含「他人取向」型與「自我取向」型的互動、辯證與調節，並會有「往復協商」型、「折衷平衡」型、「衝突堅持」型與「迂迴化解」型；以及(4)「無動力取向」型：反映當事人在生涯發展的過程中缺乏明確的動力方向，包含：「社會價值觀與期待的未建立」與「自我興趣與能力的未栽培」。

華人家庭對於個體的影響，是深層而內化的，面對生涯的抉擇，也因此不論在文化的基礎上、自我生命經驗的累積中，個體會逐漸的發展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生命歷程。透過相關的研究，我們看到的是家庭不同的教養信念所發展出來的不同生涯選擇型態。針對子女的互動與生涯選擇型態，儘管有許多時候我們會認知文化的影響、家庭的因素或自我的期許等；然而，面對許多的質疑與疑問，趙文滔等人（2016）給予我們一個建議：「文化就像樹根，雖然在地面上看不到，卻是養分的來源和生命的支撐。貿然斷根的作法，必然會讓千年老樹失去生命力。」自我的生涯歷程是一個辯證的過程（洪瑞斌，2017），不論是與自我、家庭或者外界的社會。唯有透過往復的交流與傳承演替中，生命才能進一步的獲得完全，並且得以在連結的過程中淵遠流長。

針對不論在家庭的互動、生涯的選擇或人生的各種抉擇，家庭終究給予我們第一手的參考與諮詢，奠基在自己的家庭經驗中，我們有機會能夠學習與改變。面對不同的因應、選擇與關係模式，是否我們有權評斷其好壞而絕對的指引一個人所應行與應選擇的模式？儘管相關研究整理了部分華人生涯選擇的樣態，針對當代社會中所出現的待業青年，究竟其在與父母的互動模式中會如何呈現？而進一步，面對父母的期許，是否其會遵循？面對自我的生涯，當代的青年待業者面對自我、家庭、社會與世界的內在辯證歷程又會如何經歷？針對上述尚未解開之疑問，也期待能透過本研究更進一步的闡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說明整體研究之方法、設計與程序，分為七節：第一節探討研究取向與方法；第二節說明整體研究流程；第三節說明研究參與者在研究中之界定、選擇與相關招募資訊流程；第四節為研究工具之介紹；第五節為研究資料之蒐集與分析；第六節為研究品質檢核之方法；以及第七節說明相關研究倫理的議題。

第一節 研究取向與方法

質性研究

第一次與質性研究的相遇，是回顧一段自己的助人經驗與自己在機構中的認同，並在過程中回顧與省思「自我」與「助人關係場域」存在樣貌。這一段經歷回顧與省思，採取「日記回顧式」的自我敘說，首先透過日記重建並還原進行實習場域的「當下」建構成故事呈現這一段經歷，完整敘說過程的所見所聞。周志建（2012）提到，「說故事也是一種進入自我心靈深處的管道，故事讓我們與『所有的自己』同在，並讓我們對於自己是誰，感到自在。」透過質性研究的理路開展了資料的豐富，並重新把人「全面性且細緻」的看待。如同黃民凱（2012）所說：「與量化研究相比起來，採用質性研究可以更精緻探討研究問題中的組成要素、變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解釋變項間的關係；除此之外，亦可解答在量化研究中被簡化的回答。」主體心智世界所蘊含的經驗意義，透過主體的敘說和感性的揭露，回歸與生活世界的互動而彰顯出來（高淑清，2008）。

本研究除了瞭解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影響，同時以另一種途徑，說出待業者所感受並經歷的生命故事，訪談中會蒐集當事人的主體感受。高淑清（2008）提到，透過訪談蒐集當事人對於特定事件或生活經驗的感受是一種

研究的另闢蹊徑，找尋在既定世界的外在空間。而透過質性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透過結構化與非結構化的訪談方法使受訪者有更多彈性空間以說出對於生活的經驗與主觀感受。首先「拋擲」既定的世界觀，重新塑造一個安全包容的環境接納「當事人」的樣子；更進一步，透過 Steinar Kvale（1996，引自高淑清，2008，頁 117-119）提到質性深度訪談意涵的 12 項層面引導訪談的進行：

（一）生活世界；（二）理解循環與意義探詢；（三）質性知識的蒐集；（四）描述的訊息；（五）特定情境；（六）從容開放、天真無邪；（七）聚焦非漫談；（八）曖昧不明性；（九）覺察與改變；（十）敏感度；（十一）重視人際互動；以及（十二）正向經驗。

深度訪談牽涉到正向經驗的體悟，對於受訪者而言，可能沒碰過一個人如此願意投入、真心傾聽自己的遭遇；也不曾向一個人傾吐自己的難處，在彼此真誠互惠的對待中，對於彼此能給予許多的正向經驗與支持，使彼此在過程中互相受益。

第二節 研究流程

生涯故事進行的三階段

研究參考張致維（2008）進行生命敘說（life Narrative）所採用的三個階段，並以此作為本研究「青年待業者」生涯故事形成的步驟：

（一）初步階段：透過發想與個人動機整理進行研究題目之選擇，之後選擇合宜的研究對象，並建立關係，決定進行研究訪談之紀錄形式。

（二）資料蒐集階段：思考訪談方向並依據研究目的設計問題，包含生命經

驗、創作歷程的外在事實陳述、內在情感的探索和內在觀點的表達三個方向。訪談的開始需要透過關係建立，透過一般性的問題慢慢發展成依據研究目的需求之問題，並將資料依據現實生活時間序列排序。

(三) 分析、解釋和呈現階段：將錄音檔與田野筆記謄寫成文字檔案，進行主題探究與分析，接著進行主題擷取、重要事件浮出、生命轉捩點等進行分析，最後進行結論撰寫。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壹、研究參與者之界定與選擇

本研究研究參與者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定義之青年，選擇 15 至 29 歲之男性與女性進行訪談研究，研究參與者為一年以上未有相關正職經驗工作者，招募 6 位研究參與者。而為避免擴大解釋，因此將結婚成為家管、重大傷病與傷殘導致無法工作等排除於研究參與者的考慮範圍。

年齡的界定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6) 所認定之青年待業者族群，為 15 至 29 歲之男性與女性青年；平均失業週數方面，行政院主計處 (2016) 公布台灣 2015 年的整體失業週期：15 至 24 歲者為 18.11 週 (約 4.5 個月)；25 至 44 歲者為 27.41 週 (約 6.75 個月)；本研究為了能訪談到更為深刻的待業歷程與家庭動力的發展，因此與專家進行討論，將研究參與者之選取標準訂為「一年以上未有相關正職經驗工作者」。

貳、研究參與者來源

相較於量化研究以機率抽樣取得受試，質性研究多以樣本的資料豐富性作為

考量，雖然可能樣本較少，但注重代表性，因此使用非隨機抽樣之立意抽樣（purposeful）進行受試的選取（林孟璋，2013），本研究選擇 15 至 29 歲之男性與女性進行訪談研究，研究參與者為一年以上未有相關正職經驗工作者。並進一步從現有研究參與者中尋求協助，以找到符合研究條件之適當人選並擴大樣本範圍，如同量化研究中的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張致維，2008）。而受試者的招募則透過 FB 等網路交友平台邀請。當訪談內容出現重複，並且無法再提供新思維時便達到資料飽和（data saturation）。

參、研究參與者資料

研究參與者資料整理如下表 3-1。本次研究受訪者共 6 名，依序按照訪談的順序，將受訪者的代號命名為 A、B、C、D、E 與 F；共有女性 2 位，男性 4 位；研究參與者的待業時間約在 1 年至 2 年 5 個月之間；教育程度皆為大學。其中有工作經驗者為 A、B、C 與 F，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

代號	性別	出生年份	教育程度	待業前狀態	待業時間	工作時間
A	女	民 79	大學	教育訓練 專員	1 年 3 個月	3 年 5 個月
B	男	民 80	大學	補習班 兼職講師	2 年 4 個月	3 年
C	女	民 79	大學	飯店業前台	2 年	1 年 5 個月
D	男	民 79	大學	無	1 年	無
E	男	民 80	大學	無	1 年 5 個月	無
F	男	民 77	大學	企業工程師	1 年 3 個月	2 年 6 個月

第四節 研究工具

壹、正式研究訪談工具

金樹人(2011)提到，中國人自身的存在脈絡，從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一層層的推行出去，外緣的主流論述順著這個脈絡一環環的傳遞進來。與「身」最貼近的脈絡就是「家」。個人的生涯規劃深受薰染，無法對於這些脈絡所傳遞的訊息視而不見。整理著華人文化的家庭動力，也變發現了「家」對於一個人生涯影響的重要性。在現行對於「青年待業者」的研究中，在於「家庭」與個人生涯方向的重視逐漸增加，因此，沿著文獻整理的脈絡，進一步透過「生涯家庭圖」瞭解「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當事人的影響。訪談部分參酌金樹人(2011)之「生涯家庭圖」訪談大綱，並視與當事人的對話脈絡進行增修。此外，也在專家學者的建議之下，加入「重要生命事件」的訪問，增加研究參與者對於其生命敘說的深度與廣度，深入瞭解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歷程。

正式的研究訪談工具訂定依據黃民凱(2012)之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依相關文獻設計前導性訪談大綱、訪談引導初稿，經由專家給予建議後修改與定稿。第二，在結束前導性訪談後，依據過程的反思並參考專家所給予之建議，修訂研究訪談大綱及訪談導引中所出現的缺失，以確定正式研究的訪談大綱並收錄於附錄一。本訪談大綱為初步的訪談架構，真實的訪談內容會進一步貼近受訪者的生命脈絡，詢問相關的心理變化歷程。

貳、研究者亦為研究工具

質性研究為研究者透過訪談，將自身之所見所聞整理成研究資料。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研究者須具備（藍毓人譯，2008，引自黃民凱，2012）：（一）聆聽、

消化並提問的能力；(二)快速思考並抓出談話重點與問題構思的能力；以及(三)良好的記憶力，能記錄重要的談話與等待重要的發問時機。本研究之研究者於大學與碩士班皆接受相關心理學訓練，並於兩個求學階段有過進行深度訪談的經驗與訓練：

一、精神療養機構見習生

參與「臨床心理學實習」課程，並至桃園「康新康復之家」擔任見習生。在見習過程中，學習與精神患者相處，進行訪談、記錄，並在臨床心理師的帶領之下帶領一次的認知團體，學習精神療養機構創立的精神，並更進一步的瞭解精神疾患的本質，並體會諮商倫理的重要性。

二、相關敘事研究參與經驗

參與「生命故事與自我認同」與「伴侶諮商實務與研究」課程，並與相關當事人進行記錄採訪，在過程中發現不同家庭背景、文化、價值觀等當事人之家庭氣氛、教養觀念等之影響。發現在不同的生命發展階段，如同 Erickson (1975) 所提出之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不同的角色有著所必須面對的「發展危機」；然而，卻也因為許多不同的挑戰與克服使自己或彼此有不同的成長。

參、其他

一、研究邀請函

依循立意取樣的方式，進一步激發其研究參與動機，並使潛在符合研究參與者瞭解研究動機與目的，並藉由研究過程回顧自己的生命故事。邀請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進行進一步接觸，使彼此能進行研究後續之確認等。

二、參與研究同意書

根據研究倫理精神，希望研究參與者知道其參與研究之權利，保護彼此之間的關係與研究的品質。

三、訪談札記

記錄訪談過程中的細節，使當研究者對於當事人之敘說有進一步思考與反應，豐富研究資料。同時，也使自己對於「待業者」有更多的反思與整理，釐清並建構整體的生命圖像。

四、文本檢核回饋函

為了使文本內容與分析命題能貼近當事人的真實感受，也尊重當事人使用文本的權益，將文本資料整理並與當事人探討相關詮釋與理解的正確性，並依據研究參與者的回饋進行修正。

五、錄音設備

因為蒐集口語訪談資料，因此準備相關錄音設施。進一步確認相關的電力、容量與資料的安全和保密性，確保研究參與者資料的充足與安全。

第五節 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壹、資料的蒐集

透過每一次與研究參與者之對話與紀錄和文本札記資料，取得相關研究材料。依據所編定的訪談大綱進行探問並經由錄音轉騰出之文本作為主要研究資料。訪談過程中為使受試者感受氛圍的舒適，以同理、真誠與無條件關懷之涵容態度進行，若當事人感覺自己權益受到侵犯，或者有不想回答之議題，則尊重當事人之意願與主體性，暫停相關議題訪談或終止研究。另外也透過每次訪談之資料與反

思札記，促進研究分析之完整性並使當事人之狀態得到充分的詮釋。

貳、文本資料分析步驟

透過文本蒐集的充分，進一步進行主題的釐清與聚斂。本研究主要發現華人文化下的家庭互動模式，透過文化取徑、情境觀察、眾多瑣碎訊息中的抽絲剝繭，以這樣的過程瞭解並使多種潛在的家庭樣態出現並彰顯，因此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分析的過程中參考高淑清（2008）所提出的概念，並進行：（一）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二）敘說文本的編碼；（三）整體性文本閱讀；（四）生涯故事脈絡建構與命名；（五）生涯故事解構與意義建構；（六）共同主題（common themes）的凝聚與反思（reflection）；以及（七）文本檢核與結果驗證。第七部分會在第六節研究品質的檢核進行討論。

一、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verbatim transcription）

敘說文本意指在訪談中所收集的口語資料，首先其需要被轉謄成文字稿，聆聽口語資料的過程中使研究者重新回到訪問的情景中，重新反思該現象，也產生對研究現象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同時透過當下全然的沉浸，使研究者能更貼近受訪者的心路歷程。

二、敘說文本的編碼

為使資料進行分析時能更有系統，同時進行相關受試者的區辨與劃分，減少研究上偏誤或研究結果的錯置，所以進行段落的編碼，增進研究之嚴謹度。過程將按照不同的受訪者、訪問次數與段落進行編碼，使得研究者能將文本段落依據訪談脈絡進行適切的分類，見下頁表 3-2。

表 3-2 編碼原則說明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意義	研究受訪者編號	訪談次數	文本段落
代碼	A、B、C、 D、E、F	1：第一次訪談 2：第二次訪談 3：第三次訪談	阿拉伯數字 001-999

如表 3-3 所示，為本研究編碼的過程與範例，並依據逐字稿內容進行省思，以有助於受訪者生命故事內容的建構。

表 3-3 編碼範例

逐字稿	編碼	省思
我覺得我喜歡訓練是喜歡他的成長性，可是當我在做一些不想做或很瞎的時候，我就會想，天呀，我不喜歡訓練了怎麼辦。	A1-20	無法接受自己所追求的理想 無法實現與達成，不希望功虧一篑

三、文本的整體閱讀 (holistic reading)

初次面對透過資料呈現的當事人，研究者此時需要倒空自己的既有知識，也需要一顆赤子之心與敏感度進入當事人的生活世界。將自己「括弧」的過程中，重新省思所謂的真實與真理。在既定社會價值中，當事人的成長經驗使得他這個主體產生了什麼樣的「詮釋」方法，而他所處的環境又如何深刻的影響他所知覺的「生活世界」。透過「若我是他」、「若他在我」和「從我看他」的多種角度思維中，如同一種「解構」的過程，解構了自己對待當事人的既有主觀，而後找到一種脈絡，從中發現一個平衡論述，並在這次的「整體」中開啟了下一階段「部

分」的路徑視野。

四、生涯故事脈絡建構與命名

在這個階段中，會將受訪者的訪談資料與生命經驗進行整體性的故事建構。過程中會將逐字稿段落進行初步的意義摘要，爾後會凝聚並找尋適切的意義主題並建構個別受訪者生涯故事，見表 3-4。

表 3-4 將訪稿編撰成受訪者的生涯故事

編碼	摘要	主題
A4-05 A4-06	關係上是比較傳統，較少情感上的關心。	家庭的關係互動模式
A1-34 A1-40	教育訓練在企業的心目中並沒有太大的地位	教育訓練的理想與現實
A4-13	不能做假帳和多元的成就感；能夠做自己真的是幸福的。	不同工作轉換的體會
A4-09 A4-10	可能自己蠻不習慣在一個體制下工作，覺得自己會僵化。	生命的重大轉換經驗
A2-18 A2-19 A2-21	接納各種可能	待業時的自己
A2-23 A2-25 A2-26	找到自己喜歡的領域，更有自信	現在目標與未來期許

下一個部分便是針對六位受訪者的文本進行再閱讀，重新完整地經歷不同受訪者的生命事件，進一步透過受訪者為自己生涯所做的命名標定當前自己生命的整體性樣貌，見下頁表 3-5。

表 3-5 受訪者生命主題的認定

編碼	摘要	主題
A1-16		
A1-26	「希望能為人做一點什麼」	自助助人的教育者
A1-27		
A1-30		

五、生涯故事解構與意義建構

重新理解與省思的過程，會使人一再產生「連結」與「頓悟」。彷彿大造的混沌，經驗重組的過程中，研究者經歷的不再是自己所認識的起初，一再的翻閱與重建都在形成一種「解構」。這樣的解構卻不是毫無止盡，而會停留於一種資訊的飽和與邏輯的歸結。如同「生活世界」一般，我們總是只有「趨近於」而從來未真正達到，意義的建構往往也會隨著時間與經歷又產生下一次的裂解。而此時的我們其實便是透過完全自己的析出與體會，透過一種全然無知的好奇，取代「理所當然」盡量讓自己在其中下潛根源，以達到意義直指的核心，減低因時間與事件帶來的詮釋變動。儘管有所變動，卻也抱持著寬容與接納的態度，瞭解世界「動態」的可能性，在過程中透過更嚴謹的檢核，以增進詮釋與意義捕捉的精確性。

六、共同主題 (common themes) 的凝聚與反思 (reflection)

在這一個階段，將會透過所得到與當事人「自我」與「家庭」相關之生涯故事內容進行特性的分析，建構出「自我」與「家庭」對於當事人生涯的影響。

(一) 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分析

透過六位受訪者生命故事的分析，從他們的生命故事中勾勒型塑他們自我的過程，透過針對生命故事內容的反思與內涵的發現，透過「整體」然後「局部」再「整體」觀點的文本意義聚斂，結合生命故事的進程發展，從「我是誰？」、

「我如何變成現在的我?」、「我所面對的難題?」與「我對於自己的期許」勾勒出四個生涯故事特性的主題。在「生涯故事特性」這個大視框中，可以發現受訪者的自我認定，並且從這個認定中找尋衍生的生涯經歷與轉變；進一步看到他們生命中共通的議題，如此在整體與局部的生命脈絡中來回並挖掘重要的發展進程。藉由訪談過程中所得到的生涯故事，研究者在這樣的分析概念模型中，進行相關主題與次主題的抽出，並依據相同主題中所展現的不同樣貌進行分類與命名，如圖 3-1 所示。



圖 3-1 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分析概念圖示

(二) 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生涯的影響

關於家庭部分，文獻與訪談資料中發現父母的教養價值觀會影響親子之間的關係動力；進一步也發現受訪者家庭中所發生的生命事件與親屬的支持與對話，會進一步產生不同的關係動力而影響「青年待業者」的生涯價值觀與工作選擇。因此，關於「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生涯的影響」，研究者從受訪者的生涯故事中抽取出與「家庭生涯價值觀」相關的內容；也從中發現

「青年待業者的家庭動力」；最後在受訪者的敘說中，發現他們共同對於父母傳達出之「愛」與「關心」的情懷，感受家庭對於自己的重要性，研究分析示意圖如圖 3-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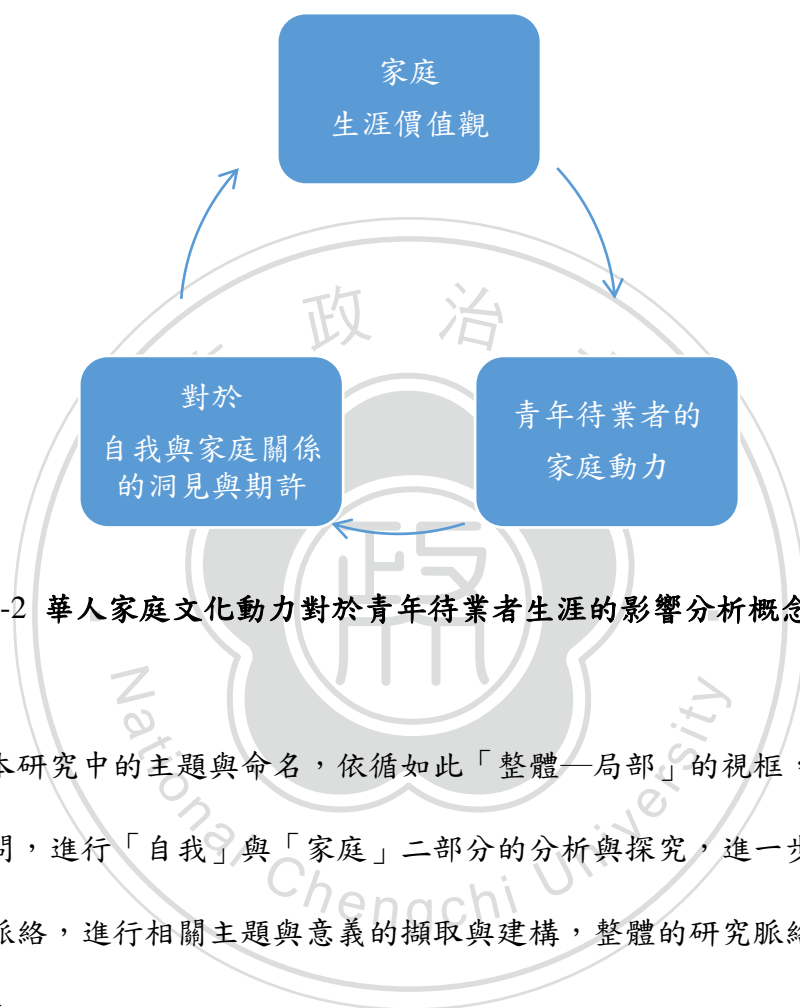


圖 3-2 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生涯的影響分析概念圖示

關於本研究中的主題與命名，依循如此「整體—局部」的視框，透過相關主題的訪問，進行「自我」與「家庭」二部分的分析與探究，進一步藉由生命故事中的脈絡，進行相關主題與意義的擷取與建構，整體的研究脈絡圖如下頁圖 3-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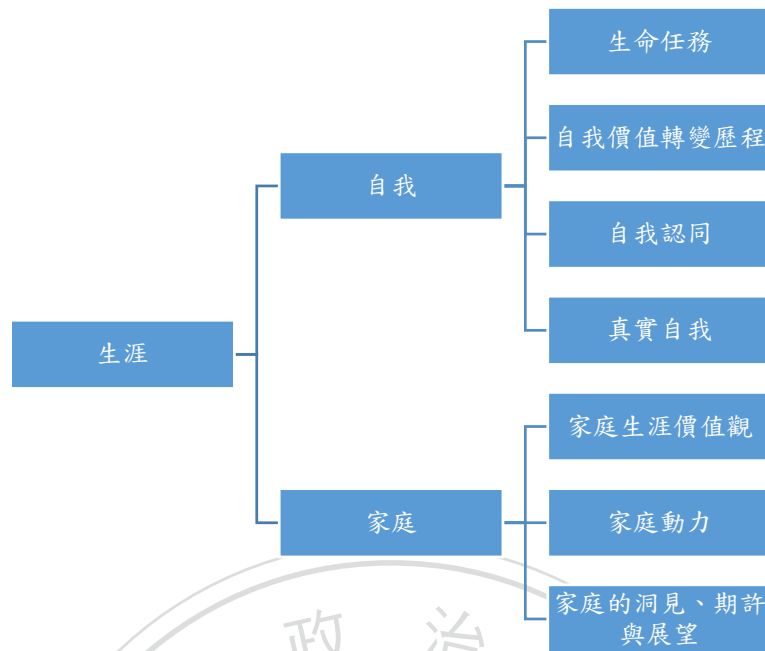


圖 3-3 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分析脈絡圖

第六節 研究品質的檢核

壹、質性研究的三角檢定

研究的本質便在於瞭解現象的真實性與可驗證性，不論量化或質化研究中，都需要相關的信效度考核才能使得研究結果具有價值。高淑清（2002）提到三角檢定（triangulation）是質性研究常用之檢核方法，原為三角學（trigonometry）所指涉之用語，透過三個點，使得我們能在廣大時空中確定物體的絕對位置。而三角檢定於社會科學欲傳達一重要理念，當需要建構一件「事實」的時候，研究者需要多方的資料，使能對於現象事實的瞭解更加全面，不論在訪談資料、訪談對象、訪談方式、分析策略……等，透過資料的互相佐證，以增進質性研究的可信賴性。

貳、 質性研究結果可信性的五大指標

高淑清（2008）提到質性研究結果可信性具有五大指標，包含：

一、 可信賴性（credibility）

當研究者初步發現一種現象之後，可以透過不同來源且有相同處境的個體進行討論；也可透過未有相同處境之個體進行核對；同時，透過長時間「入浸」於研究場域中，輔以相關輔導諮商知能，如開放、真誠、溫暖等技巧於訪談過程中，使受訪者進入訪談情境並保持「互為主體」的信任關係。本研究忠於後現代社會建構的思維，進行「青年待業者」生涯故事相關討論的過程同時著重受訪者「自己」對於所建構之生涯故事與自己生命經歷的相似度，因此與受訪者成為研究團隊，與當事人核對相關內容的敘述並盡力維持身分保護與結果呈現的平衡。

與他人探索自我的過程是一種自我挑戰，也需要彼此關係建立在安全與隱密的基礎上。本研究受訪者中，部分選擇用較安全的人際互動方式，透過通訊軟體打字接受訪問；有些受訪者因為對於分享自我較有經驗，所以願意給予較多關於「自我」的訊息與故事；此外有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經歷與感受為重要的隱私，所以未進行後續的回顧與深入的訪談。

最後回收來自 4 位受訪者的文本回饋，摘錄如下頁表 3-6。

表 3-6 受訪者文本回饋摘錄

受訪者	文本回饋摘錄
受訪者 A	一、我覺得此份文本所真實呈現我的生命故事之符合程度為：百分之 <u>85</u> 。 二、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我家庭中的互動樣貌，程度為：百分之 <u>80</u> 。 三、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家庭中的價值觀，程度為：百分之 <u>85</u> 。
受訪者 C	一、我覺得此份文本所真實呈現我的生命故事之符合程度為：百分之 <u>85</u> 。 二、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我家庭中的互動樣貌，程度為：百分之 <u>90</u> 。 三、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家庭中的價值觀，程度為：百分之 <u>95</u> 。
受訪者 E	一、我覺得此份文本所真實呈現我的生命故事之符合程度為：百分之 <u>80</u> 。 二、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我家庭中的互動樣貌，程度為：百分之 <u>90</u> 。 三、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家庭中的價值觀，程度為：百分之 <u>90</u> 。
受訪者 F	一、我覺得此份文本所真實呈現我的生命故事之符合程度為：百分之 <u>85</u> 。 二、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我家庭中的互動樣貌，程度為：百分之 <u>80</u> 。 三、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家庭中的價值觀，程度為：百分之 <u>85</u> 。

二、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

研究者進行場域研究的時候，象徵一種觀點的詮釋與看見。對於質性研究而言，強調的是文字的敘說是否能夠真實呈現受訪者之感受與經驗。透過厚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的方法且研究者長時間的投入於研究現場中，現象還原的文本在謄製、理解與詮釋過程中追求特定之水準。本研究藉由多次與受訪者的結果討論，斟酌相關的敘述與用字，期許讀者能夠如作者進入研究情境中一般感同身

受，使得資料與研究結果呈現「自然類推性」。

三、 可靠性 (dependability)

可靠性意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能獲得研究團隊的稽核並達到認可。與研究對象進行訪談時力求權益的溝通與保障；進行文本分析與紀錄時力求清晰完整，且使步驟具有邏輯性；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指導教授與教育專家透過相關訊息蒐集並確認相關研究細節，充實研究脈絡，使研究結果得到最佳的檢證與認可。

四、 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

可確認性是研究之客觀、一致與中立，與可靠性指標有許多關聯。主要進一步接受多方面之驗證之過程。透過與訪談對象「再確認」，回饋初步研究分析結果，並據實針對異議之處進行討論與交流，對於討論過程並據實紀錄說明。

五、 解釋有效性 (interpretive validation)

研究結果必須不斷加深對於現象意義之理解，並針對其內涵進行剖析。因此現象的解釋方面，主要看重於解釋者之洞察與文本敘述一致，使意義的解釋達到平衡，減少邏輯矛盾。在文本詮釋過程中也參照相關研究之結果並進行交互應證，期許能透過完整邏輯思辨，使敘說性文本詮釋符合現象存在。

本研究將參酌國內外相關主題研究的辨析討論，收錄於第五章。

第七節 研究倫理

高淑清（2008）提到，研究歷程中謹守研究倫理，事必躬親且隨時反思，珍惜研究對象所提供的經驗、意見與想法，並確認研究品質。因為質性研究所蒐集的資訊包含當事人自身隱私，為了保全研究參與者之權益，因此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採取以下的措施（高淑清，2008）：

壹、除非當事人同意，否則研究對象的身分必須保密

讓當事人感到信任，保護當事人的資料不被公開、不被無關的人接觸，同時，進行逐字稿謄寫時將與當事人身分相關之訊息進行保密處理，並簽訂保密協議。在保密的前提之下，所蒐集與呈現的資料才不會使得當事人感到困窘或是因為其他緣故傷害到當事人。在匿名的過程中，除了在研究寫作上，也必須延伸至口頭報告的資料上，且在研究現場中與他人分享資訊時也須注意，除非當事人同意，否則研究對象的身分必須保密。

貳、在研究中要尊重研究對象並尋求他們的合作

尊重當事人自主性，研究過程中尊重當事人之意願，且研究者向當事人解釋研究中的角色，當事人獲得充分訊息後可選擇是否參加。研究者需要特別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因當事人易受到研究操弄的傷害（如，標籤化為不正常、歧視……等）。研究者不應該欺騙研究對象，也不應該用隱藏的工具來記錄談話或觀察行為。

參、明白解釋並確實履行同意書的內容

研究者完整告知當事人實驗目的、實驗過程、風險獲益和對受試的獎勵，同

時讓當事人簽署同意書。在商議是否進入研究時，也讓研究對象清楚同意書上的用語，且遵守約定。若以某種報酬回饋來取得同意，研究結束後也須遵守並且實踐諾言；而若當初承諾不出版研究結果與發現，就不應出版。研究者進行每一項約定時都小心謹慎且以實務面進行考量。研究中的關係人實質的權益有賴同意書的協議與保障，以及研究中互為主體的誠信互惠關係。

肆、 寫作與報告研究要說真話

在進行結論撰寫時，或許可能因為自己的意識形態而無法認同所呈現的結論，且其他人可能施壓，要求不呈現某些研究結果。在撰寫研究報告時，應該秉持與研究對象之間互為主體的同意，公開並且公正呈現研究結果的主題詮釋。

伍、 關心研究對象能從研究過程與結果中獲得什麼

或許對於研究者而言，能從研究對象得到什麼是我們所關注的議題；然而，卻因此容易忽略我們的研究對象究竟能從中獲得什麼。受訪者在過程中產生的新理解、成長改變與自我洞察，以及對自身存在於世的意義解讀產生何等變化，是研究者須加以關心的道德倫理。

質性研究涉及許多層面的互動交流，因此如同高淑清（2008）所述，相關研究倫理議題的處理便顯得更加重要，依據不同的目的、階段，也因此需要更多重的處理：（一）進入研究場域階段，需取得正式的同意書進行研究；（二）在資料蒐集階段，須留意是否真實反映當事人的觀點，並可進行訪談回饋表詢問與紀錄；以及（三）最後在呈現研究報告撰寫時，則保護當事人的隱私，並在互為主體的同意下，公開呈現研究結果的主題詮釋，進行「受訪者回饋檢證」，並尋求同意

主題之詮釋，公正呈現任何利益衝突的議題。研究者必須注意相關的倫理議題，因為所敘述的內容都會受到他人引用與觀看，須完全瞭解自己觀點，建議在進行撰寫時參考他人建議並進行討論，使研究結果的呈現臻至完全。



第四章 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一

華人家庭文化動力觀點之詮釋

生涯的形成是透過生命各階段的整理與綜合之後，透過自我與「他者」交織而成。身處於世，我們皆因不同的生命經歷與事件，逐漸建構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深入瞭解「青年待業者」生涯與感受的過程中，漸漸的也能體會並且瞭解他們各自選擇待業的原因。

回顧，研究者看到了每一位青年待業者帶著的生命價值觀與生命目的，他們的生命故事中有相似的部分，也會因不同生命目的而產生的不同生涯故事。本章第一節中，研究者將簡要介紹六位研究參與者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並接著在隨後的章節中，勾勒出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與家庭動力。

第一節 青年待業者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

壹、A 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



化名：A，女性，國立大學畢業，待業時間 1 年 3 個月。A 畢業後立即投入職場工作，曾陸續經歷四間企業「教育訓練」的業務。當事人自述自己在大學時期對於「教育訓練」充滿著熱情，並想要學習。對於 A 而言，教育訓練的本質是幫助員工成長，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也希望自己在工作中可以「做一點什麼」，而不只是只有安排講師、管理學員。自述比較喜歡在第一間公司中可以安排課程、跟課、討論課綱等。回想起來，第一份工作給自己較多空間，也有較多可以掌控

的部分，因此能獲得多元的成就感，感覺還滿如魚得水。後來因公司給的薪水較少，跟自己所做的不成比例，便離開到其他的公司。

然而當 A 到其他公司之後，卻發現薪水雖然增加了，自己卻漸漸開始不喜歡「教育訓練」。接連的幾間公司，儘管公司較大，然而在課程規畫方面卻也受到較多的限制，自己更像在「看門」。她需要做的不再有課程的設計、規劃與討論，而只剩下點名、核對、有誰沒上課等行政業務。因著工作的內容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所以又選擇離開。最後任職一間大公司，儘管她的位階較高，但公司中的人際關係卻相較之下較為緊張。工作的內容很多，常常使自己到下班的時間必須先刷退，然後將業務抱回家熬夜趕工，有時甚至放假還要自主加班才能完成。因為自己完美主義的關係，當看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都會再修過，一不小心就會超過時間。漸漸地，A 感覺自己的心理狀態不適合繼續工作；另一方面，因為常常熬夜與往返通車，身體也出了狀況，讓自己無法承受，所以便離開了職場，開始待業。

A 認為自己不太適合在體制中工作，覺得那會使自己僵化，卻又無法在其中做出改變。歷經許多的經驗後，A 發現適合自己的工作是需要自己來創造的，自己要為自己勇敢做決定。由於 A 內心有很多期待與堅持，因此她選擇沉潛，思索自己未來的方向與選擇。

待業一年的時間中，是 A 重新充電與學習的時間。她嘗試了許多過去自己想卻沒有機會做的事情：環島、滑雪、旅遊、組辦社團、參與設計競賽等，在這段時間當中，她重新找回自己對於生命的熱情與自信，並發現自己竟能不斷地挑戰自己，使自己產生變化並對於「生活」有新的體會。漸漸地，A 鬆綁自己的價值觀與認知觀，因緣際會之下也開始嘗試用自己的經驗帶領他人認識自己、用桌

遊協助他人解決問題等。A 發現這是自己很喜歡做的事情，也開始思考創業的可能。

貳、B 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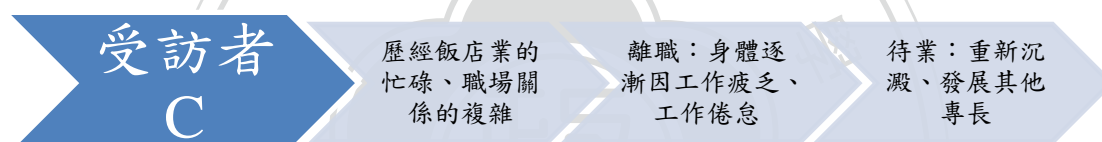


化名：B，男性，國立大學肄業，待業時間 2 年。B 的家庭經營企業，由父母擔任負責人。愛好文學的他，時常讓自己投入在文學作品中，無法自拔。從小因為家中給予較多能力與興趣上的栽培，因此在求學過程多能超前同學。然而，對於 B 而言並非祝福，因為個性較為特立獨行，無法安於權威式的教育方法，所以常受到老師的責罰。B 認為自己所接觸的老師多是守舊的思想，常用許多規矩限制自己，不論國小時老師限制其他同學與自己的對話，三不五時也常常請父母到學校。先天的個性加上後天的環境的刺激，一方面 B 感受到自己需要自由；另一方面，也感覺到許多權威的上位者不會與自己的堅持有所妥協，因此感覺自己無法在體制下工作。到大學，B 發現自己對抗權威的狀況也常常發生，即使自己嘗試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溝通，但並無法與師長達成共識。

B 將認為自己像是思想上的革命烈士，因為現實社會中許多的浮濫與窠臼，自述自己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而在大學時期，B 漸漸有較多的機會可以接家教、當補習班老師，不論出國、看電影、買書、坐咖啡廳等，都讓自己在生活上可以較為自由。現今 B 將自己的生涯目標訂為文學與音樂，這對於 B 而言是重要的方向確立，使自己即便現在可能還無法從事穩定的工作，卻可以因著相關人際資源，讓自己可以打工賺取生活費。

B 待業前的工作為補教業的老師，因為身體狀況惡化，辭職開始待業。在待業的時間中，B 過著比較慢活的生活，家庭也不會給予太多壓力。對比於找尋穩定的工作，他更期待自己可以把握嘗試不同領域事物的機會，希望自己在生命中可以接觸不同的身分與角色，追求廣泛而不一定深入。世界是藝術的，文學的，音樂性的，而自己所追求的毋寧是更豐富的涵養，相較於一般人所追求的名利世俗，是否能寫出一章文字或譜出一曲音樂對於 B 而言更是自己生命中關注的目標。

參、C 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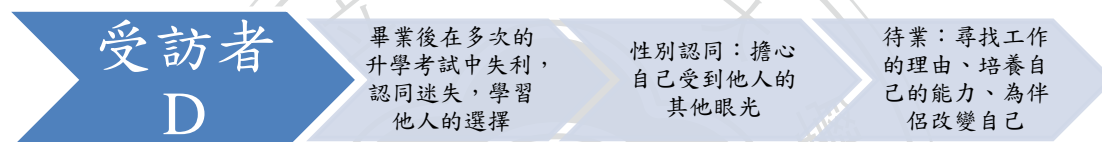


化名：C，女性，國立大學畢業，待業時間 2 年。C 在畢業前取得在一間澳門飯店工作的機會，畢業後立刻前往澳門工作。當事人自述因為就讀餐旅相關科系，瞭解澳門的飯店業非常蓬勃發展，而求學過程中一直感覺澳門的飯店市場是很好，所以自己自然想要去到那裡挑戰自己的能力。

畢業之後，C 帶著憧憬與興奮的心情過去澳門，卻發現因為做的是前台的工作，會與客人有較多的互動與對話，然而工作現場使用廣東話溝通，因此需要額外撥時間學習和練習；另一方面，工作常常很忙碌、班表不固定，從住處通車來回的時間常常使自己感到疲憊，儘管在當地結交了新的同伴，卻因為班表時間的不固定，很少有機會同聚，自己漸漸成為「上班一下班」的生活模式。這樣日復一日的工作，漸漸磨耗了當事人的身心。2016 年年初父母提到要舉辦一個過年的旅遊行程，邀請當事人返台參加，當事人評估之後選擇辭職，返回台灣。

待業一年的時間中，C 讓自己重新沉澱，學習語言與手工藝。對於自己的期許，是希望這個世界能多一點真實，認為生命中可貴之處是展現真實且毫無罣礙與擔憂的相處。對於未來生活的期許，希望自己把第一份工作遇到不好的、做不好的全部改掉，並規劃前往日本。為了能在日本生活與工作，所以現階段很認真在學日文。C 期待能找一份能真實展現自己的工作，希望自己能以真實的樣子展現在別人的面前，做「真實」的自己。

肆、D 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



化名：D，男性，國立大學畢業，待業時間 1 年。D 在畢業之後，因為未考上研究所，所以讓自己再準備一年，而隔年的考試未上之後，選擇先當替代役。2016 年 1 月結束役期之後，原本有機會可以進入一間電腦遊戲產業工作，但因為薪水和未來的工作發展與自己期待比較不同，所以就婉拒工作機會。之後因聽聞同學參與政府青年就業培育計畫，因此便報名相關的程式設計課程，並於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進行課程。然而，或許一直不確定是否投入，因此一直逃避工作，課程結束之後因為適逢過年，也再度給予自己藉口選擇不就業，到了 2017 年 5 月尚未開始就業。

D 在求學時有過在系上工讀的經驗，認為工作場合中的同事對於自己滿重要的；而關於工作地點，因為 D 有感自己的姐姐與妹妹未來都會離開家，認為自己對於父母也有養護的責任，也感受到父母期待自己能在家陪伴，所以即使自己現階段可能在外地工作，未來仍有較高的機率回到自己的故鄉就業。相對自己家庭

的自由放任，D 認為伴侶給予其較為強烈的工作動機，讓自己感受到改變與成長的必要性。而也因為有伴，所以自己對於生涯的規劃會比較縝密仔細一點，不會如同就讀大學時期較為自由的行動。另一方面，也認為自己可以獨立去找工作了，不須再依靠父母，所以 D 會開始嘗試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伍、E 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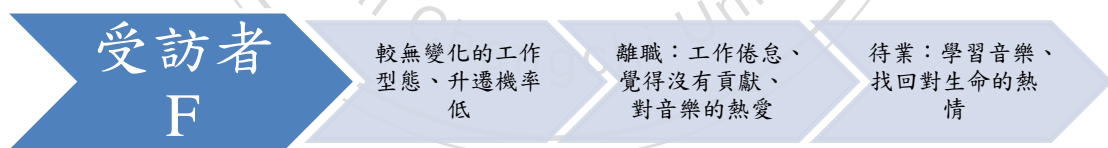
化名：E，男性，私立大學畢業，待業時間 1 年半。E 在畢業之後選擇立刻當兵，為替代役。服役的過程中，負責消防局的行政業務，這是其較為長時間的工作經驗。在該份工作中，儘管多能獲得局內的認可，然而對比大學時期多能與同學或相關領域人士談論「社會改造」的議題，快進入職場的自己，卻擔心自己會隨著工作環境而隨波逐流，不再進步。

E 認為自己從小到大一直以來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加上自己的生活習慣，使自己常有些較為極端的思考與行為。結束役期之後，E 想說可以再等一陣子再找工作，然而該年度仍無進展。2016 年年初，E 發現自己的身體開始容易緊張、失眠、焦慮，但仍選擇忽視而先協助學長進行選舉；到了 3 月，適逢一場網路企業的徵才活動，E 投報了五間公司，有兩個企業給予自己進入第二次面試的機會。然而，那一陣子 E 因家庭給予自己的壓力比較大，讓自己比較容易緊張，面試時也因為主管較刺激性的回應，使自己想起了在家時父親所給予的斥責，讓自己感到羞愧和崩潰。E 自述自己面試結束後連走在過去服替代役時熟悉的路上，原本應本能可以走到的地方，那一天返家的路上卻迷路了。

在家中常常感覺自己的不足，認為自己的一切能力與資源完全都被剝奪，因為缺乏交通、夥伴與實踐想法的場域，相較於過去求學時能與較多「想改變社會的人」一起做一些什麼、討論些什麼，被困在鄉下的自己感覺有些無能，卻也無法做些什麼。E認為自己不去工作是因為害怕丟臉，因為自己的情緒比較不穩定，容易與他人起衝突；另一方面，因為有些心理上的症狀，所以也想要透過待業得到休息。

E認為自己需要回到台北，因為自己需要較多的資訊刺激，也需要找到較為支持性的夥伴與生活環境。在教會中，E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一位弟兄，因著他給予自己較多耐心，陪伴自己對話，使自己在情緒上能較為平復、也能有個穩定對話的對象讓自己說話不會失焦、失去重點。2016年E以報考研究所的名義待業在家中，使其能先平撫父母的擔心與斥責，並期許自己透過在學的時間從事相關社會改革的運動。另一方面，E也投入教會相關活動，使自己更有目標。

陸、F的工作經驗與生涯期待



化名：F，男性，國立大學畢業，待業時間1年3個月。F在畢業之後，選擇先當兵一年。這一年的時間，讓自己受到內心與行為上很多的鍛鍊。因為自己就讀的學校在一般社會觀點來說，是比較好的，因此一開始長官會揶揄自己為何動作較慢或不純熟等。種種的狀況對於F而言是滿大的刺激與鍛鍊，那一段時間，自己身體也剛好不大舒服，比較難熬。透過信仰上的堅持、自己表現的改變及軍中資歷的增加，使自己慢慢適應軍中生活。服役結束之後，嘗試向企業投履

歷並幸運的錄取。工作是較單純的程式撰寫，比較沒有變化。離職的契機是因為做了兩年半，遇到工作的倦怠期，覺得自己沒有貢獻，同時也感覺無法在公司往上升職。F 當時對音樂非常有興趣，想說或許可以往音樂發展看看，於是便辭職。剛好鄰近一個轉換，想說自己在教會中也帶大家合唱、做音樂，心中一直以來都有感動，身旁也會有人問自己學音樂的可能性。相較於在公司比較無變動的生活與工作，自己在合唱團擔任指導的角色。對比下來，F 心中一直湧現想好好學習音樂的想法。或許是個契機，在 2015 年教會辦的一場音樂會後，因著滿強烈的感動，於是就拋下原有工作去學音樂。

一年多之後，F 未如願錄取所報考的學校，也感覺到音樂的栽培需要很長的時間，之後在朋友的介紹之下進入足協工作。對於工作的期許，F 會期待一份能獲得成就感的工作。F 提到自己生活中比較會思考自己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也常常思考什麼是永恆，這樣的價值觀讓 F 無法甘於一成不變的工作。回顧生命歷程中，F 看到許多神和主在自己身上的作為與帶領，讓自己不至於走偏。音樂是讓 F 重新找回自信很重要的關鍵，即使自己目前沒有專職在音樂上，仍會在工作的閒暇之餘繼續學音樂。

小結

簡要地介紹六位研究參與者相關的歷程經驗與生涯期待之後，大致瞭解六位研究參與者的工作經歷、待業原因與對於下個生涯階段的期許。各別研究參與者中，發現各自在工作經歷、待業原因與對於下個階段的期許等方面有著許多差異性。

訪談資料中看到 A 與 C 的待業原因為「職場的操勞與自我成長的追尋」，因

為無法忍受職場上制式化、重複性且無法真實表達自我的環境，最後也因為身體不適而離開職場；而 B、D 與 E 的待業原因為「自我認同的尋找與認定」，因為對於生命有很多期待，生命歷程中也尚未能找到契合的領域，因此延後自己進入職場的時間。面對自己混淆的認同階段，不論自己的人際經驗或家庭互動，使得三位受訪者在生命的過程中，經歷浮沉、矛盾與喪志，卻透過生命的引導，各自藉由「相關人際資源」、「伴侶的鼓勵與建議」和「重返校園與教會」等重新聚焦自己的生涯認同；F 的待業原因是「夢想的追求」，藉由待業的過程展開「音樂的築夢之旅」，在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潛力，也透過這樣的時間重新思考未來的人生定向。本研究青年待業者的待業原因，整理如圖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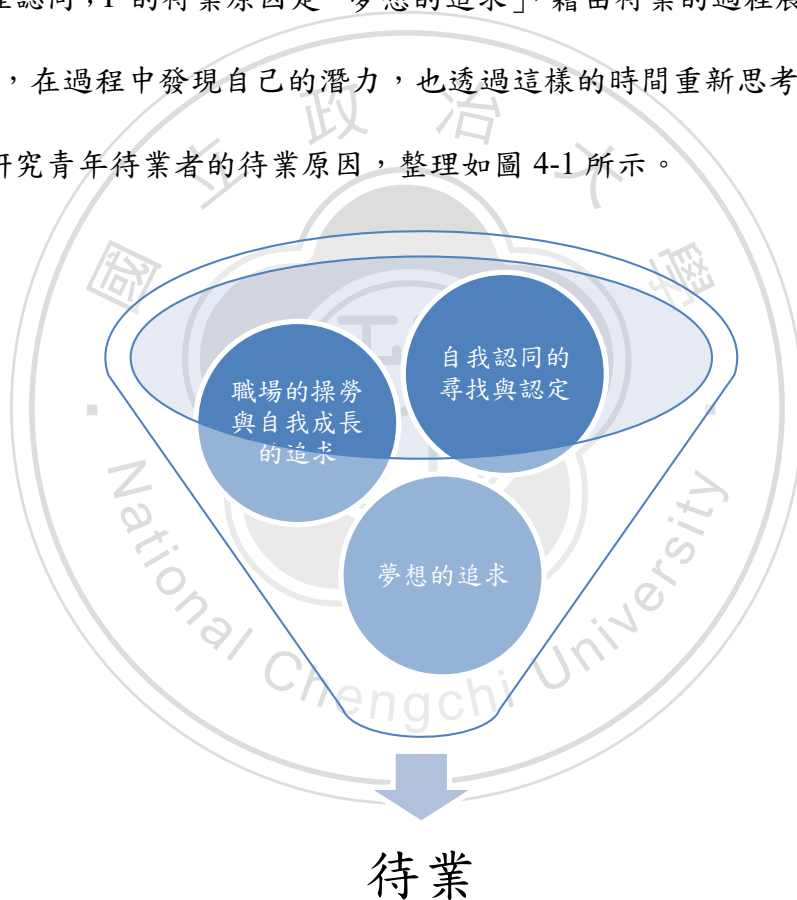


圖 4-1 青年待業者的待業原因

透過以上的受訪者，發現他們待業的原因儘管看似各異其趣；然而，在每一位受訪者的身上，無不展現了想要「追求變化」、「自我價值的實現」、「勇敢」、

「真實自我的展現」等內在的特質，在他們身上或許曾經擁有工作經驗、服替代役或完全沒有工作經驗，然而對於社會他們是敏銳的；對於自己他們也是有所期待並且想要改變的。然而，因為「改變外在太難，因此選擇改變自己。」他們瞭解這個社會有需要改變的地方，他們是一群無法忍受「沉默」的人，因此選擇以自己生命的改變，改變所處的氛圍。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這句話如此貼合他們的描述；對於自己的生涯，他們並未放棄，而是尋找一個機會展現自己、找到一個依靠、找到能說服自己的意義，如此讓自己下定決心，真正使自己的生涯啟航。

第二節 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

本小節中，主要針對受訪者的生涯故事進行分析與詮釋，並歸納出各別的独特脈絡與共通之經驗主題。在六位受訪者的訪問中，因為彼此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並處於不同的生命階段，不同的受訪者故事發展脈絡互有差異，在這些不同的脈絡中，針對「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研究者共分析出四個主題：（一）我是誰：生命任務的認定；（二）我如何成為我：自我價值觀的轉變；（三）完美主義與自我懷疑的兩難；以及（四）追求真實的自我，無偽誠然坦慨。

主題一、我是誰：生命任務的認定

我是誰：	自助助人的教育者
生命任務的認定	戲劇化且繽紛的孤獨譯者
	勇於嘗試生命的向日葵
	尋找自己生命歸屬的修行者
	行走另類信仰路的門徒
	祂引領的平凡人

圖 4-2 我是誰：生命任務的認定圖示

本主題透過不同受訪者在訪談中所給出的「自我生涯命名」，構築出六位受訪者對於自己生命任務的認定。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原型我」的塑形，受訪者透過自己的生涯故事，逐漸知悉內在自我的模樣。本主題中會透過他們各自對於自己生命價值的標定，使研究者對於他們的特質與生命情懷有更進一步的瞭解，看到他們如何堅持並找到自己的生命任務，在生命中發酵出不同的故事脈絡。六位受訪者依序命名的生命任務為：「自助助人的教育者」、「戲劇化且繽紛的孤獨譯者」、「勇於嘗試生命的向日葵」、「尋找自己生命歸屬的修行者」、「行走另類信仰路的門徒」與「祂引領的平凡人」，如圖 4-2 所示。

一、自助助人的教育者

A 對於工作的期許是大的，對於「教育訓練」的熱情是熊熊燃燒的。帶著很高期許的她，多能不斷湧現許多的想法，對於公司也多能提出創新的作法。在第一份工作中，即使薪水並不高，然而卻給予當事人許多的機會能使自己看見自己

的價值。

對於第一個工作的體會，我發現自己喜歡掌控制度高的工作。(A1-26)

因為其實那時候的時間，工作內容我自己可以安排。對啊，那時候太閒了，我自己就做品牌設計啊，然後弄公司的組織條款啊！我想要幹嘛就幹嘛。(A1-27)

而且我還滿享受那種多元的成就感，其實我那時候跟課也跟的還滿開心的。因為跟學員感情還不錯。(A1-30)

對於 A 而言，教育訓練是一種助人成長的工作，在過程中因為付出並看見他人的成長，因此自己能獲得成就感。此外 A 也認知到唯有自己才能夠建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命價值是由自己創造，工作只是一種形式的展現；當自己願意做一件能使大家有所收穫與成長的事情，不論薪水多少，都是有價值與意義的。「能為人做點什麼」，本身就是一種存在的意義。

教育訓練的想像，就是你做的事情真的可以幫助他們成長，是有意義的。而且我後來發現我自己喜歡的是能做點什麼。(A1-16)

A 對於生命有著偉大的情操，除了自己的成長，也希望能將一切帶給更多人。因為付出，所以使自己能不斷的變化與成長。

二、戲劇化且繽紛的孤獨譯者

在 B 的身上，看到許多的夢想，對於自己的期待並不在於一件工作的深度，而在於整個生命的廣度。因此，面對於生命中的各種行業與各種興趣，他都想要摸索與體驗。

很多啊，就是想當瑜珈老師，去唱室青（台北室內合唱團）啦，二十六歲以前要去考試，

剩一年了，今年要去英國，就沒有時間，有事有錢有閒去唱室青了。(B1-136)

想上聲樂課啦，想練鋼琴啊，我講過要當瑜珈老師對不對？想去世界各地旅遊，去多學很多新語言啦。(B1-137)

想出書啦，想要認識一些厲害的人啊，最近也開始認識一些我本來就想認識的人了。(B1-138)

想看很多世界各地的文學或民俗的東西，想看很多很多的書，想要拜訪很多不一樣的圖書館，想要聽很多的音樂會啊，想看很多音樂劇啊，想要去一些創作性的事情。(B1-139)

B 提到自己會想要成為一位「譯者」，有感於自己的生命經驗與生活周遭的衝突，希望自己能協助他人互相理解並解決紛爭，「翻譯」出每個人內心中真實的感覺。

我覺得有耶，我就會當個譯者，當個譯者就是讓這個社會上不同層面，就是一些平行世界的人，就是能讓他們接觸吧。(B1-222)

就是翻譯的人，我覺得能讓別人溝通跟瞭解是滿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語言的隔閡或是因為思想上的隔閡，或是一些因為先天的，比方說價值觀的一些隔閡，就是去隔絕彼此，就是很讓人難過的事情。(B1-223)

我希望這個世界在多元和諧一點，不要這麼衝突。(B1-361)

反正就大概是要在人群中當一個就是孤獨者，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那她(一位作家)

就大概不會做這件事情，但我就想當一個孤獨者，一個清醒的孤獨者。(B1-366)

不論是不同語言的翻譯，或者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因為 B 讓自己成為一位「清醒的存在」，儘管「遺世獨立」，卻能使自己更加瞭解事情的是非對錯。

三、勇於嘗試生命的向日葵

對於自己的生命任務，C 有感於成長過程的受傷與挫折，因此努力讓自己強壯、勇敢、獨立，面對生命，她有許多的期待與好奇。或許自己的生命可能會遭遇各種的困難、挑戰，對於 C 而言，這才是自己所期待與嚮往的生命樣式。

自己覺得自己很弱小的說 orz，不過一直努力想讓自己強大就是。(C2-01)

(計畫下個階段到日本打工)……(雖然有些人說那裡打工沒什麼)但即使如此，我還是要去。(C1-85)

面對的挑戰可能會很多，然而，C 卻不以為困難，而是更勇敢的嘗試。誠如自己的生命經驗，「只要堅持，勇於捍衛」，於是能找尋到自己所適合的生命道路。

別人的經驗跟勸退那是別人的，就算我以後也會討厭那裡，那也應該是我親自去體會了，然後罵髒話說我超他媽不喜歡那個鳥地方(喂)。(C1-86)

我現在不去試，以後年紀更長了，我還是會去試的。(C1-87)

我的生命故事喔...我不知道ㄟ，但期許像向日葵一樣，向光背地。(C1-88)

或許自己受傷、疼痛、難過，但卻也因為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自己更加成熟、穩重。帶給人力量是自己的生命任務，儘管曾經受到阻撓、迷途，但自己仍然會找尋到一個出口，成為所期待變成的「向陽的向日葵」。

四、尋找自己生命歸屬的修行者

D 自己也還無法確定自己的生涯認同，多是參照著朋友與伴侶的相關工作，透過他們的介紹然後接觸該領域，然而自己卻因為始終無法下定決心，所以總是

在最後的階段縮手。D 自己有過初步的生涯探索，認為人文關懷是一件自己較為喜歡做的事情，只是還找不到適合自己進入的門路。面對這個追求，自己會先放下，尋找工程師類的工作。

(自己的生涯目標)比較偏向人文關懷吧，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就其實我在幫別人算塔羅牌的時候，我體會到，用這種形式幫助別人，還是在我想做的事情範圍之內，而且還是排在前面。(D1-98)

可是就是考不上嘛，那個研究所啊，就變成說以另外一種形式助人啊。(D1-99)

就朋友有告訴我，雖然沒辦法上諮商輔導的研究所，但是，可以去做研究。但，我暫時應該不會去想這一些事情。(D1-100)

儘管如此，D 知道自己無法忽視內心最忠實的一種聲音，不論因為自己的特質、興趣或體質，從事塔羅牌相關工作時，自己不斷感受自己彷彿走在一條回歸自我的生命道路上，並且開始感覺自己生命並不是偶然，而更像是一種回歸。

覺得就是...就是我覺得，要回到一個我某個地方的旅程。(D1-146)

然後我正在經歷這個歷程，然後我覺得我好像屬於一個更理想的世界。從我聽到某些好聽的音樂開始，就是聽到那些音樂會覺得很感動，就是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內心會出現一種，好像要回到那個地方的感覺。(D1-147)

比如說那裏可能是一個...有山、有大草原、有湖的地方。我覺得會不會因為這樣我喜歡 X 大。(D1-148)

思考、感受與沉澱，這或許是自己一生中很重要的修行，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即便有過風風雨雨，卻會成為滋養的精粹，使自己更加朝向內心中的「那個地方」。

五、行走另類信仰路的門徒

關於 E，因為對於自己的期許與要求很高，特別自己的想法多元多變，小時便展現領袖的特質。對於自己的期許，E 期待自己是 TOP 的族群，是能不斷的進步、提升與變化的。從過去的工作經驗，因為個性使然，使自己無法忍受僵化的體制，所以不論在求學過程或對自己的要求，都希望是能「改造」、「改變」世界或社會的。

所以我就想，因為我知道我去到一個機器人的環境，我很快就會變成那樣，我好不容易從 XXX 出來，我不想再爛下去。(E1-37)

這句最真實的點是，我一直是一個改變者，包含在一次參與的網路策展中，就是我有看到組織，不太 ok，然後起來說我要當共同策展人，我把組織重改，然後很多東西都重擬。(E1-93)

我要先找到一些人可以做的事情，比較熱血的事情。(E1-94)

另一方面，因為信仰的緣故，E 期許自己最終仍能像自己所追求的 主一般，帶著愛人的心，儘管身旁的人們各自有不同的缺點，但仍能看到他們身上的價值與特質，好好地與他們建立關係與互動。

(進入信仰的你對於自己有什麼期待?) 期待自己是一個可以隨時對自己敞開，即使別人可能外表有些殘缺，講話可能很白目，然後有些人做事能力很腦，期許自己能包容，與他們聊天，與他們互動。(E1-118)

「維繫生命的熱情，不忘記改變世界的初心」，是 E 生命中看中且時刻追求的目的。不論過去、現在或未來，E 都希望自己能夠透過生命中的經歷，讓自己看到 主與自己一起的經歷，並更貼近 祂的內心。

六、祂引領的平凡人

對於 F 而言，因著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工作價值觀較家人不同；另一方面，從小的成長經驗比較單純，生活的目標多按照父母的期許—「讀書」為主，爾後對於生命的想像較為單純，「讀書就好」的信念貫徹自己的生命早期。到了大學接觸信仰之後，因為自己認同並發現自己的變化，所以現在多帶著信仰上所學習的價值觀與信念度過生活。

(相較於家人) 工作上比較希望能夠有成就感，比較追求永恆世界。(F1-11)

(自己的生命目標是) 持守基本信仰，按照話語的教導生活，找出自己在教會中能發揮的特質，在工作上也努力做見證。(F1-12)

因著價值觀的轉變，使 F 重新看待自己，讓自己願意看到自己的價值、嘗試不同的生活。

(價值觀的改變) 以前覺得人生沒有方向，感覺努力卻得不到回報，現在覺得努力投資在自己身上非常重要。(F1-15)

雖然會有點後悔當初(離職)的決定，但也體會到自己必須勇敢多方嘗試，不要把自己侷限在某個框架。(F1-33)

當 F 開始願意不只關注在「單純過得去」的生活，自己的生涯目標也轉變為栽培自己，使自己成為更有能力的人，突破既有的框架，改變自己。

主題二、我如何成為我：自我價值觀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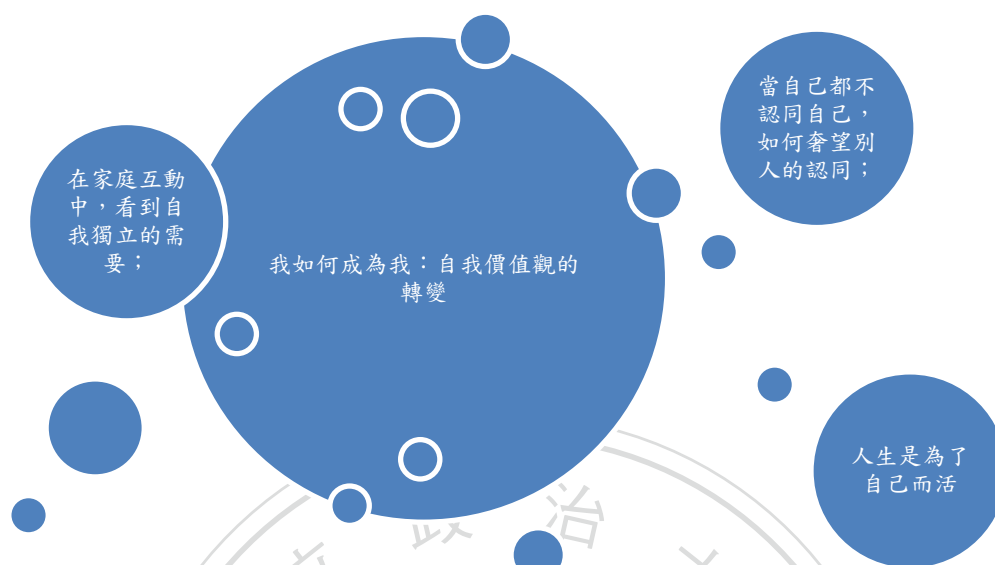


圖 4-3 我如何成為我：自我價值觀的轉變圖示

在本主題中，進一步將脈絡帶入人際之中，包含自己內在的關係、家庭中的關係、學校的關係、面對職場的關係與面對社會的關係。在這些的關係層次中儘管受訪者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接受不同的教育且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卻可看到彼此在生命中相仿的堅持與經歷，自己在轉變的過程中也更加深瞭解自己的堅持與所需面對的挑戰。本主題中，可看到三項次主題：「在家庭互動中，看到自我獨立的需要」、「當自己都不認同自己，如何奢望別人的認同」與「人生是為了自己而活」，如上頁圖 4-3 所示。

一、在家庭互動中，看到自我獨立的需要

許多時候面對衝突時，華人文化多是習慣採「忍讓為懷」，受訪者透過自己在生命中所面對的事件，使他們發現自己若對於生命有更多掌控，或許就較能不受到外界的影響。

A 常常顧慮家人的期待，儘管父母並未有太多的控制，然而許多時候仍會自我懷疑，問著自己：「是否自己這樣做是正確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省思與心理成長團體中，才發現自己選擇與確立方向的重要性。

然後那時候心理劇帶給我的煩惱是，那時候好像我在講那什麼，好像義無反顧地往前還是什麼，我忘記了。(A1-146)

但是，那時候就釐清了，其實煩惱我最多的就是我爸媽的雜音。(A1-147)

其實跟很多人相比，我們家也算開明，我感覺得到他們的期待因而有壓力，但我若沒照做，他們好像也還好。(A3-04)

(關於自己的生涯)更多是在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且想辦法說服及證明，使父母安心。(A3-06)

B 因為過去家中所發生的衝突事件，曾經認為父母有能力解決，卻在自己的成長、反思之後，瞭解自己的獨立終究是唯一解決問題的方法。

第一個(生命重大事件)比較早的大概在十歲吧，就我們家大吵架，就我大伯那一次來我家，然後拍桌子，吵了很大的架。(B1-09)

而且那時候我發現他們(父母)其實婚姻沒有那麼穩固，有一些問題。(B1-16)

我大概在去年為止都希望自己的獨立應該建立在父母的依賴關係之上。(B1-17)

但是去年開始，發現好像並不需要有這個(父母)關係。(B1-18)

而 C 因為一次剪髮的事件，被母親「欺騙」；另一個重大事件中，父母並不接受自己被同學排擠所經歷的「憂鬱」，所以內心長期需要壓抑。最後是由自己的努力才得以避免出現嚴重的心理症狀。訪談中也提到，一直以來父母並不會以鼓勵性的言語支持自己，儘管有好的表現，仍多會以負面的言語詮釋，使得親子

的溝通受阻，只能倚靠自己成長。

小二暑假被我媽騙剪頭髮（從很長到超短、跟說好的不一樣，從此厭惡、痛恨剪頭髮，跟頭髮有關的事，這輩子也不再信任我媽，只針對頭髮）。(C1-19)

小六，被最好的朋友誤會，然後被聯合眾人排擠，不跟我說話不跟我玩。(C1-20)

那件事後，我在國一嚴重自閉還有憂鬱，也很容易控制不了的暴怒，我沒辦法跟爸媽說，他們會說我亂講，一點幫助也沒有（更不要提我想看醫生）。(C1-33)

之後是自己強制自己要跟座位周邊同學開始試著說話，大概到國二吧，強制治療？有效，我才漸漸走出來。(C1-37)

他們也不誇獎，小時候我考 100 分很开心跟他們分享，他們會說「你作弊來的吧」，他們就是這種類型的家長。(C1-47)

後來不想聽他們 543 就乾脆不說，過程多辛苦我自己吞，你們閉嘴看我努力的成果就好。(C1-50)

C 回憶了自己考高中的過程中，由於家人的逼迫中，為了捍衛自己的理想，以拒讀回應。最後在自己的堅持中，換得了家人的退讓，也讓自己上了想要就讀的學校。

國三，家裡要我唸公立高中，我想唸文藻，他們聯合全部親戚來勸我放棄，甚至叫跟我最親的堂姐來勸我，搞得很像眾叛親離(?)。(C1-25)

我抗爭無效就不唸書了(因為我媽說「寧願你讀家裡附近爛高中也不讓你唸文藻」，認真唸的話我成績還不錯)。(C1-26)

最後倒數不到百天，爸媽妥協，我重新開始唸書，吊車尾考進文藻。(C1-27)

F 發現家人對於其追求夢想的不支持，自己面對這樣的衝突與掙扎，只能把心情往肚子吞下去，透過自己的堅持與努力使自己能成全自己的夢想。

(那時父母常說) 音樂不能當飯吃，趕快去找工作。(F1-01)

(我通常回答) 我要先學怎麼教音樂，給我一年的時間。(F1-02)

「讓父母安心」、「依賴父母」或「詢問父母的意見」也許是自己過往曾經熟悉的選擇模式。隨著自己的成長與經歷，卻也逐漸發現自己的願望與目標唯有自己願意堅持、獨立並追求才能夠實現。

二、當自己都不認同自己，如何奢望別人的認同

成為一個個體重要的關鍵在於對於自己的認同與價值的明析、確立，有些受訪者在生命經歷中曾經經歷自己的懷疑、猶豫，面對「自己所想」與「他人所想」兩者的衝突，或者自己的性向認同等，透過生命事件的回顧，都使自己發現「自己認同自己的重要性」。

D 因為自己國中時曝光的性向，使得自己頓時失去了朋友的關係，當時感到深深的傷痛。

最主要就是國中的時候，暗戀一個體育班的人，本來是跟朋友，可是後來就是跟另一個同學講了，就那個同學也認識那個人，我不知道他是開玩笑還是怎麼樣。(D1-38)

那個我暗戀的人知道之後，就立刻...，那個感覺我到現在還很深刻，他就立刻喔，上一節課我們還可以說說笑笑，然後下一節課，他知道了，就完全不跟我說話，對我冷面。(D1-39)

那種感覺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就是一種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的感覺。(D1-40)

因為我跟體育班是認識不少人的，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很多人就跟我形同陌路。(D1-41)

跟想像中的排擠不同，那種感覺是直接切斷關係。(D1-42)

就是如果認真的去回想的話，那種感覺是會立刻浮現出來的。(D1-43)

到了高中，D 與更多的人一起相處的時候，他開始有了不同的經歷。不同於國中時同學的拒絕，高中的同學給予較多是「正常化」的看待。儘管 D 仍是耿耿於懷，然而卻深刻地體會自己認同自己身分的重要性。

還有是比較正面的，就是我在之後就不會跟別人說，一直到高中，那時我念雄中，我們跟雄女有個大露營，然後那時候，一大露營就什麼都可以聊。(D1-48)

然後那時候就會說誰喜歡誰，然後我那時候就被逼問，我那時就說我喜歡的是班上另一個男生(笑)。(D1-49)

其實他們的回覆反而讓我覺得很震驚，他們說：「喔...！」然後反而我問他們，「你們不會覺得奇怪喔？」(D1-52)

雖然沒有講過，可是這件事情影響很深，是他讓我覺得說就是，「當你都沒有辦法接受自己，憑什麼要別人接受你。」(D1-53)

所以我才慢慢從國中那時走出來，也慢慢跟熟的人會說自己的一些身分。(D1-54)

文化與社會建構了認同，面對較不同的認同，除了社會的接納也需要自己展現自己的「自信」與「坦然」，不同場域中有著不同世界觀的人們，總在不同的互動交流中瞭解多元價值並存的本然。存在本身便有其價值，而往往生命所認識的不同人會讓自己逐漸瞭解世界的寬容，更看重自己的存在。

三、人生是為了自己而活

在受訪者中，多數感受到自己透過自己相關的工作經驗，因此瞭解「改變」是自己生命中很重要的價值。從過去願意等待他人的變化，重新在自己的生命中轉變成追求自己的「改變」、「創新」，因此不論社會的進步革新或自己的理想等，在歷經過生命的重大事件之後，都使自己看到「為了自己而活」的重要性。

A 透過自己的生命經驗，體會到，為了自己而決定、變化，對於自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自己在企業中被抹滅了自己的價值，希望透過自己的經歷與努力，讓不同生命展現自己的獨特性。或許生活上會有些辛苦，因為瞭解自己是為了自己而活、而變化，所以感到幸福。

(對於我的人生價值)更精確的說，是尊重各種生命的獨特性。(A4-01)

歷經很多工作的轉換與思考之後，我發現自己的理想真的還是需要自己來創造，自己要為自己勇敢做決定。(A4-10)

做自己的代價其實蠻大的，需要不斷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還要持續向重要他人說明，可是能夠做自己真的是幸福的，你知道每分每秒都是為了自己而活。(A4-13)

同樣的，E 與 F 生涯價值觀較追求進步與成長，自己喜歡不斷學習、進步並尋找工作意義，所以選擇「不進入」制式的工作場域、轉換領域，希望在過程中延續自己的理想。

E 計畫重回北部，透過在學期間繼續充實自己，使自己找回為了社會改變與革新的熱情。

所以，我現在重新回到學校，是一個半舒適環境，我不知道，我想讓自己重新回到一個軌道，還有修一些有用的課。(E1-90)

其實我沒有打算真正畢業，或是打算念個四年吧。(E1-91)

F 透過信仰於運動與音樂方面的造就，看到自己的價值與興趣，所以開始對自己產生自信。

以前一直對自己很沒有自信，覺得自己表達能力不好，也什麼都不會。(F1-16)

不過後來在教會中學習並開發唱歌與足球之後慢慢開始有自信。(F1-17)

(進入信仰之後)價值觀的改變。以前覺得人生沒有方向，感覺努力卻得不到回報。(F1-19)

現在覺得努力投資在自己身上非常重要。(F1-20)

社會、家庭與自我，許多時候難以切割劃分；生命的長河會帶著我們如何經歷也是難以理解，然而，卻也隨著生活逐漸找到自己認同的價值、理想與抱負。外在期許與自我夢想之間，往往會經歷許多拉扯；但無論如何，這些因素在生命中都是重要的追求與考量。從青年待業者身上，也便看到他們對於生命的不同定義與追求。

■ 主題三、完美主義與自我懷疑的兩難



圖 4-4 完美主義與自我懷疑的兩難圖示

本主題主要闡述的是受訪者不論因為成長經驗對於「完美」的要求，或者自己在工作過程中無法忍受瑕疵、無價值與無意義等，使自己一再轉換工作，或者無法下定決心要選擇什麼樣的工作型態。在工作場域中，自己的需求與想法時常無法得到確認、支持，因此即使自己有所期待，卻終只能放在心上，讓自己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懷疑自己的價值。在這一部分，依據受訪者的經歷，分成三個次主題進行詮釋：「追求成長，與工作場域的溝通失聯」、「懷疑，是否真能有一個地方接納自己」與「計畫趕不上變化，人生的重新定向」，如上頁圖 4-4 所示。

一、追求成長，與工作場域的溝通失聯

A 因為對自我價值的要求較高，希望透過工作看到自己的價值與找尋到工作的意義。面對不同的業務，以極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或期許自己能有所表現，在工作上較為認真也有較多期待。或許是生涯的前幾份工作，不論在於自我標準的訂定、與上司主管間的互動或者自我價值的追求等，都因為工作場域的無法契合，所以使自己離職，選擇待業重新找尋目標。

我覺得我會想把事情做好，可是有時候你時間很擠或別人弄弄，你想做的事情不能做的時候，就會很痛苦。(A1-47)

想為什麼我會交這什麼爛東西之類的。(A1-48)

A 的同事因為標準「較低」所以能較快速完成工作，當業務到了自己的手上，卻因為想要做到完美，所以讓自己時常需要熬夜或犧牲假期趕工。自己的自我要求與同事較不一樣，所需耗費的時間較多；而主管也因為不瞭解 A 對於自己的期許，因此給予了其更多業務，使其無法負荷。

回來都八九點十點呀，有時候事情做不完還要回來做耶。因為那時候公司會...不能太晚走啊，他有門禁。(A1-43)

我每個工作都有周休二日呀，但我都沒有周休二日。第三個正職我幾乎沒有朋友，就沒有休閒。(A1-49)

主管就說，你應該可以再做的更多、更多啊，然後就崩潰。(A1-50)

會跟主管講，但不一定會有用，但我會想要到完美。我覺得至少拿出去不能到 60 分那種爛吧。(A1-52)

在自我期許方面，A 也因為較不擅長表達自己的需求，因此常常只是被動接受所交付的工作，而不會直接要求自己的權益，導致自己在工作上感覺一直受到剝削，最後導致工作倦怠，產生憂鬱，對自己失去信心。

好像我的上司都覺得，天呀，好像不能把人這樣壓榨到爆，然後下面就會補更多的人進來。(A1-06)

那你為什麼之前不給我多一點(同事)?或是在唉的時候...喔我比較不會唉啦，(他們就一直塞這樣)好像就是會吵的小朋友才有糖吃呀。(A1-06)

我那時就懷疑自己是不是得到憂鬱症，所以去找之前實習的督導。我那時真的覺得那時生活無望，人生無趣耶。(A1-53)

而 C 則因為自己漸漸在職場上失去熱情，也不喜歡故意委屈自己以求取保全，於是常常對抗來自上司的壓力，使自己無法放鬆自在的上班。

一開始滿腔熱血(?)興奮緊張，想認真學習和體驗生活，結果陸客、賭客、奧客直接把火滅了，個性使然，我嘴很不甜(工作的時候比較嚴肅，一認真就不開玩笑那種)，做事認真也不得寵。(C1-54)

在公司學不到東西，日復一日覺得每天都在被消耗，熱情全滅。(C1-06)

然後一天比一天不開心。(C1-07)

最後算跟部門某個老闆對著幹吧(?)現在想想其實只要嘴甜抱她大腿就沒事了，但當時就是無法、做不到。(C1-55)

二、懷疑，是否真能有一個地方接納自己

B 和 E 則是自我期許比較高，B 因為不喜歡受到指責、批評，現階段在要求自己，希望自己能到達一個水準。因興趣的領域在文學與藝術，所以現階段主要在累積相關的涵養。對於自己的期許是高的，看著眼前的自己，有許多的譴責，希望自己能加緊腳步，在希望專精的領域中，自己的能力能有所精進。

對於出版社，我不知道我擅不擅長，或許我可以當編輯，但我可能無法當排版。如果我
我要進入任何產業，我一定要是那一群最頂尖的人。(B1-113)

面對現在的自己，B 始終覺得有所不足，苛責自己，認為自己比不上，無法接受自己略遜他人（前人）。

……我的標準一直都是高標的。以前可能是跟同齡，甚至是大我幾歲的人比，現在要
比的話就是跟全世界古今往來的人比。(B1-328)

……因為人的一生就是這樣，就是你跟同時代的人比好了，就是因為你們所屬的科技
背景比他們多，然後可能社經地位是可以去 compare 的，要比就這樣比。(B1-329)

E 則因為自己心理狀態不穩定，害怕自己成為別人的「問題」，且覺得自己無法被公司所接受，面試經驗也使其受挫，驗證了自己對於自己的假設。

大概(2016年)2月底3月初面試，一階團體面試和二階個別面試都沒有人要我，甚

至到後來跟面試的主管公司鬧得有點不愉快。(E1-24)

我爸我媽在我回家的前半年，就是每天都在斥責說我不負責任，不為自己負責，不知道自己要幹嘛。(E1-25)

所以在面試的時候，主管有類似的表現的時候，自己想到這一段，自己感覺到很害怕，

想到爸媽大聲罵的樣子。自己狀況很不好。(E1-26)

三、計畫趕不上變化，人生的重新定向

D 的身上有比較多的自我懷疑，或許因為進入職場的心態仍未調整，未預備好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又因為從大學以來的計畫—考上諮商所的目標一直無法達成，因此在現階段也一直在徘徊猶豫，除了對於自己能力的懷疑，也不清楚自己未來人生的定向，僅以「不會去想」帶過這一部分的問題。對於自己的性向部分，有許多時候仍無法認同，因此常覺得自己無法被家庭接納，擔心自己向父母坦承自己的性向會影響彼此的關係。另一方面，因為尚未有較穩定的支持系統，自己懷疑較多，還處於認同找尋的過程。就當前待業的階段，給予 D 的是一段時間，省思自己目前想要從事的工作類別。

就朋友有告訴我，雖然沒辦法上諮商輔導的研究所，但是，可以去做研究。但，我暫時應該不會去想這一些事情。(D1-100)

就是我有試著……跟他們講自己(同志)身分的問題，但是最後還是會卡住，就是你會……不管你自我揭露地再多，我覺得最後還是需要面對家人的這關。(D1-92)

其實自己不這麼覺得(自己在家中是幸福的)，因為卡在自己的一些身分、家庭的一些事情，其實對於自己家庭這一塊，大部分還是負面的感覺居多。(D1-143)

主題四、追求真實的自我，無偽誠然坦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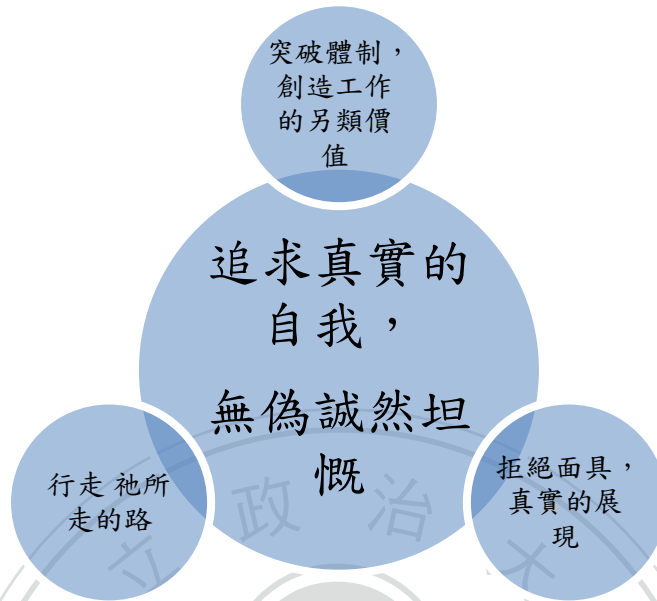


圖 4-5 追求真實的自我，無偽誠然坦慨圖示

本主題所看到的是受訪者「真實表達自己」的需求。不論是「自在的表達自己」、「對於權威與權力的反抗」與「不需委低自己的姿態」等，在訪談中多能感受受訪者對所處環境「討好」、「制式」、「權威」等文化的不滿。透過這一些受訪者對於過去相關工作、面試或求學經驗的批判，使我們看到他們對於自己的不同期許，進而做出生命中的不同選擇。受訪者也多在待業的過程中重新省思自己，期待下一份工作中自己能有所調整。進一步也分成三個次主題進行討論分析：「突破體制，創造工作的另類價值」、「拒絕面具，真實的展現」與「行走祂所走的路」，如圖 4-5 所示。

一、突破體制，創造工作的另類價值

A、B 與 E 在訪問時分別同時提到，自己不喜歡僵化的體制，所期待的工作

環境應該是能流動且包容的。不希望工作變成只是為了達成某種目標，而是希望在過程中創造不同的價值、建立不同的關係網絡。

我就是擺明說我想幹嘛，然後你想不想要我這樣。我不是為了工作而迎合別人。(A1-56)

可能自己蠻不習慣在一個體制下工作，覺得自己會僵化。(A4-09)

我不喜歡被綁這麼死，而且那個時間是很固定的，我就變成...像是你要符合某個框框的規定。(B1-146)

所以我就想，因為我知道我去到一個機器人的環境，我很快就會變成那樣，我好不容易從XXX出來，我不想再爛下去。(E1-37)

二、拒絕面具，真實的展現

在 C 與 D 的身上，主要著重於自己不想要單純為了工作而做作、欺瞞自己的目的，成為人前人後兩個樣的面具人，希望即使是工作，仍能誠實地對待人。

可是有時候懷疑自己是不是太天真了？跟前老闆硬碰硬的時候 我哥也教訓我清高什麼，可是很多人都人前人後兩個樣 我覺得很噁心啊。(C1-89)

雖然（之前面試上的職位）也是可以轉，但是因為我跟他們老闆很好，就不想要瞞著，所以就沒有過去了。(D1-03)

三、行走 祂所走的路

F 因為信仰的關係，對於自己的工作與生活經驗，以信仰為自己的檢核。當面對許多的事件，多會重新檢核自己，讓自己省思是否有所錯誤。相較於其他受訪者，F 所關注的面向在於自己是否能在過程中依然依靠著信仰，並透過許多不同的體會，讓自己逐漸打開對於生涯的視角，多方嘗試而減少設限。

工作上比較希望能夠有成就感，比較追求永恆世界。(F1-11)

當兵前我禱告說希望能得到一些鍛鍊，因為原本就有在踢球，所以體力上沒有什麼問題，但剛好一去新訓就開始感冒，然後又遇到一些個性比較差的同袍，所以內心真的受到很多鍛鍊。(F1-46)

下部隊之後，長官很容易生氣，我們部隊人數又少，長官和同袍會說：「你不是 X 大的嗎？怎麼會這種事情都做不好...」(F1-47)

當時努力禱告並想著聖經的話語，要愛人如己，為了說話傷害我的人禱告，之後就比較能夠原諒。(F1-48)

雖然（辭職並轉換到下一個階段的工作）會有點後悔當初的決定，但也體會到自己必須勇敢多方嘗試，不要把自己侷限在某個框架。(F1-51)

真實看到 神在自己身上的作為與 神的帶領，讓我不至於走偏。(F1-54)

小結

整理了六位受訪者的資料，發現在四個主題：「我是誰：生命任務的認定」、「我如何成為我：自我價值觀的轉變」、「完美主義與自我懷疑的兩難」與「追求真實的自我，無偽誠然坦慨」中，受訪者對於「自我認同」與「職場價值觀」二大議題的辯證與釐清。

透過主題一的詮釋，看到在每一位受訪者的身上，各自所樹立的不同生命任務，這可能是從過去的成長經驗而來，也可能是在現階段中對於自己生命的整理，感受到的是他們事實上都為著自己的目標而努力的捍衛著，並以此為前進的指針。文中一一的撰寫出來，是一種支持、定位也是一種致敬，希望受訪者在未來的人生中以此為目標如此規劃，為青年時期的自己留下一個重要的認同指向。

與受訪者的對話中，時常感受到他們因為現階段有限的工作經驗，尚在調節自己的「職場價值觀」和「與上司同事互動方式」；另一方面，則是調整「長

期以來家庭互動的狀態」。在研究的過程中，感受到「自我」與「家庭」這兩面向是當代的「青年待業者」所關注的核心。面對自我，更多時候思考著有什麼強大的理由讓自己真的找到「為自己而活」的深刻決心。雖然多位受訪者都能對於自己的生涯作出明確的規劃與決定，但少數受訪者卻因為自己的身心與認同狀態等，在自己的生涯中迷惘著；面對家庭，受訪者或多或少覺得有些責任，使自己在「依順父母」與「放下父母的期許」之間擺盪，期間中也經歷內心的衝突與掙扎。面對著家庭的期許、要求，因為家庭就在人生全程的脈絡之中，對於受訪者而言，多是難以釐清的部分，也將是本研究另一個重要的關注議題。下一節將會進一步針對「青年待業者」的家庭進行詮釋，使我們對於「青年待業者」家庭樣態與動力對其生涯的影響有更深入的瞭解。

第三節 華人家庭文化動力對於青年待業者生涯的影響

與受訪者進行談話的過程中，聽著他們敘述種種關於家庭的互動與自己在家庭的成長經歷，漸漸看到並釐清當代社會的家庭樣態以及其對受訪者生涯價值觀的影響。在不同的家庭中，不論價值觀、教養態度或者生命經歷的不同，都使得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與對話產生不同的作用。而在本章節中，共分為三個討論主題：「家與我，生涯價值觀的搖籃」、「短路的溝通，難解的誤會：華人家庭動力」與「回頭的洞見，期許與展望」。

主題一、家與我，生涯價值觀的搖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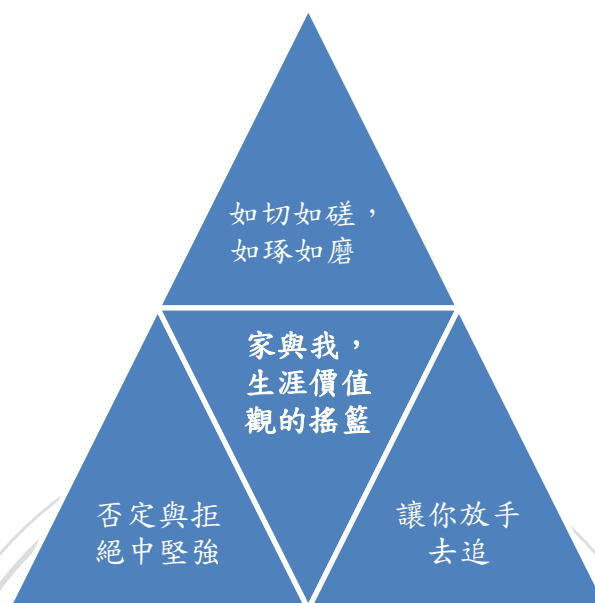


圖 4-6 家與我，生涯價值觀的搖籃圖示

在本主題中，將呈現六位受訪者對於自己家庭的描述，透過家庭的敘說，使我們透過其中的互動看到家庭中父母價值觀對於當事人的微妙影響。透過敘說，看到彼此價值觀間的流動，發現不同受訪者中家庭背後的關係模式。針對六位受訪者的家庭價值觀，個別發現次主題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否定與拒絕中堅強」、「讓你放手去追」，如圖 4-6 所示。

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在 A、B 與 F 的家庭中，父母對於受訪者的期許是大的。因此不論是透過生活習慣的要求、學習不同才藝或要求讀書等，都希望當事人能呈現較好的學習表現。因為 A 是長女的關係，加上父母的特質較要求精準完美，父親較為嚴厲，成長過程中受到父親較大的影響。對於自己的生活習慣或對於事情的要求，標準都會較高。

他們都覺得事情一定要做好，他們都覺得我房間收的不夠整齊，或是地掃得不夠乾淨。(A1-67)

好，我覺得他們某些時候滿嚴格的啦。(A1-68)

對於 B 而言，家庭給予期許多的期待、期許，因此在小時候給予自己學習許多才藝課程。

我覺得在於教育，他們就給我學很多才藝，我就沒有什麼說話的餘地，比方學鋼琴、珠心算，寫書法、程式設計、武術、數學、英文、美術、作文。學過的才藝非常多，但是一半都忘記了吧。(B1-25)

我覺得我爸在這一方面還滿強制的，但他們也是不會禁止我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比方說看自己的書。(B1-28)

F 提到自己的父母主要會希望以讀書為主。

(父母一直以來要求自己)好好讀書就對了，對我期待很大吧！但大學之前幾乎都沒有太多的溝通。(F1-14)

而在生涯價值觀方面，三者的父母相對而言較追求穩定，不希望在生活中有太多變動。也可以看到在 A、B、F 父母的價值觀中，期待孩子選擇較穩定，符合社會期許的工作。

(父母期待自己做) 什麼樣的工作喔，錢穩定啊、薪水高啊。家人在意穩定。(A1-124)

父母期待自己當公務員，比較穩定。(A3-07)

家裡的影響就是：不要太計較，要大智若愚、與人為善之類的，基本上我不要做壞事他們

都可以接受。(A3-16)

B 的爸爸則較直接的表示他所追求的目標與理想可能無法使自己獨立生活。

我爸一直就是覺得我這樣賺的錢可能不夠，可能就是會餓死或幹嘛，我就覺得他對於我的興趣發展都不太重視。(B1-197)

可能都會覺得這（自己所追求的文學與音樂）都是小朋友的一些玩意兒吧。(B1-198)

我不知道用階級分是不適合，就不是一個非常上層階級的想法，他的養成是一個比較商人功利的角度，但他的品味養成我覺得是挺有問題的。(B1-204)

F 的媽媽則認為應該要努力的工作，不要東想西想。

(媽媽常對自己說) 音樂不能當飯吃，趕快去找工作。(F1-01)

(我都回覆他們說) 我要先學怎麼教音樂，給我一年的時間。(F1-02)

因此，當面對著自己許多內心的疑問、對於生涯的選擇時，A 與 B 則各自尋求了家庭之外的管道以支持自己的認同。

A 在一次「心理劇」的課程中洞察到自己對於父母想法過於意識，使自己時常左右猶疑，也因此時常無法專注在自己想追求的事物上。

然後那時候心理劇帶給我的煩惱是，那時候好像我在講那什麼，好像義無反顧地往前還是什麼，我忘記了。(A1-146)

但是，那時候就釐清了，其實煩惱我最多的就是我爸媽的雜音。(A1-147)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就叫我爸媽往後丟，叫他們坐好，然後旁邊就是自己的難過，就是好好面對自己的難過。(A1-148)

B 因為自己人際、資訊的資源，所以使自己能不斷補充相關的知能，堅持在音樂與文學領域的累積與能力的培養，因此使自己在與父母互動過程中能較為平等，減低自己受到父母控制的機會。

與父母的互動，近幾年以來越來越像平輩，在音樂與文學方面，因為我一直以來的累積，所以有很多長輩在音樂或文學方面他們已經無法超越我。(B1-111)

然後在資訊圈，我覺得自己的消息流動掌握還滿好的。(B1-112)

他們也知道，就是我有企圖說服他們就是我在這個世代就是知識水準和時代的掌握上面也不會比他們差。(B1-128)

二、否定與拒絕中堅強

C 因為父母工作較為繁忙，在成長的過程中，很早就開始上學了；E 則因為自己為獨子的關係，長時間是孤獨的。學校是兩位受訪者發展歸屬感重要的地方，他們因為能在學校認識同儕，總是期待上學。

因為我爸媽很忙，我一直是補習班小孩（2 歲就上幼幼班了）。(C2-06)

小時候相比內向的小孩，我是很外向的那一類小朋友，比較快跟大家玩在一起的那種型。(C2-07)

小學時，雖然我討厭考試討厭有的老師很討厭，但其實我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可以見到我的朋友們，我喜歡跟他們相處、玩在一起。(C2-08)

E 則因為天生的特質，所以在學校能獲得許多同學的好感。

.....因為我國小算是很.....學校的風雲人物，然後就是很「槍央」(台語).....。(E1-09)

然而，當面對生命中第一個轉換時，C 與 E 個別面臨著學校同學的誤會與自己對下個階段學校的「拒絕」，進一步因為父母對於彼此心理感受的漠視，導致親子之間的溝通開始受到影響。

小六時，C 因為在班上受到同學的誤會，爾後被全班同學排擠。在那段期間中，面對自己內心的無助與難過，家人並沒有解決的動機，也缺乏相關的輔導技巧與 C 進行互動，最後只能嘗試用自己的方式調整與改善。

那件事後(小六時被朋友誤會而受班上排擠)我在國一嚴重自閉還有憂鬱 也很容易控制不了的暴怒，我沒辦法跟爸媽說，他們會說我亂講，一點幫助也沒有(更不要提我想看醫生)。

(C1-33)

我從愛講話的個性變成沈默完全不開口的類型。除了自殺，大概憂鬱症該有的症狀都中了。

(C1-35)

之後是自己強制自己要跟座位周邊同學開始試著說話，大概到國二吧，強制治療(?)有效，我才漸漸走出來。(C1-37)

爸媽以前思想很傳統，他們說了算，不准反對。(C1-42)

而 E 面對自己的期許，儘管升國一時自己多有些想法想爭取認同，但往往最後依循父母的決定。面對自己的優點、長處，相較之下父母較不承認，而多會指責自己的缺點，使自己感受生活的無力。

但是那時候(國小畢業時)我家因為沒錢，沒辦法讓我念(大多數國小同學去的國中)。雖然我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沒錢。(E1-10)

然後我覺得，我就開始去拒絕我即將要去的環境。(E1-11)

就是因為我國中是資優班的，同學都是台政清交成，然後，親戚啊，別人家的小孩子啊，

包含，我覺得我媽總會否認很多事情，可能我的一些優點。(E1-48)

面對自己的生涯選擇，C 和家人面臨了重大的衝突、冷戰。儘管最後仍在自己的堅持中得到了自己的結果，然而卻使自己與父母的關係陷入另一種的緊張，也更加樹立當事人透過自己爭取生涯的價值觀。

國三，家裡要我唸公立高中，我想唸文藻，他們聯合全部親戚來勸我放棄，甚至叫跟我最親的堂姐來勸我，搞得很像眾叛親離。(C1-25)

我抗爭無效就不唸書了(因為我媽說「寧願你讀家裡附近爛高中也不讓你唸文藻」，認真唸的話我成績還不錯)。(C1-26)

最後倒數不到百天，爸媽妥協，我重新開始唸書，吊車尾考進文藻。(C1-27)

三、讓你放手去追

在 D 的家庭中，家庭的價值觀是比較偏向自由的。願意給予 D 較多的時間與資源去探索，也相較給予較少的壓力。

因為我們家一直都不太管小孩。(D1-09)

所以就是，我就是說什麼，啊因為都要過年了，工作也比較難找。就想過年後再投(履歷)，啊他們也都尊重。(D1-10)

面對自己的待業，最大的部分就是開始察覺到，父母其實希望把自己帶在身邊。D 逐漸會開始感受到父母想要留住自己的期待。

(在家待業的時候)最大的部分就是會開始察覺到，他們其實希望把小孩帶在身邊。(D1-77)

因為我爸媽就是會比較尊重小孩的做法，所以當我在找台北的面試的時候，他們就會說，「台北的有比較好嗎？」(D1-78)

有一次我被問得很煩，我就說：「你們是不是希望我留在家裡？」我就直接這樣問，我媽就嚇到。(D1-80)

我媽就說：「當然還是希望小孩留在身邊，但是，也不想強迫你們。」(D1-81)

面對未來的規劃，不論生涯或家庭，D 儘管內心中還無法確定，卻也發現與感受到父母給予自己的支持與鼓勵。

像我媽，有表達過如果我要創業他會支持我，只是後來我沒提了就不了了之。(D1-130)

我爸是覺得沒有是一定要怎麼樣做(工作)。(D1-131)

像我也漸次的表達我可能不會生小孩的這件事，然後測試他們，然後我爸就覺得，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現在這個年代也沒有說一定要生小孩。(D1-132)



主題二、短路的溝通，難解的誤會：華人家庭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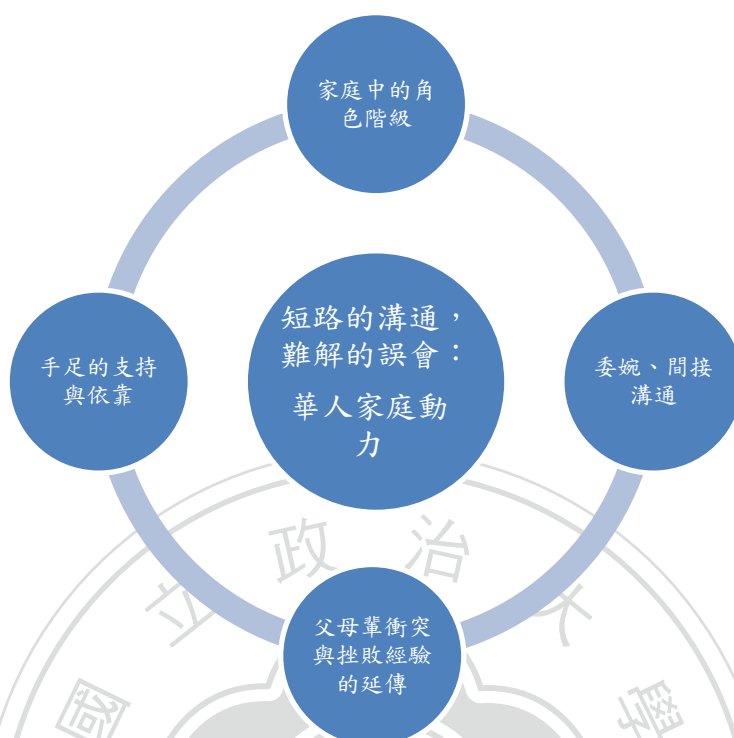


圖 4-7 短路的溝通，難解的誤會：華人家庭動力圖示

本主題中將進一步深入不同受訪者家庭中的溝通模式，透過進一步的理解與發現，瞭解「青年待業者」不論在自己進行日常生活或在自己的生涯抉擇中所面臨的溝通難題。在本主題中，除了透過趙文滔等人（2016）所提出的華人家庭動力進行分析與詮釋（包含：「家庭中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在家庭的自我開展」與「委婉、間接溝通（少說多做導致誤解、以生氣責備表達關心）」）；另外也會藉由本次研究的訪談資料抽取相關的動力因素。在本主題中將以次主題：「家庭中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在家庭的自我開展」、「委婉、間接溝通（少說多做導致誤解、以生氣責備表達關心）」、「父母輩衝突與挫敗經驗的延傳」與「手足的支持與依靠」進行討論，如圖 4-7 所示。

一、家庭中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在家庭的自我開展

在 A、B、C 與 E 的家庭中，可以發現在他們的過去或現在的成長經驗中，多有著父母的「權威」經驗，並且因為這樣的權威經驗，使得自己在價值觀與生活方面受到許多的影響。

在價值觀方面，A 的家庭便給予其許多較為嚴格的生活習慣，也使其面對工作事物時會較追求完美與嚴格，較為自我要求。

為什麼會比較嚴格，就是會想要把事情都做好呀，而且可能有時候會有些好強。(A1-66)

因為我爸是.....比較像那種日本公司，他也會要求準時。(A1-69)

他(爸爸)管我管很多呀，而且他很兇。(A1-71)

而在 B 的家庭之中，則發現家人彼此互動的階級較為明顯，主要是由「父母」做為事件對錯的評斷，對於孩子的「抵抗」是較為不接受、不採納的。面對彼此價值觀差異的衝突，較難以彼此溝通，而常以單一的價值觀作為審核。

我媽有一陣子滿喜歡講我小時候的，就是大概在我能記事以前，就是某次我跟她為了某件事情吵架。(B1-123)

然後，她覺得我就是錯的，但我覺得我就是沒錯，所以他就叫我過去罰站，站了大概三四個小時，我不肯跟她道歉就是不肯道歉。那大概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吧。(B1-124)

面對 B 近期擔任合唱團團長的決定，自己的媽媽也較為反對當事人的決定，並對當事人表達生氣。儘管背後的心情是關愛，卻也顯現父母對於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事物，常常使用生氣指責的方式表達，而較不接受其他的觀點與想法。

然後，我媽對於我當團長一開始也是滿反對的，就是要有錢有閒的人才會有辦法當團長。(B1-129)

所以就是她一開始滿生氣的。然後我有試圖安撫她，然後我覺得有比較成功了啦。(B1-130)

C 則在國中時期強烈的感受父母對於其的「控制」，希望其按照一般社會期許—就讀高中，而不要就讀專科。

國三，家裡要我唸公立高中，我想唸文藻，他們聯合全部親戚來勸我放棄，甚至叫跟我最親的堂姐來勸我，搞得很像眾叛親離。(C1-25)

爸媽以前思想很傳統，他們說了算，不准反對。(C1-42)

而對於 E，不論從小到大，都可看見父母較為強勢的互動。這卻無助於 E 的發展，反而使其身心理方面造成很大的影響。儘管是出於心意，想要帶給孩子較為健康的生活；然而，當面對身體的不適，家人卻以較為權威式的角色否認當事人的需要。

胃不好是小時候父母給自己喝精力湯，那次傷害超大，大概三四年級的時候，喝全是生菜，是很精華的，然後連續喝幾個禮拜，就吐，然後腸胃就不好。(E1-72)

而且我家不太吃藥，我如去吃藥，我媽會失控，會把藥丟掉。(E1-74)

當 E 服完兵役回到家中時，因為尚未開始工作，所以多受到父母的斥責，在生活環境中較缺乏支持，因此只能被動的接受來自於父母的批評。

(當完兵 2016 年) 一月的時候其實跟以前一樣，就是責罵，然後我會恐慌，就是不知道自

己要幹嘛。(E1-62)

「你就是不負責任，你就是逃避……」比較像是恐嚇。然後……詳細我可以翻 FB。(E1-63)

我一直不去工作，是因為丟人現眼。就像躁鬱症，我這個人不穩定，傾向極端，可能我也有一點完美主義。(E1-28)

二、委婉、間接溝通（少說多做導致誤解、以生氣責備表達關心）

在關係的互動上，發現到在每一位受訪者的家庭之中，家人彼此之間的關心主要是物質、行為上的表達，而較為抑制自己內心的溝通。

在 D 的家庭之中，則因為不知道如何表達與調整彼此的情緒，為了避免不知道如何解決的情緒衝突，逐漸壓抑自己內心的想法。而後發展出「傳話筒」的對話模式。

我們家就是那一種，我們家吵過一次架之後，就會因為不想要再跟對方吵架，而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情緒，久而久之大家表達自己情緒的能力就會下降。(D1-65)

害怕彼此受傷，可是又沒有，又不知道怎麼去表達，所以又會累積。(D1-66)

可是累積久了又會爆炸，可是你又會發現，因為又不講，所以那個講的能力會下降，所以講的話會越來越難聽。(D1-67)

我妹，他要講什麼話，會先透過我，因為她怕她會講不好，爸爸會生氣。然後我爸，要講什麼，會透過我媽，來告訴小孩。(D1-70)

在 F 的家庭之中，則可以看到家人儘管對於自己的期許很深，卻多將這樣的情懷放在心中。而直至自己接觸信仰，認識更多人並思考自己的人生之後，才漸漸地與家人談論自己的未來。

(父母)對我期待很大吧!但大學之前幾乎都沒有太多的溝通。(F1-14)

應該是說國中高中時都只是一直說好好讀書,大學我進教會之後,慢慢開始主動跟家人聊。

(F1-15)

當 F 大三時因為課業不佳被退學之後,與家人產生了一次大衝突,當真正面對自己與家人價值信念的時候,卻也才發現,原來彼此在想法中有許多不同之處。平常沉默或與自己互動較為衝突的母親其實對自己有許多關心,只是沒有表達出來。

大三時被二一退學。(F1-30)

(家人和自己之間的互動像爆炸一樣大吵)爆炸啊,我媽很傷心吧!(F1-40)

我(平常)只要跟我媽講話不久就一定會有一方開始大聲(F1-41)

三、父母輩衝突與挫敗經驗的延傳

在家庭圖的探問中,發現 B、D 與 E 的家庭,不同世代的互動過程有著不同的衝突事件或挫敗經驗,影響不論當事人對於自己家庭的期待或對於父母的認知;也因為這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使得父母的價值觀產生改變,影響當事人的世界觀。

B 的家庭之中,因為過去父執輩的衝突事件,使得當事人在家庭中,金錢方面的界線會與父母切割地較為乾淨。

第一個比較早的大概在十歲吧,就我們家大吵架,就我大伯那一次來我家,然後拍桌子,

吵了很大的架。(B1-09)

.....大概是為了錢的事情吧,然後就吵得很兇,然後那時候就大家都在。我有出來講一些

話，然後到了去年比較解決這一些問題。(B1-10)

因而，在於與父母的互動過程中，自己會較為警覺金錢的界線。

不會，我不會跟他們要錢，我通常跟他們借錢都是遇到很大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會借我。

(B1-261)

我真的就是粗心，不然就真的不會跟他們要錢。我對於錢的想法其實滿.....保守的。(B1-262)

所以我真的會用借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學過會計，會計第一課就跟你講就是帳戶要分開，家裡的錢是家裡的錢，爸爸的錢是爸爸的錢，媽媽的錢是媽媽的錢。(B1-266)

而在 D 的家之中，則因為爺爺在外發展其他的情感關係，離家出走，使爸爸從小與奶奶相依為命。而也因為如此，影響了父親對於 D 的家庭期許。

爸爸從小因為爺爺一些事情（外在有其他伴侶），所以離開家裡，從小他就跟奶奶一起住。外祖父印象中是種田這樣。(D1-16)

因為他（爸爸）說結婚是一件責任，就是你結了這個婚，就不要隨便離，不然就是慢慢等，合適了在結。(D1-134)

而在於 E 的家庭之中，因為父母曾經在職場或生活中遭遇的事件，影響了父母對於人際的信任。

我爸不知道以前怎麼樣，但是我爸以前在一間公司，結果董事長去世了，他的各個兒子各自為政，公司分裂。加上那時候金錢周轉不良，所以轉不過來。(E1-80)

那時候處理一些事情，然後.....但是請的律師好像偏向某個派系，我爸那時候是總經理，

那時候被騙了，那時候一直打官司，那時候我還小，還不太懂。(E1-81)

我想一下他(爸爸)最常跟我講的是：「不要輕易相信別人。」(E1-82)

我媽基本上也是這樣的價值觀。所以當我朋友變多，我從人脈獲得一些利益的時候，其實他們滿排斥的，可能怕一些東西，我不知道。(E1-83)

我媽沒有朋友。通常比較在家裡，除了外婆之外沒有比較親近的朋友。(E1-75)

有四五的兄弟姊妹，有些過世了，其他比較多在外縣市。(E1-76)

我突然想到，為何我媽不去找兄弟姊妹？就我媽那些親戚，都不認識，(過年的時候)我家也不回娘家。(E1-77)

我媽的就是這樣，沒有交際生活。(E1-79)

而這樣的價值觀也擴及到了E的身上，使其面臨價值觀的混淆，影響自己的心理狀態，而直到現在，也依舊在尋找解決自己這樣認同混淆的方法。

所以我上大學之後，其實我無形帶著人都是不可相信的態度跟人相處。(E1-84)

其實應該這樣講，我的天性是喜歡交朋友但是我長期被洗腦，被教育環境，我身體一直被灌輸。(E1-86)

面對家庭中許多的衝突，多數其實從未解決。在不同的受訪者的家庭之中，或多或少會有些需要協助的部分，然而，很多時候所選擇的並非尋求協助與解決，而更多時候是依賴自己的力量，或者是隱忍。如同D所述，「……不會讓其他人知道，……。」

因為我爸跟其他兄弟姊妹都不合，但我媽跟其他兄弟姊妹雖然很好，但是家裡的狀況不會讓其他人知道。就是只會在我們家，不會有第三者。(D1-68)

四、手足的支持與依靠

對於擁有手足的 A、B、C、D 與 F 而言，相對父母較為階級式的互動，手足所給予的支持與陪伴，使當事人在生活中能有人一起討論，能傾吐內心的想法與感覺。

在 A、C 與 D 的訪談中，發現了手足多能成為當事人生活行為的「照映」，接納自己的樣子，不論提供建議或談論心事，使當事人在生活中不會感到孤單，分擔自己的壓力，也能透過彼此的討論有所改變。儘管當事人並不一定接受或認同，卻也使自己能重新思考可以如何選擇或行動。

對，他（我弟弟）昨天在那邊講我什麼，你就像那伊索寓言，那個騎驢之類的，上上下下不被整死了。（笑）。（A1-74）

但我弟最近真的很常問我，他說，你幹嘛總是搞的烏煙瘴氣雞飛狗跳的（笑）。（A1-81）

我很直接呀，超級直接的，但我弟不會，我弟比較委婉，喔，所以我也在學著怎麼樣比較委婉地講話或做什麼啊。（A1-82）

可是有時候懷疑自己是不是太天真了？跟前老闆硬碰硬的時候，我哥也教訓我清高什麼，可是很多人都人前人後兩個樣，我覺得很噁心啊。（C1-89）

我妹吧，我妹是第一出櫃的，她有什麼心事也都會跟我講。（D1-105）

而且以個性來說也是我跟她最像……。（D1-106）

（通常在家中較靠近可以討論事情的人）我姐吧。（F1-41）

A 提到自己也會與手足討論，參照學習並提升自己生活中的人際互動，進一步也會透過與手足的對話思考自己在價值觀方面可以做什麼調整。

對啊，我覺得有一點耶（自己學習手足的人際互動模式與價值觀），因為我覺得我弟弟是個聰明的人，他就是對周遭都很敏銳的那種，他觀察力很強，對呀。（A1-75）

我弟喔，他誰都不信，他信他自己。他書也不太看，他覺得，我就是我啊，我自己會做判斷啊，為什麼要聽別人怎麼說。（A1-72）

我弟跟我差很多，就我在意別人很多看法，但我弟不會。（A1-73）

對於 B 而言，手足則是自己在人際互動中重要的依據。由於在外的人際互動受到師長的侷限，因此主要是透過手足的反應與回饋，增進自己的人際經驗，成為自己在生活中重要的依據。

什麼樣的影響喔……（妹妹對於自己的影響）就是一個互相照顧的人吧、關心的人，就會知道說，我自己可以關心人，可以做一些什麼樣事情是關心人的。（B1-192）

還好耶，我跟她互動滿小孩子的，滿打打鬧鬧的，是我打打鬧鬧啦。那她的部分就是遇到我，沒有在正經的，是我的問題。（B1-169）

就是可以玩啊，看到妹妹還滿放鬆的啊。（B1-168）

主題三、回頭的洞見，期許與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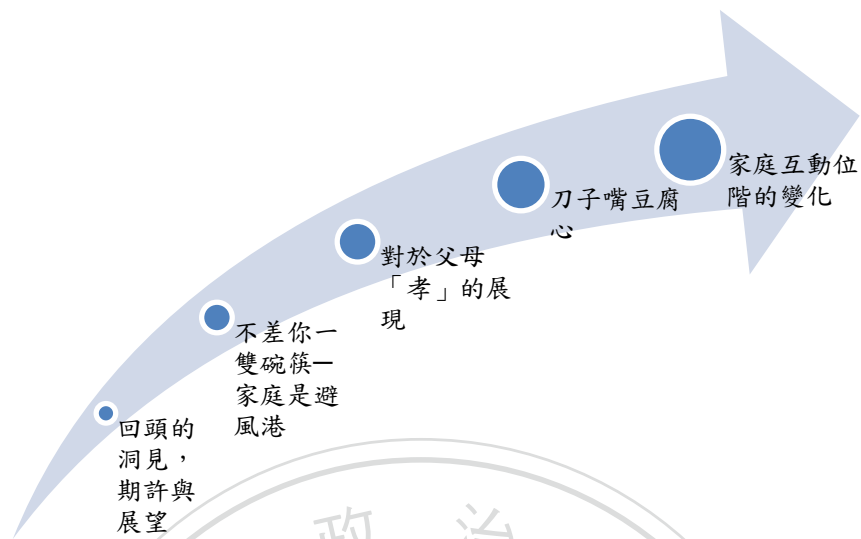


圖 4-8 回頭的洞見，期許與展望圖示

在本主題中，主要整理六位受訪者對於家庭的期許與真實情感。或許家人對於自己而言有許多的不完美，然而在他們心中，父母與其他家人依舊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視的一部分。本主題所包含的次主題為：「不差你一雙碗筷—家庭是避風港」、「對於父母『孝』的展現」、「刀子嘴豆腐心」與「家庭互動位階的變化」，如圖 4-8 所示。

一、不差你一雙碗筷—家庭是避風港

對於 A、B、C、D 與 F 而言，家庭成為自己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依靠。不論為了自己生命的承載，或者為了自己生命的擔心，或者只是單純給予自己時間……。儘管對於現今的自己看來有所壓力，卻會隨著時間逐漸看到家庭的幸福與愛。

對於 A 而言，雖然對於父母的抱怨很多，卻另一方面在不斷的省察中體會父母對於自己的關心。

家庭對於自己來說是避風港。(A3-08)

其實跟很多人相比，我們家也算開明，我感覺得到他們的期待因而有壓力，但我若沒照做，他們好像也還好。(A3-04)

而對於 B 而言，父母同樣給予自己在求學過程中許多的支持，面對師長的逼迫，願意站在孩子的視野，支持他。

就是我爸媽也覺得不要上就可以不要上，損失他們可以就是自己承擔，我也可以自己承擔。(B1-41)

對於 C 而言，在歷經許多事件之後，體會到家人對於自己的重要性，儘管彼此還是比較難平和的互動，卻在內心中瞭解父母深刻的情感，而更珍惜家人。

小六事件之前，雖然會怕他們，但我還是蠻依賴的。人格變之後，我變很冷漠、不喜歡說(他們說我太獨立)，我現在會認為家人很重要，即使我嘴不甜臉很臭。(C1-77)

恩，空間(父母給予自己在生涯決定部分很多空間)這個不否認。擔心(父母對於自己的擔心)，其實我覺得他們(父母)一直都擔心欸 XD，沒工作擔心，就算我出發去工作他們也會擔心。(C1-80)

而對於 D 與 F，重新的省思過去的生活型態後發現，家人對於自己的支持與照顧成為生命中很重要的時刻，並佩服、感謝自己的家人。

以我的身份來講是真的滿幸福的，也不用被管.....像我這一年不是很廢嗎？但他們(父母)也完全就是支援我。(D1-135)

因為.....主要是因為我姊已經去工作了，就是負擔我的生活費也沒有多少。所以他們(父

母)就是讓我好好沉澱,想想自己要做些什麼。就是這些地方想到還是滿感謝他們。(D1-136)

這樣想起來我還真的蠻佩服我媽的。(F1-43)

家庭能忍受我沒工作那麼久的時間,現在想起來很感謝。(F1-24)

對於 E 而言,父母因為發現了自己孩子相關的心理症狀,因此逐漸改變彼此的互動模式,使 E 能夠在心理上得到關心與照顧。

到(2016年)四月中,那時我發現 ADHD 狀況,我也跟他們說我要考研究所,到五六月我也去看精神科,那時候他們才漸漸變得溫馨,可能會覺得有被關心的感覺。(E1-65)

二、對於父母「孝」的展現

「孝」對於多數的受訪者而言,是一個自己看重的家庭要素。不論是透過證明自己的決定,使父母能安心;或者與父母的和平相處、物質上的給予與身體上的照顧……等,都展現自己內心對於父母的尊敬與在意。

對於 A、B 與而言,自己會藉由使父母安心,讓父母感受自己對於他們的孝心。

(關於自己的生涯)更多是在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且想辦法說服及證明,使父母安心。(A3-06)

他們知道會擔心的事情我就避免讓他們知道,但我不會騙他們。(B1-258)

另一方面,B 與 C 同樣也承認自己較不聽父母的話,然而,卻會希望透過自

已在物質上的付出，使父母感受自己對於他們的愛。

還好耶，其實自己也滿孝順的，不太聽他們的話，但至少會努力嘗試跟他們相處。(B1-23)

雖然我是想多賺一點錢給他們，但這件事情，我跟我媽聊過，我給我自己的壓力比他們給我的壓力還大。所以還好。(B1-120)

經濟開始有小拮据感，但今年過年照樣有給爸媽包紅包。(C1-81)

而 D 則是希望藉由照顧父母，在意家人的健康已展現自己的「孝」。

因為最近一直在想，因為我爸很喜歡吃重口味，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應該放縱或是禁止，為愛禁止他去吃。就我會不知道哪一個才是代表說對他好。(D1-125)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說，就是我爸的人生也不是過個很順遂。(D1-126)

那，就是在他終老，在他死前可能是他唯一可以掌握的時間。是不是就不要管得太多，讓他嚐個口腹之福。(D1-127)

可是就是會覺得，他的解決方式是我先吃解毒藥，然後我就可以吃毒的這種概念，然後我就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D1-128)

因為在家，可以顧他們的就是我。(D1-129)

而另一方面，逐漸地透過自己生命中的反省與體會後，F 重新地認知「孝」對於自己的重要性。

孝順是身為人必須要做的事，但我過去也不太瞭解。(F1-53)

三、刀子嘴豆腐心

家庭對於自己的情懷，或許展現在外的是較為苛刻、嚴肅的樣式，然而，在

於受訪者的內心當中，多能感受父母背後深刻的情誼。

A 與父母的關係上，或許因為價值觀的差異而有許多衝突，然而卻也同時看到父母在生活中所忽略的部分，願意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對待。

(與父母的互動) 沒有到真的脾氣都不算好啦，最近已經好很多了，我是屬於會慢慢修復關係的人。(A4-04)

關係上是比較傳統，他們的愛與關心主要是物質、行為上的，但是在心理互動與溝通方面算是比較不足，可能文化的影響吧(感情表達比較內斂)。(A4-05)

四、家庭互動位階的變化

而在於家庭互動的部分，可以看到隨著 B 在能力上的栽培，使自己與父母在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消弭彼此差異過大的位階，拉近彼此的距離。

與父母的互動，近幾年以來越來越像平輩，在音樂與文學方面，因為我一直以來的累積，所以有很多長輩在音樂或文學方面他們已經無法超越我。(B1-111)

另一方面，也看到 D 與父母之間的價值觀，逐漸打破傳統對於「兒子」的要求，以較接近平輩的互動模式進行對話並重新定義彼此心目中的「家庭文化」。

像我也漸次的表達我可能不會生小孩的這件事，然後測試他們，然後我爸就覺得，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現在這個年代也沒有說一定要生小孩。(D1-132)

那我又問，那有一定要結婚嗎？他後來覺得也不一定。(D1-133)

小結

透過整理與分析，在所訪問的「青年待業者」中，因著不論生命的歷練或者自己在生命中的省思，對於家庭的觀點多數會產生變化，而也多數瞭解父母在內心中對於自己的照顧與愛。本節的討論中，共分析出了三個主題：「家與我，生涯價值觀的搖籃」、「短路的溝通，難解的誤會：華人家庭動力」與「回頭的洞見，期許與展望」。

一個家庭的建立，是為延續著某種值得被存留的價值觀。本章節透過家庭價值觀的闡述，進一步從華人家庭文化動力觀點探究不同受訪者在家庭的體會與期許，研究發現受訪的「青年待業者」家庭之中多是對受訪者帶著照顧與關切的心情的，不論家庭中的價值觀是否較偏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否定與拒絕中堅強」與「讓你放手去追」，在不同型態的家庭模式中，卻可發現彼此內在對於孩子的愛是一致的。

訪談中主要發現以下家庭動力模式：「家庭中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在家庭的自我開展」、「委婉、間接溝通（少說多做導致誤解、以生氣責備表達關心）」、「父母輩衝突與挫敗經驗的延傳」與「手足的支持與依靠」。對比父母多在互動過程中帶著「階級式」的溝通模式，期待孩子能「絕對」遵從自己的想法；受訪者的手足多會成為自己生活中重要的支持與反省對象，給予自己傾吐內心真實感受的機會，使自己在生活中能得到照應與支持。對於獨生子的E而言，在家庭中較為無助，多只能一個人單打獨鬥，因為父母也只有一個孩子，又因為較為封閉的生活模式，因此只能藉由E自身的反應或者父母在教養過程中的省思，逐漸調整教養的模式。本研究特別詢問了受訪者自身家庭與其他相關親戚的關係型態，發現在不同的家庭之中，其所呈現的互動議題多會影響受訪者，因著這些事件影

響自己的價值觀。

最後所討論的是受訪者對於家庭的體會與期待。面對著自己的父母，終究，多數的受訪者是帶著感謝的，也因為「愛」的緣故，包容彼此關係互動的不完全。對於自己的生命，他們並不卸責於父母的身上，而是因為父母在於他們身上的「忍耐」與「支持」，所以願意讓自己重新的「啟航」，不論是什麼樣的形式，都希望自己能夠透過自己的成就，安穩父母的內心，以「孝」回敬父母。



第五章 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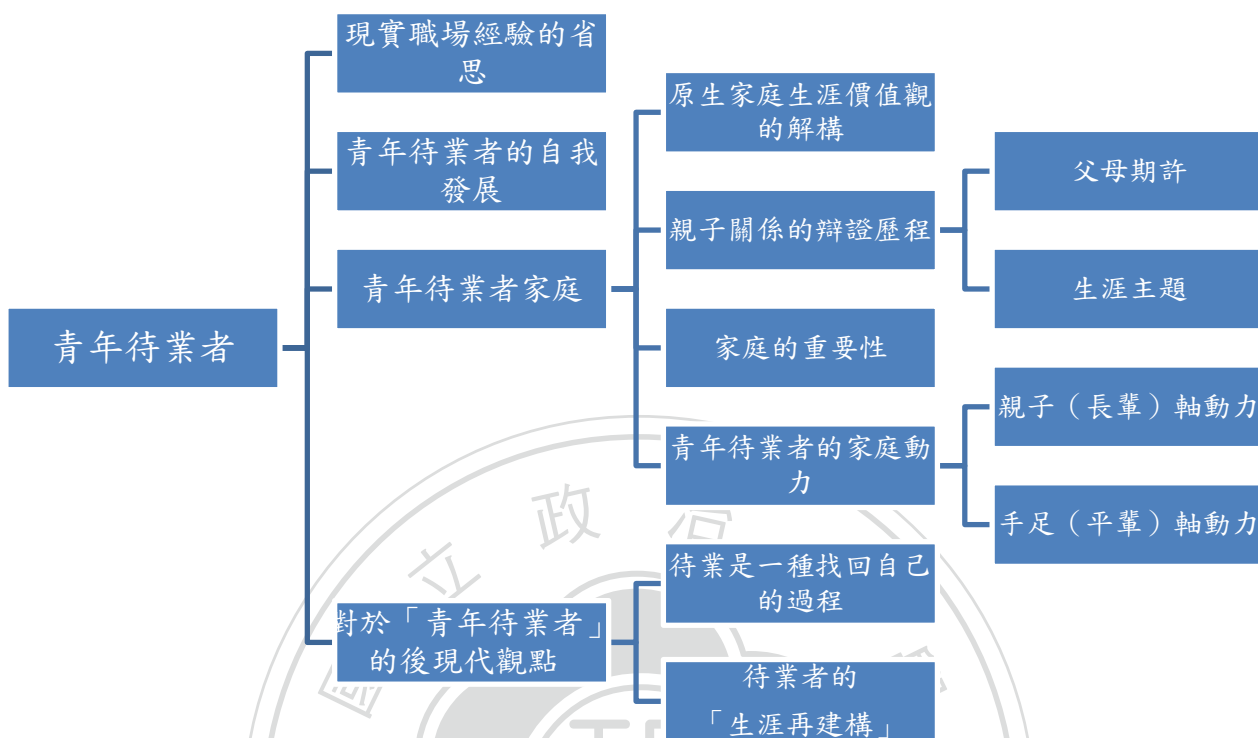


圖 5-1 研究討論圖示

透過前章針對「青年待業者」的省思與覺察，在「自我」與「家庭」之間，我們看到了許多來自於青年待業者對於自身的醒悟，也發現了家庭對於待業者的重要性。或許曾經有許多的衝突，又或者曾經有許多意見上的不合，卻在過程中使自我更臻至完成，並朝向所預定和設定的生涯目標。對於有些受訪者而言，他們已逐漸能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而對於另一群還在尋找的受訪者而言，儘管「要做什麼」甚至還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但卻透過這一次的訪談，使他們對於自己更加地瞭解，對於自己的生命也有一次整理的機會。他們願意分享自己的生命經歷，瞭解他們事實上並未放棄，總是透過不同的方式，瞭解、尋找自己未來的方向。本章節將透過四個面向進行討論，包含：「現實職場經驗的省思」、「待業是自我發展的過程」、「青年待業者與家庭」與「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後現代觀點」，討論的結構如圖 5-1 所示。

第一節 現實職場經驗的省思

對於有工作經驗的待業者而言，「辭職」的原因最主要是對於職場生態的不適應。在日復一日與逐漸加重的工作之中，許多原本抱持著理想的青年面對現今專為營利的企業時，因為自己的個性特質：完美主義、不習慣迎合諂媚、在意他人的意見與想法、不喜歡示弱……等，即便嘗試努力地撐下去，卻終因為身體的不適、人際關係的轉變、心理能力的失調，最後選擇辭職。對於他們來說，面對著不喜歡的工作，多有這樣的感覺：「其實每次的離職，是發現這好像不是我喜歡的地方，在裡面感受不到快樂。」也在其中看到他們的孤單與落寞，即便希望在公司中結交夥伴，能較為放鬆真誠的相處，卻常常因為工作的原因，最終落單。

面對有職場經驗的 A、B 與 C，訪談中發現他們在職場上多是「孤軍奮戰」，面對自己可能在工作場域中遇到的壓力事件或衝突，多半只是自己默默承擔與承受。面對自己職場上所遭遇的不愉快與自己因為本身「追求完美」的特質，在理想與現實之下，最後只能在職場中告退。

黃民凱（2012）研究發現，待業的過程中，當事人會重新「警惕自己，做好因應未來的準備」、「反省尼特族的生活，改進自我態度」與「尼特族生活經驗帶來的正向的成長」。對於「青年待業者」而言，他們在過程中省思自己的價值觀、生涯信念與適合自己的工作類型。A、B 與 C 在自己的生涯歷程中，逐漸發現自己所適合的工作場域需要較多元的變化與成長。如同王叢桂與羅國英（2009）所發現，當代的青年因為父母較不需要兒女的回饋，所以在職業選擇方面較敢於選擇創新與探索自我。選擇待業的他們實是一種對於生涯的重新定向，對於 A、B、C、D 與 F，進入待業的他們並未禁絕與他人的互動，而是會由父母資助或自己的儲蓄重新的讓自己充電，培養自己的能力。相較於「維持穩定」，在青年待業

者的身上，多半會發現他們更希望找一份能活出自己，使自己有所變化、成長的工作。

第二節 青年待業者的自我發展

「理論，是給予普羅大眾的準則；對於另一群想過著夢幻般生活的人而言，他們憑著不斷湧現的感動與堅毅的理想度過生活。」

傾聽著受訪者的字字句句，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可以發現他們不斷在尋找另一個挑戰、充實自己的機會。對比於過去社會文化鼓勵個體選擇一份穩定的工作度過終生，這一群待業者不斷透過自我的對話與思考，找尋真正自己所想要的世界。而如同 Ginzberg 等人 (1951) 認為個體的生涯發展分為：(1) 幻想階段；(2) 試驗階段；以及 (3) 實現階段，透過六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實而發現每一位受訪者多在這樣的三個階段中來回。如同 A 在不同的企業之中，為的是要瞭解自己所在意的「教育訓練」如何在企業中實現與應用；爾後，因為發現企業界對於「教育訓練」的不重視，所以離開了該場域。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A 嘗試透過創業，擔任不同場合活動的講師，儘管不在企業界，卻以另一種形式達成自己的目標，實現自己的理想。在待業的過程中，因為沒有了來自職場的規定與拘束，因此讓自己相較之下能有不同的選擇與安排。或許薪水在現階段是不穩定的，然而，卻因為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因此感到有意義與充實。A 在過程中透過自己的「幻想」、「試驗」與「實現」中，不斷靠近自己所追求的生涯型態。

在訪問的過程中，也發現若透過 Savickas (1993) 的觀點，能更有助於我們對於當事人生涯的瞭解。在多元視框的思潮之中，面對著不同的價值觀與期許，

當事人的成長故事總能給予我們對於他們的價值觀與選擇多一點瞭解。因此，時常自問著：「當我們面對生命，什麼是我們可能遭遇的阻礙？什麼又是我們所應克服的難題？」

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家庭而困擾；有些人為了自己的特質而困窘；而有些人則因為身分認同而畏怯擔憂。在形形色色的人際互動中，時常，在一種理所當然的思考脈絡下，經常期待期望著的，無不是所遇到的人、環境能符合自己的期待，然而現實中，卻有更多隱藏在內心中的幽暗，需要我們去克服與挑戰。面對自己的樣子，我們，都需要勇氣。待業的原因林林總總，很多時候影響我們最多的不是外在的金錢多寡、事情多少或者……等，影響最多的是來自於自己內心深處最深的秘密與疼痛。

身分的認同對於 D 而言是一門重大的功課，不論對於自己性向的接受或者人際受傷經驗所產生的自卑與難過，都使 D 花了許多時間才在一次對話中體悟，「遠比一切，是否自己真正接受自己並有信心的捍衛自己更為重要。」面對自己的生涯，也因此是在自己伴侶的引導之下，自己漸漸走出來。

在 D 的身上，看到的是，是否我們各自都帶著不同的生命任務來到世上。有些人為了金錢而努力的攢積；有些人為了名聲而努力博得信任；有些人為了權力而辛勤某種爾虞我詐；有些人則為了能找到真實的自己而在不同的工作間來回，期待有朝一日能創業。即便在同一種的社會氛圍與結構之中，個體差異性仍是如此重要的考量，使人有不同的「生命任務」，所以產生不同的「生命選擇」。在 D 的生命中，因此發現我們的存在需要另一個能和我們一起感同身受的人，有彼此的激盪與陪伴才能存在。面對許多的猶疑，總是需要在前方的領航引導著我們，才終能找尋到生命的出口，脫離自己的迴圈與侷限。自我的開展是生命全程的理

解過程，不論我們所在何方，選擇什麼樣的工作，我們都需要確信自己能掌握自己的生命藍圖，並且在生命找尋到打開的鑰匙（陳澄婊，2016）。

第三節 青年待業者與家庭

壹、原生家庭生涯價值觀的解構

楊國樞（1992）提到華人具有幾個不同於西方的社會特性：（1）家族取向：家庭集體主義，華人易將家庭中的處世原則與互動模式帶到非家庭的團體中；（2）關係取向：華人易將關係中界定角色與身分，重視關係的和諧、緣分與親疏遠近；（3）權威取向：對於職位與身分敏感，易對權威形成崇拜和依賴；（4）他人取向：重視眾人的意見，顧慮他人的想法，注重規範與名譽等。回到研究文本中，可以看到「青年待業者」們其實開創著另外一種生涯特性。面對自己的家庭，因為多數在經濟上不需他們另外擔心，因此面對著自己的生涯，多希望能有所不同。

相較於上述所提到的華人特性，訪談過程中發現受訪者的價值觀較偏向「自我」，不同於追求「關係」的和諧，對於「自我實現」的內在需求較高。因此相較於文化傳統，期待子女能順服父母的命令，待業者的家庭多給予他們自由，他們因此有著不同的生涯觀點。在六位受訪者的生命歷程中，發現他們並不完全如同林孟瑋（2013）所提到，會面對生活周遭的親朋好友的壓力；或者，會因為「待業」而使得自己擁有較為負面的自我認知，而較多會因為自己本身對於職場生態的不適應、自我認同的混淆、心理狀況的不允許和自我理想的追求，因此選擇待業。在研究中進一步發現，待業者在家庭壓力的部分會因為不同的教養風格、父母信念而產生差異。另外，因為有幾位受訪者是使用自己過去工作留下的儲蓄，

且家人能理解當事人的身心狀態，因此能給予他們較多包容，而不會過度的逼迫要求。

在多位受訪者中，透過自己對於生命的追求，逐漸樹立了自己的風格，在過程中勇敢堅持自我價值觀，漸漸蛻去父母在早期所給予的拘束，新生所期待的自我。如同 B 說道：「與父母的互動，近幾年以來越來越像平輩，在音樂與文學方面，因為我一直以來的累積，所以有很多長輩在音樂或文學方面他們已經無法超越我。(B1-111)」

父母親在過程中雖然可能給予壓力，其實是擔心並支持著的。「……其實我覺得他們（父母）一直都擔心欸 XD，沒工作擔心，就算我出發去工作他們也會擔心。(C1-80)」

相較於逼迫著當事人需要找到一些什麼，另一方面，也給予空間找到方向。儘管擔心，也曾經生氣過，卻始終帶著信心等待著走出自己應走的人生路。「因為……主要是因為我姊已經去工作了，就是負擔我的生活費也沒有多少。所以他們（父母）就是讓我好好沉澱，想想自己要做些什麼。就是這些地方想到還是滿感謝他們。(D1-136)」

因此，在待業者身上看到更多的是勇氣，因為他們更加勇於對抗傳統，對於世界有更多想像，因為不想按照傳統生活，所以選擇待業，尋找自己，也尋找適合自己生存的地方。在他們的身上感受到，「真正願意按照傳統的人，並不會變成待業者，他們會讓自己找得著工作；然而，因為不願意按照傳統從眾、依順在社會的期許之中，所以他們選擇待業並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養活自己。」

貳、親子關係的辯證歷程

面對時代的變化，各種關係隨著文化的多元與社會的變遷開始轉變。親子關係，如同王叢桂與羅國英（2009/2011）提到，因為 1990 世代的青年們所受到的教育包含中華與西方的兩種價值體系，因此面對親子關係轉型的時代，當代青年對於父母的認知與父母對於自己的定位也逐漸開始轉換。不論父母是否藉由自己

過去的家庭互動經驗移植到現在的親子互動模式中，抑或者按照孩子的特質，形成不同的互動模式。這對於父母或兒女來說，都是一件新的挑戰。

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不論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或者與父母的討論過程中，多是在不斷的對話中逐漸展開與解開的。待業的狀態對於彼此而言都是一種新的挑戰，一方面父母會如同許妮婷(2014)提到，使親子關係之間的距離較不穩定；另一方面，也使得父母陷入一種兩難——繼續提供經濟支持，抑或者要求當事人獨立。

在本研究中，看到在經濟獨立的受訪者中，他們多能與父母維繫穩定的關係，也多能體會父母「擔心」背後的關愛；另一方面，在經濟較為獨立的受訪者中，雖然出現「完全支持」與「斥責、責備」兩種不同的應對方式，卻也在訪談過程中看到受訪者對於「獨立」的意識，也在生活過程中尋找自己合適的工作，並建立與父母較為恰當的關係距離。因為這樣難以捉摸的關係界線，家庭給予一個人的影響是劇烈的。從小到大，父母的價值觀與教養方式無不是在相互的改造影響。E曾經提到自己身體是健康的，然而卻因為喝了家人所準備的精力湯，使得胃受到了傷害；也說到家庭不允許自己去看醫生，會把自己的藥丟掉；媽媽會發瘋……等諸如此類。從E的世界觀而言，家庭似乎給予許多的禁錮與傷害；然而另一方面，從父母的角度的來說，這卻是一種關心，只是剛好E的體質並不適合飲用相關飲品、看醫生拿的藥有害健康……等。而這像是兩種 Windows 系統的強硬相容，事實上兩者會需要時間好好的分化，朝向各自應該專注的系統進行處理與操作；也像是一盆需要移植的樹木，需要按照時間移植到更大的土地，才能使自己的健康受到保護、保障。

延續王秀槐(2015)的發現，父母對於子女的期待，發現青年待業者的父母

多介於「無所要求」型與「只求穩定」型；而子女的應對型態則有：「自我翱翔」型與「請您放心」型。大致來說，對於現階段的期待，B與D對於他們的要求較偏向「無所要求」型。由於B身體狀況的不許可，因此他的父母只能先暫時讓他休養；而D的父母則因為較為自由的教養風格，也還不急著退休，所以就願意先讓D調整自己生涯方向的時間。對於以上兩位「無所要求」型的受訪者，他們的父母多單純對於當事人提供相關的職涯諮詢建議。

另一方面，A、C、E與F的父母對於他們的要求較偏向「只求穩定」型，面對子女的生涯狀態，他們的父母多半會希望孩子找一份較為正常穩定的工作，相較於「無所要求」型的父母，會較為積極的督促子女找尋工作的狀態，並多會給予子女帶來內在的心理壓力，加速尋找工作的過程。

子女的回應方式多會處於「自我翱翔」型與「請您放心」型，對於A、C與F，因為父母的期待多落在「只求穩定」，而當事人對於生涯也較有想法，因此會規劃選擇符合自己期待的工作，而父母也多會支持當人的決定。而B、D與E因為不論自己身心狀況的不允許、興趣較廣泛或者自己對未來的方向還無法確定，因此，還無法發展出自己生涯的回應方式。

因此，透過洪瑞斌(2017)提出的生涯主題觀看待業者的生涯決定歷程，發現他們的父母因為多不會加諸太多的生涯壓力在他們的身上，所以在生涯的向度中比較偏向：「自我取向」型與「無動力取向」型。對於「自我取向」型的受訪者而言，進入待業的狀態是一種自我選擇，也多會依靠自己的儲蓄度過生活，並在「待業」的過程中尋找自己未來的職涯方向，如A讓自己參與更廣泛與「教育訓練」相關的活動；B同樣讓自己沉浸在廣泛的文學與藝術領域中，栽培自己相關領域的能力；C則讓自己學習日文等，培養自己的相關語言能力；F則在待業

的過程中學習音樂，追求自己的理想。而 D 與 E 因為對於自己的生涯還無法有明確的藍圖，尚依賴著自己對於生命有所決定後，進行後續的生涯抉擇。

參、家庭的重要性

這時代的家庭關係中，是否我們會期待父母對於子女的理解與同理？或者，因著工作的繁忙而有理的忽視對於孩子在心理上的溝通？而什麼是理想的家庭連結？在多位受訪者的生命歷程中，發現他們對於父母皆有著深厚的情感，儘管在互動上有許多的衝突，對於待業者而言，他們卻多一致的承認，家庭就是自己最在意的地方，因為家庭，所以讓自己能夠在待業的過程中好好的思考、確定未來的方向。Vigonoli 等人（2005）提到，面對生涯轉換的過程，家庭若能給予較安全且滋養的環境，實能有助於待業者面對沒有工作或者生涯重整的壓力。日本學者齋藤環（2016）也提到，家人之間的交流是讓待業者能夠脫離待業狀態重要的基礎，家庭也成為當事人重要的社會媒介，不論與相關專業人士的討論，或者引入相關的資源，都是當事人重要的依靠。對於華人而言，家庭是一個重要的依靠，使自己能夠找到一個學習的對象，並透過父母的生涯過程反思自己的生涯選擇。

在多位受訪者的家庭中，可以觀察到「內隱」式的互動模式。儘管與父母的互動過程中有許多的衝突，但對於彼此，家庭仍舊是心中很重要的歸屬與存在。儘管有許多的抱怨，卻也在其中看到父母對於自己的重視與照顧，因著這樣的恩情，多會希望透過自己的「孝」回報對於父母的恩情。是什麼勾起了自己和家的情感與緣分？或許，別無其他，是一種親子之間的無私奉獻，儘管在生活上多少有些衝突、誤解，卻在愛與信任之上，使自己瞭解家是自己永遠守護與守護自己

的地方。家與夢想的一線之隔，或許自己有許多的矛盾與兩難，然而此時，卻更有賴自己的成長與付出，以能真正成為父母的依靠。對於生命的樣子或未來的規劃，也許是那樣重大的抉擇與決定，卻在生命之中，看見關係與理想中的取與捨。

能夠待業，或許是一種幸福，在親子之中，至少看見一方的無私與偉大，在守候與等待之中，總是相信並且期待，他能夠重新的站起茁壯。那像是一種賭注，如同父母在自己的生命之中，下注了，源源不絕的相信。中獎或無，也便是生命的一種經歷體驗。

肆、青年待業者的家庭動力

根據趙文滔等人（2016）的觀察，他們認為華人家庭的文化動力包含：(1) 家庭內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的自我開展；(2) 體貼他人、犧牲自己，為了他人而努力；(3) 委婉、間接溝通；以及(4) 養不教，父之過。回歸到本研究的脈絡之中，可以發現「青年待業者」的家庭中也受到這些動力的影響。

本研究中所發現相關家庭動力包含趙文滔等人（2016）提出之：「家庭中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在家庭的自我開展」與「委婉、間接溝通」；另一方面，也透過研究中家庭圖的探問，發現兩個家庭動力：「父母輩衝突與挫敗經驗的延傳」與「手足的支持與依靠」。研究中發現「青年待業者」家庭的關係網絡會彼此交互影響，如，在 B 的家庭中，因為父執輩彼此在經濟方面的衝突，進而影響彼此的情感，所以導致 B 對於自己與父母的關係或經濟方面的應對，都變得更加的謹慎也更清楚的劃分；D 的爺爺因為早年離家出走，使自己的爸爸在小時候需要一個人扛起家裡的責任，間接影響了 D 的人生價值觀與家庭觀；E 則因為自己父親曾經遭遇的職場官司，導致對「外人的不信任」，一直以來對於外界的人際較為

保守，影響了E成長過程中與人互動的價值觀。

另一方面，則發現手足對於「青年待業者」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相較於父母多半是較為權威、命令的角色，「青年待業者」的手足多會扮演傾聽與分享者的角色，並交流關於長輩關係、職業選擇、職業價值觀與人際互動……等的議題：A說到自己會與弟弟討論相關的家庭生活與價值觀，並在過程中彼此督促激勵；B則提到與妹妹互動成為自己重要的人際模組，使自己能夠學習如何將這樣的互動方式外延到外面的人際中；C則提到自己的哥哥會對於自己的生涯觀與人際觀有所提醒；D則提到自己的姊姊與妹妹各自成為生涯方面的激勵、模範與生活中的同伴；F則說到自己的姊姊多會在生活中與自己對話，反思自己的生活。

透過相關的嘗試，研究中發現所謂的「家庭動力」可以進一步延伸討論家族的系統，將原本關注的焦點從「親子關係」的單線道，更廣泛的涵納家庭的不同關係軸。研究發現的「親子軸動力」與「手足軸動力」，這兩軸的動力各自提供了「青年待業者」生涯成長的驅力與價值觀討論的包容力。訪談過程中也看到，「青年待業者」相關的生涯價值觀討論並不一定只發生在「親子關係」之中，當父母較為強勢、抗拒或漠視時，則會在「手足關係」或外延至外界的同儕關係中發生。對於A、C、E與F，因為與父母的互動較易產生衝突、父母的期許較不符合當事人對於自我的期許，發現他們多會選擇在「手足關係」或其他的關係網絡進行自我的價值觀的釐清與嘗試。也因為漸漸走出自己的生涯路徑，所以又可帶著不同的事件與經驗回到家中，創造與父母不同的關係型態。

隨著參與者的發展與生涯抉擇，可以發現家庭文化動力會指向「個體的獨立」，親子之間彼此的關係距離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會隨著不同的生活事件，重新調整彼此的對話模式，並改變關係距離。如同龔蕾（2016）提到，華人社會的個體

在生涯發展方面的表現也會隨著時間，從「前期之聽話」、「中期之萌生自主」至「後期之自我成熟」，當待業者願意在家庭之中做出不同的承諾與生涯決定的時候，也會開始調整家庭之中的動力與關係，使家人之間的距離逐漸靠近。

第四節 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後現代觀點

壹、待業是一種找回自己的過程

待業的時間中，受訪者讓自己化整為零，離開成長至今被社會規範的求學歷程，他們重新的經驗與體驗這個世界。相較於許多人遮掩自己的「真實」以磨合這個世界，受訪者們選擇另一條途徑，給予自己思考自己生命的機會，並在過程中重新的找回、認回自己。在不同生命任務的期許之中，待業者讓自己廣泛接觸各種事物、在過程中追求自己的目標；或者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找尋自我認同。在本研究中所訪問的受訪者無不希望找回自己生命的力度與氣度，他們做了許多以前想做卻沒時間做的事，發現自己潛在許多的能力，更加接納生活中的突發事物，逐漸找尋到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標和成為的自己。

面對自己的家庭，他們大多有願意支持自己、擔心自己的親人，面對這樣重要的關係，自己也因此不斷在學習如何處理「親子之間的情感」與「自我生涯的願景」。過程中不斷思考可以如何與父母溝通，並把父母的擔心拋置在後，想辦法說服與證明自己，使父母安心。這是一個需要時間處理的歷程，也會隨著生命經驗的增加、閱歷的增加，使自己重新思索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家庭，對於他們而言是個提供保護的地方，卻也是一個讓自己瞭解自己需要獨立的地方。或許家人的期待與擔心仍會形成自己的壓力，在不斷轉換與成長的

過程中逐漸增加對自己的自信與生命的目標的確立。儘管許多待業者心中有許多重要的理想，當今的企業沒有太多重視也有許多限制，他們卻不因此失去理想，在一次又一次的對話中找到方向。真實的代價是龐大的，卻是值得的。他們的生命彷彿是一部革命史詩，在他們的精神導航之中，逐漸感受為成就真實自我而產生的力量。

貳、待業者的「生涯再建構」

儘管待業者們「待業」；然而他們的生活中卻會參加不同的社團、組織或信仰。相較於一般人對於工作的定義與見解，待業者「解構」普遍的定見——追求「社會與家庭的功名」（王秀槐，2015），而多以另一種生涯模式，透過自己的思想、經驗，特質，做著許多「無薪俸」的工作，成為某一種「義工」。在他們身上或許沒有可見的金銀財寶，但是卻看見了另外一種「理想」的實踐。

周志建（2002）提到，透過將人與問題的分開，所以我們看到環境對於自我的影響。在後現代社會建構的觀點中，我們解構「青年待業者」的生涯價值觀，發現他們因為無法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找尋到「改變」與「進展」，無法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與認同，所以選擇改變當前的生涯選擇離開職場。每一位受訪者都在生活中經歷「敘說」，建構自己的生命認同。

他們對於自己是有所覺知的，理解自己無法適配於現下的職場環境，不論是自己的個性、特質或生命的追求等。面對於他們的「夢想」，或許路途上遇到許多的挫折與衝突，不論是 A 與 C 因為熱情的消失而選擇離職；抑或是 B、D 與 E 面對自己心目中理想工作的未確定；又或如 F 為了追求自己的夢想等。而除了自己需要面對「待業」的壓力，還需要面對家人的質疑與擔心；儘管如此，面對

自己的生涯抉擇他們依舊選擇，進入了自己所期待的脈絡之中。為了讓自己的理想與抱負實現，他們走入另一條「幽徑」，一條鮮少人走過的路途，或許在家人的眼中為他們感到擔心，但他們卻在過程當中「建構」屬於自己的生涯目標，找尋自己的歸屬。

訪談過程中發現，多位待業者在待業的過程中實質上依舊投入類似的「工作」活動：如 A 讓自己參與相關的工作坊，並透過自己的人脈和藝術能力舉辦相關的分享會，學習如何實現自己理想的「教育訓練」；B 則會透過自己的音樂和語言能力，讓自己的生活更靠近理想中的樣式；C 則在待業的過程中培養自己的語言能力；D 則透過塔羅牌，嘗試使用另類的方式達成自己助人的自我期許；E 則參與助選、教會活動、社會運動，使自己在生活中有目標；F 則在待業的過程中學習音樂，並在參與教會活動中找到自己的認同。面對自己的存在，他們皆透過某一種形式「發聲」、「對話」，與社會產生連結，他們也透過這樣的方式「建構」自己理想中的生涯模式。

儘管他們所從事的活動多半無助於自己的經濟取得，甚至許多時候需要仰賴父母的資助與自己過往的儲蓄，卻發現待業者較為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相較於過往研究較多著墨在於探討所可能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本次研究中看到更多的是他們對社會的期許、他們對於社會的付出與實踐。他們選擇離開職場，多因為他們希望能選擇以另一種方式改變現有的工作文化。

黃素菲（2016）提到，二十一世紀的生涯發展將逐漸從過往熟悉的「適配」模式，進入「強調獨特性、主體性與不可取代性」的生涯模式。研究中的受訪者或許來自不同的領域，然而他們卻同樣為了自己的生涯目標而努力並堅持著。在這樣的過程中，不論是與家人、朋友、師長或與自己對話，一方面他們更加靠近

自己的選擇，看到自己的機會，也同時不斷以自己的生命「建構」屬於自己的理想。

「我想改變社會。」、「我想嘗試與挑戰自己。」、「我想追求永恆。」……。

在受訪者的「敘說」之中，發現他們生涯價值觀的發展性與延續性的。他們追求一種信念，並且希望為了這樣的信念捍衛。他們在建構自己的理念與訴求，儘管現階段還無法完整訴說其樣貌，卻也漸漸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與六位青年待業者的訪談，藉由他們自身的重大經歷與家庭成長經驗的探問，整理了面臨生涯抉擇所遇到的癥結。不論是對於當代工作職場的不滿、對於自我價值與認同狀態的未定，或者是面臨家庭價值觀差異等，藉由本研究，發現「青年待業者」許多兩難抉擇。以下便整理本次研究發現，並進一步進行反思與建議，使未來相關研究能更加俱全。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待業，為一種過渡

跳脫既定對於「待業者」的「視框」，訪談過程中更深入探析瞭解青年待業者在工作經驗、成長過程、自我認同與家庭互動歷程的內在歷程，透過 Savickas (1993) 所提到的後現代思維，研究者「挪移」當代對於待業者的觀點，重新站在他們的視角中，詮釋受訪者的經歷與期許。過程中，點滴發現在每一位受訪者身上，無不帶著對自身的期許。不論是 A 與 C 面對職場的僵化而待業，重新思索自己未來生命的方向；B、D 與 E 在尋找自我的認同；或者是 F 為了追尋自己對於音樂的理想，在他們的身上與心中所聽到的更多是想要改變世界、社會、改變自己的初心。

在六位受訪者中，感覺到他們與自己內心是靠近的，面對著自己的生命樣態，他們不止息的尋找其他的可能，更多時候，也是為瞭解決自己內心對於存在的議題與疑問。透過訪談，研究者透過敘事諮商的概念，讓六位受訪者在回顧自己的

家庭與生命經驗後，為自己當前的生命命名，共獲得：「自助助人的教育者」、「戲劇化且繽紛的孤獨譯者」、「勇於嘗試生命的向日葵」、「尋找自己生命歸屬的修行者」、「行走另類信仰路的門徒」與「祂引領的平凡人」等六位受訪者對於自己生命任務的命名。對於他們而言，「待業」並不代表著某種標籤或「靠父母族」的代稱，「待業」是個讓自己過渡到真實自我的過程。不論是從「日復一日」的工作中脫離，創造自己真正喜歡的目標；或者是找尋自己真正願意投入的目標；又或者是還處在「認同混淆」的階段。研究中的受訪者都在找尋一個理由讓自己獨立，並在過程中追求自己不同的變化。

除了自己生命的過渡，「青年待業者」也過渡著華人文化對於子女的期許。如同王秀槐(2015)所發現，華人文化對於子女的生涯規劃主要抱持著兩個主軸：(1)「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生涯價值觀；以及(2)「社會與家庭對於功名的追尋」。因此對許多大學畢業後才開始工作的青年而言，仍須有一段轉銜的過程與階段，使自己能夠轉換認知，建立在職場工作的互動模式。不同於學校較為多元接納，鼓勵創新多變，不同領域的職場有著不同的需求與價值觀，需要初入職場時調整自己的期待，並提升自己的自我強度。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如同郭俊麟(2011)提到，有許多受訪者因為不喜歡一成不變的工作場所，因此選擇非典型就業。面對當代社會中逐漸出現較為彈性、不固定的就業型態。對當代青年而言，不論工作與待業的經驗都是一種挑戰，所面對的壓力也有所不同。「待業」是一種沉澱與過渡的時間，使自己更加看清楚自己、瞭解自己、認識自己並願意挑戰自己。

貳、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特性

受訪者選擇待業的原因主要可分為三種：(一) A 與 C 的「職場的操勞與自我成長的追尋」；(二) B、D 與 E 的「自我認同的尋找與認定」；(三) F 的「自我的築夢之旅」。回顧六位青年待業者的生涯，呼應了郭俊麟（2011）所提出的「尼特族」類型：「逐夢型」與「沉潛型」。不論是為了自我成長與夢想的「逐夢型」待業，抑或者是面對自我認同與生涯定向找尋的「沉潛型」待業，他們多在過程中歷經嘗試、對話並經歷關係上的扶持。

而受訪者的待業歷程，在研究中發現其原因包含：「成長經驗對於『完美』的要求」、「無法忍受職場的瑕疵」和「無法接受日復一日的無意義」等，面對著這樣的發展歷程，發現有三個類型的待業型態，包含：「追求成長，與工作場域的溝通失聯」、「懷疑，是否真能有一個地方接納自己」與「計畫趕不上變化，人生的重新定向」等。在第一種型態中，主要是當事人對於自我的要求較高，因為這樣的自我要求無法被他人所看到，所以使自己最後無法承擔工作壓力而辭職；第二種型態則是當事人對於職場的關係較無法信任，可能使其聯想生命中的創傷，導致無法以正常的身心狀態進行工作；第三種型態則是自我認同的混淆，因為自我認同狀態（價值觀、性向、興趣等）的未決，導致自己無法在生涯中抉擇，對於外在世界有所恐懼。進入待業的原因多元，往往難以單一的因素訂定，唯有透過耐心且細心的傾聽與陪伴，必能使之重新認識自己，也重新展開自己生命的另一頁。

參、華人文化中「青年待業者」的家庭動力模式對於生涯的影響

對於華人而言，家庭是自己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六位受訪者對於家庭的期許中，他們一一表達了對於家庭深刻的情懷與期許。在家庭的討論中，本研究共分為三個主題，包含「家與我，生涯價值觀的搖籃」、「短路的溝通，難解的誤會：華人家庭動力」與「回頭的洞見，期許與展望」。

沿著自我的脈絡，家庭時而給予當事人一個重要的依憑，因為家庭成為重要的歸屬，所以當事人能夠得到一個生命的根本。林繼偉等人（2007）針對工作者所做的研究中發現，大多數對於自己的期待多是能「為家扛起責任」；在價值觀與人際互動方面會「受家庭觀念的影響」，期許自己能「繼承家庭的思維」。這或是一種不言自明，對於待業者而言，家庭所給予的觀念如同自己生命的指令，使自己依順著那樣的指令而生活與行動。在本研究中共發現三類型的生涯價值觀，包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否定與拒絕中堅強」與「讓你放手去追」，描述的是三種父母形塑的價值觀，使得當事人依據帶著的是「追求進取」、「獨立自主」與「自我追尋」的生涯型態。

在家庭關係上的互動發現六位待業者的親子溝通型態較為衝突，並會有：「家庭中的角色階級，影響個體在家庭的自我開展」、「委婉、間接溝通（少說多做導致誤解、以生氣責備表達關心）」、「父母輩衝突與挫敗經驗的延傳」與「手足的支持與依靠」等四項主要的溝通動力。在這樣的動力之中，感覺到華人父母對於自己權威的樹立有較強烈的需求，習慣以隱忍的方式處理自己的人際創傷，較少向外求援，尋求相關的協助。因此，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使得子女也受到自己的影響，導致自我之中的紊亂。對於擁有手足的「青年待業者」而言，手足則可成為自己生活中的緩衝與對照，使自己重新思考如何改正，也使自己在生活中獲得

照應，得到支持性的人際經驗。

面對自己的家庭，在每一位受訪者的內心中，儘管可能與父母衝突或溝通的障礙，但心中仍然認定家便是唯一的家。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與改變，使自己並不會對於父母有所「不孝」，研究中所發現的內涵有：「不差你一雙碗筷一家庭是避風港」、「對於父母「孝」的展現」、「刀子嘴豆腐心」與「家庭互動位階的變化」。

因此，若統整家庭的價值觀與家庭動力，發現青少年待業者家庭的經營是一個動態的進程。隨著待業者的成長、經歷與就業狀況的穩定，都會使家庭的互動推往向前，並且在彼此的溝通動力中，逐漸轉化與父母溝通的位階。隨著相關能力的具備，不論經濟、專業、技術等，一旦當事人能夠獲得父母的認同，便會逐漸在彼此的關係中改變「上一下位階」的親子型態，而逐漸朝向平等。

肆、再建構「青年待業者」的生涯特色

關於自己人生的堅持，研究中發現許多待業者為了「不要人前人後兩個樣」、「不做造假做作」、「想改變些什麼」因此選擇離職、待業。進一步探討中發現他們所一致追求的「真實自我」。如同 A 追求能夠不戴面具的與人互動，自在地表達自己；B 不斷反抗權威，並在過程中建構屬於自己的人際模式；C 則不希望「人前人後兩個樣」，因此與主管有所衝突；D 則因自己的價值觀較為浪漫自由，尋找自己的生命依歸；E 則不想放棄大學時期的抱負，希望透過更多的社會運動改變社會的氛圍；F 則希望自己能夠不斷的進步，並且在 主的引導之中找到自己所屬的生涯目標。

不同於普遍所追求的名聲與功利，在自己生命歷程所經歷的事件中，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涯信念逐漸明朗清晰，並各自寫下了屬於自己的「生涯故事」。不論

是透過自我的反思、意義的找尋或者與他人的對話，他們都在過程中創造自己能堅持下去的信念。訪談過程中發現受訪者經歷的工作、求學或家庭互動，都不斷交互作用在他們的價值觀中，從中也發現許多因著生命事件而發展出來的正向優勢，包含：「在家庭互動中，看到自我獨立的重要」、「當自己都不認同自己，如何奢望別人的認同」與「人生是為了自己而活」。

生活遭遇事件給予受訪者一種體會，透過不同的生命開展，使其發現自己發展的不同正向優勢。在本研究中，這些生命的經驗史受訪者理解了「自我獨立」、「自信」、「自我認同」與「自我照護」。待業者本質上並未必如一般社會價值觀所想的負面，其實許多人懷有能力，但因為不喜歡現代的職場樣貌，因此選擇辭職。對於這樣的受訪者，他們並不因單一事件而停止，而會透過自己的生命歷程逐漸體認到自己的能力與獨立。面對權威、體制的企業，A一開始同樣因為不習慣職場的氣氛，所以最後離開公司，追求創造自己的理想。在許多受訪者身上也看到「追求突破現狀」的想法。對於他們而言，「待業」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工作，而是他們追尋一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時間。

對於待業者而言，他們都在找尋一個定位，他們也都在尋找一個能真實展現自我的空間，他們也因為待業的時間，能更加深與家人有所對話與連結。如同黃民凱（2012）發現，當尼特族轉變成非尼特族，當事人會在四個面向有所轉變：（1）明確的生涯關注；（2）轉為內在的生涯控制信念；（3）對於職涯發展的生涯好奇；以及（4）願意迎接挑戰的信心等。對於「待業者」而言，儘管因為不同的生命事件影響自己的信念與價值觀，卻也在過程中更看清自己。

在他們所追求的「生涯」中，或許便如同周志建（2002）所提到，他們在後現代的社會建構思想中，「解構」文化中對於青年的既定印象，比起符合社會的

期許，他們更加堅持自己的信念，創造自己的「生涯故事」。在不同的發展脈絡下，他們更在意的是如何將自己的「信念」實踐到現實社會中，儘管因為這樣的堅持而須承受許多的壓力，卻也在過程中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並發現自己的獨特與價值。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為題材較為隱私，面對不同的受訪者，不同的家庭與成長經歷，研究結果多取決於受訪者願意揭露的程度。其次，因為本研究中待業者的待業時間多為 1 至 2 年，待業的時間較為接近，尚未能理解待業時間長短對於相關心理層面與親子關係的影響。另一方面，本研究所邀約的受訪者年齡相仿，尚無法比較不同期間的待業者的不同差異。而針對家庭動力的觀察，本研究受訪者的家人較為繁忙，難以挪出時間進行相關的訪問，只能透過受訪者的單一觀點進行詮釋與理解。

貳、建議

一、未來研究之建議

透過研讀國外待業者的相關研究，其研究的議題逐漸加深加廣，是一較具有發展性且延續性的研究議題。建議外來研究可以朝向量化與質化兩條路徑，更加深入剖析相關青年待業者的內外特質，建立相關的模組以供政府與相關教育單位進行政策與諮商輔導的參考。

家族生涯世代性的研究在國外行之有年，並在其中發現教養風格、依附狀態、分化狀態、教育程度、社經背景與居住地對於該族群的影響。透過本研究也初步發現家族所經歷的事件影響整個家族的人際互動，進一步影響生活其中人們的價值信念。儘管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或行為，卻可能致使整個家庭產生重大的變化，針對該主題，值得未來相關研究者參考。

在本研究中，發現主要三群待業者類型：「追求成長，與工作場域的溝通失聯」、「懷疑，是否真能有一個地方接納自己」與「計畫趕不上變化，人生的重新定向」。面對同樣的待業狀態，相關學者也依據不同受訪者的生命歷程而有不同的整理。相關待業者的研究在目前仍為初步，尚需要累積更多相關的資料與資訊以進行更全面的詮釋理解，期許未來相關研究者針對該議題有更多受試者的蒐集，以期產生更有可信性的研究解釋。

待業現象的跨文化解釋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面對不同文化環境，不同的處遇方式，甚至不同的經濟背景，在某些文化中為何儘管所定義的待業者人數很高，卻未看見當局有相關的處遇，反而正常化的解釋。儘管待業在當下似乎是個體對於自我的迷失，若重新思考曾經在媒體上聽過的名人，他們為了學習、瞭解或沉澱自己而待業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為何不稱他們是待業者？除了以上的提議，都還有更多的議題值得對「待業族群」有興趣的研究者進一步作探究與思考，也期待透過更多更廣的發想與研究，使我們對於待業現象有更不同的洞察與瞭解。

二、給予家庭之建議

「面對生涯的抉擇，孩子所需要的是什麼？父母所需要的是什麼？家族所需要的是什麼？」

對於青年待業者而言，家庭是他們重要的依靠，也是唯一的依靠。相較於其

他人可能可以在職場上獲得認同、支持與協助。對於待業者而言，家是他們生活中最後的人際網絡，面對這樣的牽絆，對於父母與整個家庭而言都是一種煎熬與挑戰。煎熬的是自己所理想的教育竟然無法達成，挑戰的是自己不管如何緊逼卻多只維持現狀而無法前進。是否父母需要更多的著急、擔心、生氣、惱怒？

或許，放下父母權威的姿態是重要的。在訪談過程中，相較於父母，看到許多青年待業者在家中反而向自己的手足靠攏、對話與詢問，一開始自己也還無法轉換，那是什麼樣的光景？隨著訪談的脈絡，發現當事人在自己的手足身上看到了同理與關心，那是一種對於他們單純而無害的靠近，靜靜的聆聽，沒有誰對誰錯的分享，只是單純的引導、思考與對話。

華人的父母是著急的，從 A、B、C、D、E 到 F 的家庭中，一再見到趙文滔（2016）所提出的家庭動力，而在這樣動力循環之下所開展的關係型態，總阻擋了親子關係，導致父母最後只能用物質表達自己的關心與關懷，而當一方想開口說話時，常常針鋒相對，兩敗俱傷。親子之間的溝通與表達是一種細膩的藝術，因為子女在內心深處期許著與自己最靠近的父母會最瞭解自己，而一次又一次的生氣、「爆炸」，或許是因為彼此的期許很高，希望能有一方是完全理解自己的想法與感覺。

親子的溝通，其實很多時候可以選擇另一種接觸的方式，可以尋求第三方的協助。面對自己家庭的事務，尷尬與衝突，很多時候並不是兩方談定就能解決，而是需要有一個公認的第三方予以保證，並且使彼此能夠在衝突再次發生時，有所依循與依靠。「很多時候，倚靠著自己很難解決些什麼，當我們願意先走出去，把能夠協助的資源帶進來的時候，除了彼此的關係，也使得待業者能夠用另一種觀點看待自己，改變他們對於自我與家庭的認知。

三、給予助人者之建議

針對待業者的相關心理協助，可分為三個面向進行思考：人際知覺、自我認同與生涯價值觀。對於部分待業者而言，因為長期缺乏人際互動，逐漸地無法適切的拿捏人際互動的心理距離，因此會導致過於靠近或遠離的人際期待或風格。在進行相關協助的時候，可以嘗試與當事人討論相關人際上的知覺與定位，並邀請當事人透過生活中的互動與挑戰，找到適切自己的人際距離。

另一方面，不論是「剛離開學校」或者「決定離開職場」的待業者，因為脫離了較熟悉的「自我歸屬」，容易遁入混淆；對於自我效能較低者，也容易產生較負面的認知。對於這樣的狀況，協助他們重建並認識自我是一個重要的過程。他們有如被打散的拼圖，需要較長時間慢慢地找尋復原自我的方法，而在過程中也因此需要助人者較多同理的傾聽與陪伴，使他們重建自我的認同。

最後，訪談過程中也發現許多待業者有著較為獨特的生命追求與價值觀，也因此不易在生活中找到認同、包容與接納。他們對於其他人的「建議」或「反應」會較敏感，容易對於外界貼上「非黑即白」的印象，而再度封閉自己的內心。在這樣的人際互動脈絡之中，因為長期缺乏一個支持性且穩定願意傾聽與接納的對象，所以多對外界帶有強烈的排斥與批判。

面對他們，助人者可嘗試建立較良好的關係，穩定彼此的信任基礎，並且在過程中看到並欣賞他們所展現的獨特。針對他們較為嶄新的想法，所需要的是引導他們思考可能導致的影響，協助他們構思自己的目標與現在遇到的困難，在初期可盡量減少較為評論性的言語。他們容易因為外界的言語而否定與放棄自己，因此協助他們的過程中，可嘗試著重他們對自我能力的洞察與賦能，邀請他們看見並去嘗試實踐自己的構想，將有助於他們發展出自己的生涯脈絡。

他們尋找著生活中的支持，也希望在工作中找尋一份被瞭解、被接納與被肯定的感受。面對自己的生涯與生命，他們是有所期待的，而相關的諮商輔導資源，是他們重要的支持系統。當代的社會中因為多元的價值並立，並無所謂絕對「好」的生涯選擇，而唯有「符合」自己的生涯發展。面對社會中漸漸增加的待業者趨勢，若以後現代社會建構的思維重新協助他們改寫自己的生涯故事，將會更貼合他們的生涯發展需求。

四、對於教育機構與政府之建議

面對著這一新興的現象，社會應給予的是更多的接納與包容。針對教育機構，建議能將職涯發展課程的規劃分為前、中與後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可以儘早鼓勵在學生進入相關領域實習、工讀，實際瞭解相關產業概況而不僅僅只在教室中進行思辨。而即使學生發現自己不適合該領域，仍可在求學過程中尋找其他職涯方向，也鼓勵學校單位與相關領域工作者進行合作，讓更多實務工作者有機會回到學校進行相關職業分享，與學生進行生涯的省思與討論。而在中期，可以開始探詢學生對於自己未來生涯的規畫，並安排相關的生涯規劃與輔導課程，使同學能重新檢視自己在價值觀與生活實際上的落差，也在過程中逐漸調整自己的觀念想法。針對生涯未定向的同學，可以進一步邀請進入輔導，進行積極性的處遇，瞭解所遭遇的困難並協助解決。最後，針對畢業生進行相關職涯的追蹤，提供相關的資源或者相關職涯培訓課程，使得學生在面對自己的生涯困境時能有所方向。

針對政府，建議能透過與學校的合作，掌握屆齡工作的青年，另一方面也建構較為安全保障的就業環境。同時也建議政府進行與當代青年的訪談、對話，透過第一手的互動，瞭解政策實行的效果。面對當代經濟較為衰微的現實處境，不

論各世代都面臨生存的考驗；因此，促進社會的和諧互助、建構有助生涯發展的氛圍與基礎設施等，是政府更為首要的任務。

第三節 自我省思

理論，是給予普羅大眾的準則；對於另一群想過著夢幻般生活的人而言，他們憑著不斷湧現的感動與堅毅的理想度過生活。聽著對面的他們，說著自身所發生的種種，或大事或小事，其實內心充滿敬佩。他們不論有無工作經驗，面對著對面的訪談者，實是感謝他們願意將他們的故事交託給自己，並願意在過程中慢慢闡述自己的生命點滴。他們的字字句句，因為如此真實，所以聽完之後總是迴盪不絕於耳。結束訪談之後，將他們的資料默默地收了起來，或許是一種不敢面對，想著自己其實不比他們，或許是一種勾動，需要時間讓自己好好的思考與沉澱。時機是不等人的；總有某種巧合、機會，督促著自己使自己重新地上緊發條，點開錄音的兩小時、三小時慢慢地敲擊著鍵盤，慢慢地想著那幾個月前的他。

生涯，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從來不管怎麼研究，就是在那樣的過程中不斷地思考與討論。自己選了敘事研究，質性分析；或許，為的是一種抒情，也為一種情感的交流。在這樣的過程中，自己重新地認識自己，也認識了很多人，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自己重新地檢視自己，同樣，關於自己的生涯，自己也省思著。

不管未來如何，依舊唯有感謝。也學習「主」那赤子之心，永遠真實。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玉珍、吳麗琴（2009）。大一生回顧升學生涯抉擇與生涯適應之脈絡相互影響模式探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5**，39-79。
- 王叢桂、羅國英（2009）。華人工作目的價值對個體面對生涯與家庭需求衝突時抉擇的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32(1)**，81-109。
- 王叢桂、羅國英（2011）。家庭內工作價值的傳承與變遷：親子對偶分析。**本土心理學研究**，**36**，195-247。
- 王叢桂（2012）。從關係與情境看華人的自我展現。**本土心理學研究**，**37**，231-239。
- 呂子豪（2013）。生涯發展的可能困境及其因應。**諮商與輔導**，**333**，29-33。
- 行政院主計處（2009）。98年青少年狀況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取自：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6728154411H1A31BHM.pdf>
- 行政院主計處（2016）。104年青少年狀況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取自：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689113124T64VQLTY.pdf>
- 余德慧（2001）。**詮釋現象心理學**。台北市：心靈工坊。
- 余德慧、顧瑜君（2000）。父母眼中的離合處境與現代倫理意涵，**應用心理研究**，**6**，173-211。
- 余德慧、林麗雲（1991）。**中國人的新孝觀：親恩與回報**。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 余德慧、張老師月刊編輯部（1987）。**中國人的父母經：黏性與親情**。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 李易駿、古允文（2007）。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青年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的

Yo-Yo 現象。社會研究季刊，67，105-153。

李茂興(譯)(1998)。生涯諮商理論與實務(原作者:Richard S. Sharf)。台北市:弘智。

吳書榆(譯)(2015)。阿德勒心理學講義(原作者:Alfred Adler)。台北市:經濟新潮社。

吳宜真、賈紅鶯(2012)。以家庭系統觀看生涯抉擇。諮商與輔導，314，43-47。

易之新(譯)(2000)。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原作者:Freedman, J. & Combs, G.)。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周志建(2012)。故事的療癒力量:敘事,隱喻,自由書寫。台北市:心靈工坊。

周志建(2002)。敘事治療的理解與實踐—以一個諮商個案為例之敘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台北市。

林詠純、徐欣怡、曾育勤、黃瓊仙(譯)(2015)。搶救繭居族:家族治療實務解說(原作者:田村毅)。台北市:心靈工坊。

林孟瑋(2013)。台灣尼特族初探—家庭依附與親子代間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台北市。

林繼偉、黃小芬、邱春蘭、蔣琳琳(2007)。生命實踐與自我認同: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從業青年生涯適應行為為焦點的探究。中華輔導學報，21，33-69。

金樹人(2011)。生涯諮商與輔導。台北市:台灣東華。

洪瑞斌(排印中)。「個我」與「大我」:以雙文化自我觀點建構台灣大學生生涯敘說之重要主題。本土心理學研究,已接受。

- 高淑清 (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台北市：麗文。
- 高淑清 (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揚帆再訪之旅。台北市：麗文。
- 高淑清、連雅慧、林月琴 (譯) (2004)。探究生活經驗—建立敏思行動教育學的人文科學 (原作者：Van Manen, M.)。嘉義：濤石文化。
- 高淑清 (2002)。教育研究(二)：質性教育研究。載於楊國賜主編，新世紀的教育學概論—科技整合導向 (頁 517-575)。台北市：學富。
- 徐欣怡 (譯) (2016)。繭居青春：從拒學到社會退縮的探討與治療 (原作者：齋藤環)。台北市：心靈工坊。
- 許妮婷 (2014)。37°C 的冰封城堡—尼特族的家庭故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花蓮縣。
- 許光育 (譯) (2008)。心靈諮商：理解諮商真諦與人類經驗之新取向 (原作者：Dwight Webb)。台北市：心理。
- 陳滢嫻 (2016)。Savickas 生涯建構訪談之架構與諮商效果。輔導季刊，52(2)，51-61。
- 陳騏龍、丁原郁、鍾易廷 (2013)。走向內在聲音的生涯決定—以一位廣論學員之敘事為例。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26，57-101。
- 張致維 (2008)。台灣尼特族青年工作價值觀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社會工作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台北市。
- 郭俊麟 (2011)。尼特族(NEET)非典型就業之研究-以桃園縣勞動市場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桃園縣。

- 彭滋萍、張高賓 (2009)。高中職生家庭環境、生涯自我概念與生涯自我效能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嘉義縣。
- 黃素菲 (2016)。後現代的幸福生涯觀：變與不變的生涯理論與生涯諮商之整合模型。教育實踐與研究，29(2)，137-172。
- 黃民凱 (2012)。尼特族成為非尼特族的生涯轉銜與適應力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屏東縣。
- 楊毓琚 (2015)。我國尼特族現象之探討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台北市。
- 楊小慧 (2010)。尼特族現象之研究、分析與解決策略探討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台北市。
- 楊國樞 (1992)。中國人的心理行為：理論與方法篇。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楊國樞 (1988)。中國人的蛻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葉光輝 (2009)。台灣民眾的代間交換行為：孝道觀點的探討。本土心理學研究，31，97-141。
- 葉光輝 (2009)。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32，101-148。
- 趙文滔、徐君楓、張綺瑄、徐蕾、謝宜芳、李如玉、呂伯杰 (2016)。在關係中，讓愛流動：華人家庭關係的評估與修復。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 蔡秉忻 (2016)。從 Yalom 終極關懷探討繭居族議題：以小說《最後家族》為例。諮商與輔導，362，13-17。
- 鄭楚霏 (2014)。臺灣青年男性尼特族的生涯阻礙之內在因素初探 (未出版之碩

- 士論文)。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台北市。
- 賴婷妤(2010)。尼特族現象與學校教育問題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台北市。
- 劉淑慧、盧怡任、洪瑞斌、楊育儀、彭心怡(2013)。在世間活出個人獨特意義：存在現象學取向的生涯觀與其在華人生涯網設計理念的落實。輔導季刊，49(4)，2-13。
- 譚淑薰(2014)。尼特族與未來就業環境變遷之研究—以宜蘭縣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佛光大學未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宜蘭縣。
- 藍毓仁(譯)(2008)。質性研究方法(原主編：Jane Ritchie & Jane Lewis)。台北市：巨流。
- 蕭景容、徐巧玲(2011)。生涯未確定當事人對敘事取向生涯諮商之經驗內涵分析。教育心理學報，42(3)，445-466。
- 龔蕾(2016)。千禧世代知覺父母生涯信念影響其生涯決定之敘說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縣。

外文部分

-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469–480.
- Alfieri, S., Sironi, E., Marta, E., Rosina, A., & Marzana, D. (2015). Young Italian NEETs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2), 311.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Hall, Inc.
- Berloffa, G., Matteazzi, E., & Villa, P. (2016). *Family background and youth labour market outcomes across Europe*. Working Papers 393, ECINEQ,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equality.
- Carlsen, M. B. (1988). *Meaning-making: Therapeutic processes in adult development*. WW Norton & Co.
- Cuzzocrea, V. (2014). Projecting the category of NEET into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on youth*, 69.
- Erikson, E. H. (1975). *Life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moment*. New York: Norton.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Oxford: Norton.
- Gabriel, J. (2015). *Young people's experiences of moving out of being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NEET): an exploration of significant facto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S.A.
- Gantt, E. E. (2000). Levinas, psychotherapy, and the ethics of suffering.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40(3), 9-28.
- Gati, I., Ryzhik, T., & Vertsberger, D. (2013). Preparing young veterans for civilian life: The effects of a workshop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and self-efficacy.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3(3), 373-385.

- ILO(2016). *World Employment Social Outlook: Trends for Youth 2016*. Geneva: ILO Publisher.
- Kelly, E., & McGuinness, S. (2015). Impac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on unemployed and NEET individuals' labour market transitions in Ireland. *Economic Systems*, 39(1), 59-71.
- Krumblotz, J. D. (1998). Serendipity is not serendipitou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5(4), 390-392.
- Kalve, S. (1996).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FS(2016). *Young People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ns.gov.uk/search?q=neet>
- Lips-Wiersma, M. (2002). The influence of spiritual “meaning-making” on career behavior.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1(7), 497-520.
- Lieb, R. J., & Auld, W. D. (2015). From Unfinished Adolescent to Young Adult. *SAGE Open*, 5(2), 2158244015590442.
- Lin, Y. F. (2016). *Are We Really Bowling Alone? Family Changes and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 Socie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U.S.A.
- McAdams, D. P. (1987). A life-story model of identity. *Perspectives in personality*, 2, 15-50.
- Moullin, S., Waldfogel, J., & Washbrook, E. (2014). *Baby Bonds: Parenting, Attachment and a Secure Base for Children*. Sutton Trust.
- OECD(2010). *Off to a Good Start? Jobs for Youth*. Paris: OECD Publisher.
- OECD(2016). *Society at a Glance 2016*. Paris: OECD Publisher.
- Pizzorno, M. C., Benozzo, A., Fina, A., Sabato, S., & Scopesi, M. (2014). Parent-child

- career construction: A narrative stud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4(3), 420-430.
- Savickas, M. L. (1995). Constructivist counseling for career indecisi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43(4), 363-373.
- Scottish Government(2015). *Consequences, risk factors, and geography of young people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scot/Publications/2015/10/6731>
- Smith, C., Crosnoe, R., & Chao, S. Y. (2016). Family background and contemporary changes in young adults' school-work transitions and family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6(Part A), 3-10.
- Sonnenberg, D. (1997). The 'new career' changes: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anxiety.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5(4), 463-472.
- Super, D. E. (1976). *Career Educ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Work*.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of Career Education, U.S. Office of Education.
- Super, D.E. (1990).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6(3), 282-298.
- Vignoli, E., Croity-Belz, S., Chapeland, V., de Fillipis, A., & Garcia, M. (2005). Career exploration in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anxiety, attachment, and parenting styl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7(2), 153-168.

附錄一 研究訪談大綱

當事人版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1. 基本背景資料

- (1) 請問你的年齡？
- (2) 請問你畢業學校與科系？
- (3) 畢業之後，未升學也未就業的時間大約維持了多久？
- (4) 家中是否有其他成員，他們現在的就業狀況？
- (5) 請問您每個月支出的費用？（大約幾千元？或是更少？）

那下一個部分，會先幫您畫一下家庭圖與生命事件圖，主要瞭解家人對於您工作相關的影響，並試圖從中瞭解您所經歷重要事件給予您的相關體會。

第二部分 家庭圖探問

1. 概覽所繪製的家庭圖

- (1) 看著家庭圖，想到了什麼呢？
- (2) 家庭的成員大部分做什麼工作？
- (3) 在家庭中，與父母主要的互動模式像是什麼？
- (4) 「待業」對於自己在整個家庭的角色扮演上產生什麼影響？
- (5) 是否有家人擔心這樣的「待業」狀態？有什麼樣的反應或互動？
- (6) 父母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方式與自己互動？（開明權威、專制權威、寬鬆放任、忽視冷漠）

2. 發生了什麼事？

- (1) 相較於過去求學的時間，現在的自己有什麼樣的感覺與感觸？
- (3) 在與家人相處時會感受到什麼？
- (4) 通常自己與哪一位家人的關係較為親近？為什麼？
- (5) 自己的家庭曾經或正在經歷了些什麼？
- (6) 從現在自己的待業狀態中，聯想到家中的誰或以前發生過什麼樣的事？
- (7) 覺得家庭有什麼樣的迷思或誤判？
- (8) 對於家庭的記憶有哪一段是空白的嗎？是否發生了什麼事？

3. 和這些事件有關的家庭故事是什麼？

- (1) 家中有什麼樣的價值觀？
- (2) 覺得自己帶有什麼使命？必須延續家庭什麼觀念？
- (3) 覺得家庭成員彼此通常怎麼互動？如何影響了自己？
- (4) 發現家人較偏好哪一種職業？
- (5) 孝順在於你的觀點中是什麼？會如何表現在與父母的互動上？是否會影響自己的工作選擇？

第三部分 生命事件與自我的轉變

1. 不同生命階段的變化

- (1) 請您述說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直至現在與父母互動的差異。
- (2) 談談自己過去與現在的成長經驗，對於自己是否有過期許、目標、理想？
- (3) 覺得現在有什麼東西變得不一樣了？
- (4) 這些不同重要的生命事件帶給自己什麼樣的影響？有什麼體會？
- (5) 請問您最近一年來的生活主要在做些什麼事情？

2. 對於未來生涯的規畫與理想

- (1) 對於自己未來有什麼樣的期許呢？
- (2) 對於未來會如何規劃？

3. 在說完後發現了什麼？可以如何命名自己的生命故事？



訪談邀請函

您好

我是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洪鵬翼，目前正著手進行碩士研究論文，研究題目為「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華人家庭文化動力觀點」。研究目的是針對待業的青年，探討家庭與自我的關係與互動模式，瞭解在待業過程中家庭脈絡對於自己的影響。本研究採取後現代社會建構論的觀點，期待透過相關的訪談，能夠重新找到您生命中所隱藏的潛力與特質。

題目所指的「青年待業者」意指維持一年以上未就業且正在等待工作者。

【邀請研究受訪者】

為了符合研究目的，研究參與者的資格如下：

1. 22 至 29 歲。
2. 「未就學」、「未就業」亦「未接受任何形式職業訓練」之男性與女性。
3. 男性役畢。
4. 持續此生活型態至少 1 年以上之青年。
5. 排除因相關重要生命事件導致的待業狀態，如：結婚成為家管、重大傷病與傷殘導致無法工作等。

【參與研究方式】

接受 1 至 2 次，每次約 60 至 120 分鐘之錄音訪談。訪談地點與時間可依您彈性安排。訪談結束後會附上參與研究的車馬費，感謝您的熱心參與！

【保密原則】

為利於事後之分析與探討，訪談的過程中需錄音，錄音內容僅供資料分析且加以保密。在文字方面則會與您一起確認用詞與呈現，若有不符合之處，您有權刪除與更改以確保我的文字能真確傳達你的感受與想法。為維護您的隱私，會以匿名方式呈現您的資料，不會透露足以辨認您的資料。

若您符合資格且有意願參與研究，或是您身旁有符合資格的朋友，敬請邀請您與我聯絡！

我的 E-mail：103172004@nccu.edu.tw

敬祝 平安 順利

國立政治大學 諮商與輔導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洪鵬翼 敬上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訪談同意書

本人_____經研究者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與過程後，同意參與研究者所進行的「青年待業者的生涯故事—華人家庭文化動力觀點」，接受研究者進行關於探討家庭互動的生命故事、父母的價值信念、華人家庭動力等對於自己生涯影響的訪問，以供本研究之用。

我瞭解研究中所擁有的相關權益，包含：個人身分隱私的保密；所有資料都將經過我的檢核才能列入研究報告中；我可決定透露多少的資料；在研究中我的感受與意見都能受到尊重與適當的處理，而我也有權收回研究或訪談。

我瞭解因為研究需要，研究者可能會與我進行約兩次以上面對面的訪談；在訪談過程中，我同意全程錄音，此錄音僅供學術研究之用。

研究參與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四 文本檢核回饋表

文本檢核回饋表

您好：

感謝您的參與，因為您的付出所以使本研究能順利進行。我已將先前與您訪談之口述資料轉錄成文字並已完成整理，也進一步撰寫相關的全是文本。為了確認是否內容貼近您的生活經驗，因此需要您評估相關的真實程度；同時也邀請您進行篩檢或修正；最後也請您說看看閱讀完詮釋文本的感想。

您真實的回應是我們未來進行分析與照顧自己的重要參考。

- 一、我覺得此份文本所真實呈現我的生命故事之符合程度為：百分之_____。
- 二、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我家庭中的互動樣貌，程度為：百分之_____。
- 三、我覺得此份文本真實呈現家庭中的價值觀，程度為：百分之_____。
- 四、閱讀之後，我想要增加或刪改的部分是：

閱讀文本後，我的感想是：



附錄五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這份資料主要為了使研究者能更快瞭解您的背景，節省您的寶貴時間，請您在接受訪談填寫相關資訊。資料會進行保密以維護您的隱私，請您安心填寫。

暱稱：_____性別： <input type="checkbox"/>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年齡：_____
畢業學校與科系：_____
畢業之後，待業的時間大概維持多久：_____
您每個月支出的費用：_____
開始待業前的工作：_____ 那時的年齡：_____
請您簡述待業的相關原因： 